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十八輯  
沈雲龍主編

胡文忠公（林翼）年譜

梅英杰纂

文海出版社印行

明文忠公家誥

柳詒徵

氏 挹  
公 堂  
刊 梅

1990/8

胡文忠公遺像 後學何鍵敬題





三品封不願膺願得胡公一言以為榮高官厚賞  
豈不貴不如感人以誠人亦忘其身嗚呼胡公報  
且貞敗夫厝養思効命匪惟能得國士心出生  
入死經百戰古之卒伍如弟兄東南半壁困蛟鯢  
公以赤手為長城霸才雄略古亦有無公肝膽之  
輪囷誰貌少顏得髣髴勁氣橫溢鬚眉中我追志節  
生苦晚再拜僮與精誠通上游形勢天下重浩蕩  
江漢猶朝宗嗚呼天未厭亂人思公

後學陳浴新拜題



胡文忠公年譜第一卷

寧鄉梅英杰殿薌篲

公姓胡氏諱林翼字既生一字潤芝元武宗時有曰  
漢清者自江西泰和縣遷湖南寧鄉之麥田六傳至  
思敬徙益陽十九里泉交河之長岡村遂為益陽縣  
人家世良農其孫文亮始讀書嶽麓明成化時隸學  
籍學者稱麓山先生見吳縣潘世恩胡麓山先生墓誌此文公已楷書入石又  
五傳至光璧當崇禎癸未張獻忠陷長沙從蔡忠烈  
道憲守城殉難胡氏譜不詳據郭氏嵩燾行狀書之無子以姪柳溪諱  
其轍為嗣四傳至民典性篤孝親歿輯孝經疏義以

志哀慕是為公之高祖妣蕭氏范氏唐氏益陽縣志本傳云胡

民典字映塘事親篤孝親歿輯孝經疏義年七十一卒家書丙辰與族人書云吾宗自高祖之時胡門

乃大誠齋公苦學畢生特堂公首開讀書先聲積而未發非才學不如人也其四世之不貪不詐不淫不

巧人盡知之矣按誠齋先生諱多珩為公會叔祖其教授子弟一倣蘇湖特堂為先生子諱顯璋嘉慶辛酉拔貢充龍洲書院院長弟子如蔡先生用錫周曾

先生揚之及公父詹事公皆出其門見益陽縣志曾

祖諱多吉字襟江以端正著聞妣楊氏益陽縣志本傳云胡多吉

才識倜儻制行端正鄉里有祖諱顯韶字律臣縣學爭訐者皆不敢以姓名相告

生居貧教授卒祀鄉賢妣湯氏繼妣劉氏湖南通志本傳云胡

顯韶字律臣諸生孝友性成博涉經史與從弟顯璋分教里中子弟以身體力行為主著有紫筠園詩文集

按請祀鄉賢為同父諱達源字雲閣翰林院編治四年見益陽縣志

脩官至詹事府少詹事妣湯氏庶母楊氏劉氏湖南通志

本傳云胡達源字雲閣嘉慶二十四年進士廷試一

甲弟三人授編脩歷官詹事府少詹事畿輔飢設粥

廠於青白口達源以學士領廠事做富弼青州法人

給五日糧男女異路升斗籌粟親為驗發同官以非

成例達源以聞上嘉納之艱歸卒著有弟子箴言十

六卷聞妙香軒詩文集四卷曾文正箴言書院記

云道光戊戌通籍於朝湘人官京師者多同時輩流

而少詹事益陽胡雲閣先生獨為老師祭酒鄉之人

就而考德稽疑如幽得燭眾以無隕左文襄箴言

書院碑銘云余維詹事公積學累善信於家邦篤生

巨人為國藩輔按湯太夫人為公祖母女姪父禮

宗乾隆丙午舉人後以公貴追贈如其官見益陽縣

志封三代皆以公貴累贈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

陰表先世聚居里仁礪胡家彎乾嘉之際公會祖襟江先

生舅弟奉母唐太孺人五世同居分占東西生齒繁

衍家譜多珩家慶圖詩序云乾隆甲寅正月二十一  
日吾母唐太孺人八十有七壽辰其時佐翼甫三  
歲五世同堂顯巍兄弟子姪十人宅前丹楓一株蚪  
居西屋珩及顯璋等八人居東屋

枝交翠廣被數畝蓋數百年物也襟江先生悅其美

蔭嘗歌嘯其下家譜先生古楓篇有句云挺茲殊異  
姿俯視桃與李吾廬未有前託根何

時始吾廬既有後美蔭常如此蒼蒼數百  
年喬柯鬱鄉里樹木與樹人栽培同一理後有蓮蕊

兩開之異聞己卯乙未兩次作花燦爛  
如紅蓮至今父老猶豔稱之先生有子四

長顯巍字玉峯次卽鄉賢公次顯岡早世次梧岡顯

岐玉峯先生務農業孝友誠慤治家有法度故鄉賢

公得壹志授經課子不問生產有無初娶湯太夫人

生詹事公兄弟年僅三十五歲而卒家譜默希先生  
祭公母湯太夫人

人文云乾隆乙卯吾父與伯兄同補弟子員而吾母適歿時仲兄年十二叔兄九歲潛甫六齡衣食寒暑胥吾嫂氏調護之詹事公居長次達澍字甘原嘉慶丁卯舉

人歷官華容綏寧縣學教諭遷辰州府學教授次達

灝字春藻長沙府學附生次達潛字默希道光乙未

副貢兄弟胚胎家學能文章時有四甫競爽之譽按詹

事公初字清甫時甫京甫季甫則諸弟別號也見春藻府君行述玉峯先生既以力

田起家子婦內外下逮工作恆數十百人餽爨井曰

以飭婦事無敢或逸公母湯太夫人暨諸娣姒後先

來歸早作晏寢日有常程均勞替休治酒食以食田

功者幾三十年遺集卷三十戊午陳請終制疏云臣家世力田耕讀相承臣生之始臣母

操井日治百鄉里皆曰胡氏一門雍穆耕讀相承  
人食以卽田功其男女勤且賢也如是是其將興乎

仁宗嘉慶十七年壬申公一歲

六月初六日酉時公生於益陽十九里長岡村胡家

彎

箴言書院志經始篇序云先宮詹生林翼也晚按家譜公有女兒二人長適賀永脩辛酉生長公十

二歲次適劉宗海丙寅生長公七歲公生時詹事公年三十五湯太夫人年三十七故云晚也是

年詹事公仍讀書嶽麓書院

按詹事公弱冠隸學籍讀書麓山十年爲羅鴻

臚典弟子嘉慶庚午學使李公宗瀚考取優貢明年自京歸仍往讀也左文襄祭公文云我生於湘公產於資歲在壬申夏日冬時詹事文學讀書麓山兩家生子舉酒相歡按文襄是年十月生公生以六月故云夏日冬時文學文襄父春航先生也

嘉慶十八年癸酉公二歲

嘉慶十九年甲戌公三歲

嘉慶二十年乙亥公四歲

公穎慧異常詹事公將赴京抱謁先祠期無廢教書院

志序云林翼甫襁褓先宮詹以優貢就京兆試族戚之祖餞者咸集先宮詹抱林翼謁於先祠而告於大父律臣公曰是兒狀兒類穎慧者他日幸賴先澤或能自立然豫教之道某其無敢廢詹事

公先考取優貢擬再入京讀書國子監聞妙香軒文集長郡會館

志序云嘉慶辛未達源以優貢試禮部是此次再入京也按清制恩拔副歲優五貢皆得入監肄業謂之貢監後王氏先謙為祭酒請復明舉監制令留京舉人一體收錄仲父甘原先生亦

當會試禮部九月遂偕行舟車旅食之費王峯先生



以時依給無憂闕乏 是年叔父春藻先生入長沙府學

嘉慶二十一年丙子公五歲

公天性肫摯鄉賢公偶游鄉里必牽裾隨行人夜輒

同寢處鄉賢公奇愛之

鄉賢公家書云林翼好但喜多言又好跟腳鄉里有請者

必隨行夜必同寢八月十四日書於柳汁堂時抱林翼坐側

是年詹事公入監

肄業月課五冠其曹文譽頓起

按益陽縣志文苑傳云蔡用錫嘉慶癸酉

拔貢肄業國子監與胡達源齊名時雲帆先生亦共讀也

仲父甘原先生亦考取

宗室官學教習

嘉慶二十二年丁丑公六歲

鄉賢公授公論語教之識字學書亦有法度見家書

嘉慶二十三年戊寅公七歲

是年詹事公順天鄉試得舉

嘉慶二十四年己卯公八歲

始入塾讀書塾師為胡星堂澤溥 隨侍鄉賢公益

陽志館安化陶文毅澍一見驚為偉器以弟七女靜

娟字之嚴氏樹森撰公年譜云鄉賢公攜公志館安化陶文毅公以給事中觀察川東取道益陽

館岐市往謁鄉賢見公驚為偉器日吾已得一快婿遂以賀夫人所生女字之行問名禮公方八歲夫人

五歲拜於堂上彬彬有禮益陽龍潭蔡氏藏文毅丙申與雲帆先生書云七女婿幸入翰林深感吾師

教誨之力按公家書中每稱靜娟夫人 是年詹事公以一甲三名進

士及第授翰林院編脩

嘉慶二十五年庚辰公九歲

從鄉賢公讀書九月隨母湯太夫人入京季父默希

先生往送時詹事公官翰林清貧特甚湯太夫人至

猶日主中饋不改恆度

戊午陳請終制疏云臣父嘉慶道光年間供職京師臣母

猶主中饋既自淬厲於學而教公極嚴謂為學端自蒙養

始亟授以儒先性理書蚤夜督責不少寬假

書院志序云先

宮詹之學由宋五子上推孔孟之旨尤嚴於公私義利之際始於切近以致遠大嘗謂為學自蒙養始故其教人必以朱子小學近思錄為先及林翼受書則一以是為教蚤夜督責無少暇然林翼方穉昧勿克率郭氏行狀云九歲省詹事公京師即授以儒先性理之書而公少負才氣不甚措思也

宣宗道光元年辛巳公十歲

默希先生留京應鄉試授公讀 是年詹事公充實

錄館纂脩官

道光二年壬午公十一歲

仍從季父讀書九月默希先生北闈再黜遂南歸延

彭先生在潮授讀禮記

見詹事公家書

是年詹事公充實

錄館提調官

仲父甘原先生教習期滿改就教職

是歲選授華容縣學教諭

道光三年癸未公十二歲

從文先生舒耀讀書

字定齋醴陵縣舉人

是年仲父赴華容

任默希先生亦挈媵同往就讀見公從弟斐翼撰副貢君行述

道光四年甲申公十三歲

從賀先生光黼讀書字薌南益陽歲貢是年詹事公以實

錄告成補授國子監司業 鄉賢公就養華容學署

見詹事公家書

道光五年乙酉公十四歲

從賀先生熙齡讀書字蔗農善化人時官監察御史

道光六年丙戌公十五歲

從蔡先生錦泉讀書字春帆廣東順德人時官編脩八月鄉賢公

就養入京姊夫劉宗海亦來就昏見詹事公家書

道光七年丁亥公十六歲

從吳先生贊讀書

字偉卿武進人官員外郎

是年劉宗海病歿

京寓

見鄉賢公家書

道光八年戊子公十七歲

從鄉賢公讀書為文操筆立就旁通曲暢自達其志

郭氏行狀

五月詹事公充雲南鄉試正考官闈中拜督

學貴州之命

詹事公家書云八月二十六日闈中遞到諭旨命督貴州學政

事畢以

十月朔抵貴陽受印公應順天鄉試薦卷不售

鄉賢公十

月樊城家書云林翼鄉試薦而未售僅挑謄錄然亦可謂矢無虛發

詹事公遣使迎養

十二月鄉賢公遂挈公至自京師

道光九年己丑公十八歲

居貴陽試院時從郎先生葆辰游

字蘇門安吉人  
官貴東道

道光十年庚寅公十九歲

隨侍鄉賢公回里旋就昏於桃花江陶氏別墅 詹

事公曩與同里蔡先生用錫久旅京師服其學行至

是鄉賢公遂命公執贄其門讀書二十里龍潭口之

竹屋子與先生子伍巍增瀆舅弟晨夕觀摩所詣大

進先生教人務爲有用之學不專重文藝而於兵略

吏治尤所究心故公師事兩年涵濡漸漬服膺終身

澈浦嚴正基蔡先生家傳云用錫字雲帆孝友鯁直  
嘉慶癸酉拔貢晚授石門教諭湖北巡撫胡林翼以

湘中夙儒素諳兵略疏薦擢內閣中書年七十八卒  
弟子如胡林翼勞崇光唐際盛周輯瑞皆知名 龍  
潭蔡氏藏公丁巳上雲帆師書云林翼一知半解無  
當於時惟素蒙教訓未嘗一息敢忘君國艱難連年  
調兵籌餉智盡能索刻下兵力雖強積欠已逾百萬  
天時人事悚息日深吾師憂樂關懷尚乞時加訓誨  
又戊午十二月蘄州與蔡穉芸兄弟書云鄂皖軍事  
此番元氣太傷刻下軍情兒如昔日外實中虛以人  
才消乏故也吾心獨傷人不能喻吾師高年侍奉須  
厚昔年之志本欲於碧雲山裏結廬二三間從吾師  
讀書以銷餘年今國事多難吾願已違而江漢爲吾  
宗國之屏捍衛亦殊不易姑盡吾心力之所能及而  
已觀此可知公  
師友風誼之篤 是年九月詹事公遷翰林院侍講

季父默希先生入縣學

副貢君行述云庚寅始爲諸生年四十矣

道光十一年辛卯公二十歲

蔡先生用錫授經陶氏公仍從受學五月沅湘大水



益陽瀕湖堤垸盡沒飢民塞塗公惻然閔歎亟詣縣  
令賈亨晉請按災區編戶口勸富民出錢粟以賑有  
尼之者公上書鄉賢公陳其利害已而散米俵食全  
活甚眾是年上鄉賢公書云秀才便當以天下爲己  
任此一腔惻隱之心越讀書越忍不住況孫  
素以安民利物爲志者孫處家於一切奢侈之事未  
嘗妄費此祖父及父母所親見而深知者此事商之  
縣公云於被水各垸飭本地保甲造戶口冊分上中  
下三戶上戶不管中戶有錢無米者減價出賣下戶  
錢米俱無者給以米量戶口之多寡有不實者責成  
保甲又選本地士紳協同辦理一以鎮地方一以免  
保甲之欺罔上中二鄉之不被水者不與焉卽下鄉  
之未成災者不與焉龍陽沅江之流民不與焉已請  
官通知鄰縣因同被水災不能再受外縣之流民也  
此發賑減價之大概也但垸子水尙未退中晚二種  
大約難期現西水將近又長此湖鄉之大累將來無  
底之壑有何期限已商縣公擬以一月爲度約到青

黃相接時也或謂一月之後如晚穀不熟則又要逃水荒不知救一日性命卽了一日事情且現在逃荒者到富家富家並無米可散到新收時則有米矣此發米之期限也地痞不可不嚴拏但不恤民飢則亂民有所藉口而無以責之且流民無食則地痞一呼從而和者不難卽至竊恐饑寒所迫流民可一變而爲亂民以德安良以威服暴不可不察也陶家已諾捐二千亦非勉強况外舅素來慷慨孫於伊家有通財之義且事關大體有不得不如此者亦非慷他人之慨也周家如今有人倡頭不得不捐但多寡不可定耳其餘典鋪行戶自孫一倡無不踴躍從事數萬金不難立致以至誠感之以大義責之以危言動之以賞勸誘之苦口漣心熱腸浩氣壯膽寬肩人安得不動安得不從耶此事議出縣公十數日無一人開捐者孫痛斯民之顛連困苦每中夜奮起至於嗚咽恨深執鄙吝之人故憤不可遏始一出倡之至將來事體自當請有齒德者掌之而一切行止出於官不得代斲傷手也仲尼云博施濟眾堯舜猶病可見世閒事力所不能及者聖人無如何天地亦無如何力所能及而不爲是不仁也但處己當廉濟物當寬非

以錢為好也。要用之當乎理，得乎時耳。觀流離道路之形，何忍不出？有經理安當之法，何必不出？即以一縣之利害得失較之，又何敢不出？既出矣，事安矣。明晨即可歸矣。若有一毫好事之心，是全不知世間有羞恥者。孫所自信，亦祖父大人所必信者。此事出於孫之意見，無一人贊之，但沮之者不下十數人。而孫自以為泰山崩于前而不動，麋鹿犇于左而不顧，亦可謂毅然不移矣。按公弱冠自黔歸里，常處壻鄉，適值淫潦，出圖拯救，其惻隱之懷，豪邁之概，具見此書。故悉錄之，證以益陽縣志祥異篇。道光十一年大水，民飢一語，秋應鄉試，報罷陶公子慧壽，殤文毅召公情事，適合。

### 赴江寧

龍潭蔡氏藏陶文毅是年八月與詹事公書云：得貴陽寄書，知校試事竣，擬即回里省親。

天倫至樂，莫過於斯。賤眷先擬八月來，吳適因水災江路難行，且俟臘底春初耳。七女弱小，從未離母。此時依依膝下，恐難隨侍進京。鄙意且同林翼與賤眷來，吳明歲由此走王家營入京，亦甚便。如林翼秋闈已獲雋，則先同尊輿入都，小女仍於明秋專人送京。何如？兒子明年仍請雲帆先生教書，若得林翼共讀。

啟發當易易也。据此知公是年曾應鄉試。明年隨外姑赴江寧，情事顯然。考新化鄧氏顯鶴陶公子慧壽哀辭有云：道光改元之明年，陶公爲安徽布政使，年已四十五，始生子慧壽。及總督兩江，遣夫人攜公子歸省，先塋居益陽桃花江里第。慧壽甫十歲，以喉痺殤。雲帆先生陶慧壽墓碣云：道光十年冬，尙書以書來屬余授公子讀，未及期而公子殤。則雲帆先生是年館陶氏公居壻鄉，仍從受學也。公子殤以九月，故文毅八月寓書有仍請先生教讀之語，及慧壽殤先生亦歸矣。

道光十二年壬辰公二十一歲

春初外姑賀太夫人還江寧，公偕夫人往送，留居節

署，親見文毅措施，又嘗舉林公，則徐伊里布公請密

薦爲兩江替人，陶文毅深器之。

遺集卷六十四己未致官揆帥書云：林翼

幼年卽見外省督撫，惟陶文毅、林文忠與祁竹軒、盧厚山之心術德量與中堂之心術德量同。又林翼幼

年因見陶文毅請其密保林文忠伊莘農先生作兩江替人文毅深以為然按公以九歲入京中間自京赴黔由黔返里逾冠始至江南其曰幼年見陶文毅當為此時情事 遺集卷十丙辰附陳左郎中韓知府才略片云臣與兵部郎中左宗棠同受業於前御史賀熙齡之門深知其才學過人臣曾薦於前兩江總督臣陶澍前雲貴總督臣林則徐均稱為奇才考公與左公訂交在癸巳其薦之文毅似又在是年後也

是年三月詹事公還京覆命四月擢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以原銜充日講起居注官五月派充教習庶吉士七月轉補左春坊左庶子旋遷翰林院侍講學士

道光十三年癸巳公二十一歲

正月公偕夫人自江寧入京

据嚴氏譜書之其先年曾否應南北鄉試無從

攷是時宣宗在位恭儉率下喜言安靜大臣承望風  
證旨庸默保位朝野恬熙靡然以科第祿仕相矜尙益  
務粉飾承平諱盜容姦莫可究詰公既長聰強豪邁  
於書無所不讀然不爲章句之學篤嗜史記漢書左  
氏傳司馬通鑑暨中外輿圖地志山川阨塞兵政機  
要探討尤力是歲二月湘陰左文襄宗棠以會試至  
京公一見定交相得甚歡每風雨連牀徹夜談古今  
大政論列得失原始要終若預知海內將亂者輒相  
與欷歔太息引爲深憂見者咸怪詫不已詹事公則  
諄諄交勉益以矯輕警惰爲誠左文襄祭公文云我  
甫逾冠獲舉於鄉見

公京師猶躓文場縱言濶步氣豪萬夫我歌公嗚公  
步我趨羣兒睨視詫爲迂怪我剛而褊公通且介又  
箴言書院碑銘云余游京師親公杖履勛言諄諄以  
故人子又云余與侍郎齊年逾冠意氣方新不可抑  
按公引墨徽更落以斧矯輕警情飭其氣寓按兩公  
鍼芥之契蓋始於此其時公尙未隸學籍屢黜鄉試  
故云猶躓  
文場也  
是年二月詹事公轉補翰林院侍讀學

士奉命視賑青白口旋以大考優等擢詹事府少詹

事九月派充武會試副考官失察正考官白鎔中卷

錯誤降補翰林院侍講

見吳鍾駿撰墓誌及家書按公庚子家書云此次因人

受累與癸巳年如出一轍蓋指此也

適但氏妹春芝生

道光十四年甲午公二十三歲

寧鄉梅公霖生

諱鍾澍英杰大父也時官國子監學正

與詹事公友善

是歲館內閣協辦侍讀張君延闕家字麓門教其公

子伯笏

字子摺仕履見

詹事公因命公來受學

先大父是

年二月家書云我館張宅賓主水乳師生沆瀣而胡雲閣同年之世兄林翼亦以文字相商一樂也

十月二十三日伯祖玉峯先生卒壽七十七歲

一月詹事公轉翰林院侍讀

是年公上鄉賢公書云本月初一日父大人升

轉侍讀孫榜後在寓用功按公自戊子至是年曾屢應鄉試

道光十五年乙未公二十四歲

玉峯先生赴至京詹事公悲痛欲絕正月迺遣公南

歸祭奠兼應試四月抵長沙賀先生熙齡方主講城



南書院公因留居齋中

詹事公是年與春藻默希兩弟書云得書知從蔗農先生

游講院人多在外覓屋甚好林翼正月二十二日啟程約四月可到省若能於蔗農先生齋內同住更善

六月學使龔公維琳

字春溪晉江人

按臨長沙公取入縣學

八月舉行恩科應本省鄉試正考官刑部直隸司郎

中固始王公庭蘭副考官翰林院脩撰吳縣吳公鍾

駿

是科四書首題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次天地之道可一言

而盡也三既而幡然改日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詩題賦得曉汲清湘然楚竹得然字

公卷出零陵縣知縣但公文恭房

字梓村蒲圻人

中式第四

十名舉人季父默希先生亦列副榜十二月啟行入

京留江寧度歲時陶文毅方述職京師獨蔡先生用

錫暨湘潭周公詒樸同居節署公日與縱談賡唱爲

樂蔡氏藏公戊戌上雲帆先生書云子堅真率久迺益親在署吟詠必多清談轉勝此樂令人難忘

按詒樸字子堅侍郎系英季子文毅長女夫也官板浦場鹽大使箸有寄東居士集是科道州

何公紹基善化孫公鼎臣同舉而長沙彭公申甫與

公爲僚壻亦捷順天鄉試見湖南通志選舉表是年詹事公

刊弟子箴言於京 納副室徐氏

道光十六年丙申公二十五歲

正月甲午自江寧啟程二月壬戌至京應禮部試總

裁爲內閣學士清苑王公植工部侍郎山陰吳公傑

協辦大學士蒲城王公鼎東閣大學士吳縣潘公世

恩是科四書首題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次子鈞而不綱

弋不射宿三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公卷為同考官一德一詩題賦得布德行惠得時字

禮部員外郎滿洲宜崇公所薦中式第七十四名進

士殿試二甲第二十九名朝考入選第九名改翰林

院庶吉士是年湖南貢士五人公與何公紹基同入

詞館按湖南通志選舉表公與何公外有長沙羅源一後官秦順縣知縣清泉羅宏賡官至鄖陽府

知府祁陽唐李杜官商州知州季父默希先生至京考取國子監

學錄 十一月十二日繼祖母劉太夫人卒壽七十

六歲

道光十七年丁酉公二十六歲

正月聞劉太夫人赴詹事公默希先生均奔喪旋里

公獨侍母湯太夫人居京與同年生會課為詩賦會課

廖宅見家書是年從弟楓翼入縣學字星躔仲父甘原先生長子少公四

歲後官郴州學正

道光十八年戊戌公二十七歲

四月移寓淀園散館考列一等第八名授職編脩擬

乞假歸省鄉賢公不許見家書左公宗棠會試至京

主鐵門周揚之華甫家公與游處極歡湘陰左氏藏公丙辰與文

襄書云書中以農人勝於鄂撫此事頗難言總之林翼知公在鐵門之時是公一生真知己公知林翼否耶祇此一節已勝於農人左文襄已卯與鄭小珊書云別四十載不得一見回憶金臺聚首故交如槪

喬華甫霖生潤芝與先生及不肖數人跌宕風流未  
堪覆按攷文襄自是年後刻厲於學留意農事決計  
不復會試由己卯上溯戊戌正  
四十年距公薨時又十八年矣  
是年詹事公主講

城南書院 適左氏妹同芝生 適唐氏妹元芝生

道光十九年己亥公二十八歲

二月大考翰詹公列二等 家書云前月大考題擬魏  
丁儀厲志賦以洗心退藏

於密為韻禮義為器論詩題賦  
得心共寒潭一片澄得心字 詹事公服闋仍主

城南講席 六月從弟保翼入縣學 字子欽季父默  
希先生長子少

公四歲仕  
履詳後 七月十二日鄉賢公卒壽八十歲 十

一月充國史館編脩 是年六月外舅陶文毅卒於

江寧公倉卒出京弔唁十日而返 龍潭蔡氏藏是年  
公上雲帆先生書

云聞文毅公之喪星夜赴江寧爲之檢料後事偶登署後小樓默坐無人回思文毅聲容笑兒泫然淚下因未請假十日而返 王氏先謙東華續錄云道光十九年三月陶澍以病免調林則徐爲兩江總督未到任前命江蘇巡撫陳鑾署理十二月陳鑾卒調鄧廷楨督兩江迨則徐兩廣旋調伊里布代廷楨據此則公之請保替人文毅之聽從薦剡皆信而有徵矣

道光二十年庚子公二十九歲

三月充會試同考官得士十有四人

嚴氏譜載周鎮南黃夢菊方奎

炯王沆崔洲劉寶相孫晉墀鄭芳蘭安鎮魏睦庭熊燦奎王衡崇亮梁國珍等十四人而不詳籍貫是

時詹事公服猶未闋四月就養至京公率生徒趨拜

詹事公顧之色喜

家書云四月二十九日父大人安抵京寓林翼率門生十四人趨拜

父甚歡喜六月命充江南鄉試副考官與正考官戶部侍

郎滿洲文端公文慶偕行時江淮大水沿途濡滯

詹事

公家書云林翼差次來稟各處大水道上乘小舟或數里或十數里主僕行李前後不能相顧極為危苦

八月初二日抵江寧貢院猶淹展期一月及入闈而

文慶公病不能與公竭三十餘晝夜之力獨閱一萬

四千餘卷

是科四書首題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次必得其名必得其壽三無非

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詩題賦得恭儉惟德得心字

得士涇縣朱榮

實秋園等百十七人備極勞瘁

嚴氏譜云得士百十七人今游楚之朱榮

實蔣照盛康汪士鐸吳林郭奎勛查佩恩方兆科皆是也

以闈卷下江誤注上字

致安徽溢額一名自請處分因降三級十一月十二

日迎鑾於黃新莊覆命即日回京

以上皆据家書

十二月以

失察正考官文慶攜帶舉人熊少牧入闈閱卷降一

級調用

据國史本傳

是年納副室魏氏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公三十歲

詹事公年已周甲兩遭大故神志痰傷抵京後時病  
肺嗽三月疾益劇公敬侍湯藥不違左右五月二十  
五日詹事公卒年六十有四公卒邁閔凶哀毀柴立  
六月遺腹妹福芝生公鮮兄弟兩姊皆早逝湯太夫  
人爲嗣續計恆用隱憂庶母劉育女一楊大家先有  
二女至是又生一妹公哀痛之餘愛憐尤摯八月扶  
權自潞河南旋以家難乞季父先會巴陵

安化王平  
舫可權與



陶文毅有媿時任巴陵教諭故公與季父期會於此運河枯縮臘八日始抵漢

皋默希先生至巴陵候舟良久以歲晏留書先歸皆据

家書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公三十一歲

正月詹事公之喪至自京師公奉湯太夫人僑居長

沙按公曾祖以下皆同居胡家彎詹事公友愛篤至不能容喪車且迷於所往欲葺晏莊棲宿亦以費絀而止故公過岳州發季父書即決計護喪旋里而令

眷屬暫居長沙家書所述如此至靈輻果否於仲

臘盡到家無從考證姑從嚴譜仍繫之是年

父甘原先生赴綏寧教諭任攜次子杏翼字春嶠少公十三歲

以行公感念身世流涕不忍別家書癸卯正月上仲父甘原公書云陪從

几杖未及半年家事多難事畜不給公私固兩無所利出處亦兩無所利叔父大人知此心亦惟林翼乃知叔父之心也綏寧之行臨別拳拳不覺淚下一則先君同氣性情如一面兒如一苟有人心能無感念一則家事不齊族眾不一既無賢者可以申明家法整理舊規而任其日漸澆漓流於非僻誠恐父兄之教不先祖宗之澤將湮非吾輩之責而誰責與星躔謹飭好學春嶠淳靜無偽而學力未能盡純綏寧如可暫駐則春弟須親自教授庶可大成家事不足慮也姪澧州安硯乃勢逼處此耳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公三十二歲

先是陶文毅卒其子枕方七歲公與賀先生熙齡謀所以輔翼之迺聘左公宗棠爲之課讀而鄉里有欺

其孤弱者

左孝同先考事略云陶文毅公卒時子枕甫七歲鄉里視其孤弱頗有覬覦之者賀

公熙齡尤思所保護之自府君居館後與賀公暨胡文忠公議出貲分贍鄉族貧乏有非意之干則待以

至誠皆感畏帖  
服賴以安焉

二月公赴小淹就左公區畫其家事

賀先生熙齡亦至時詹事公窀穸尙未協卜先生因

誠其速葬仲父甘原先生自綏寧寄諭亦屢以爲言

公深自咎悔迺力辭澧陽書院之聘而自出營葬地

數月不息

家書是年三月上仲父甘原公書云得手諭以宮詹公葬地未就致勞注念夢寐不

忘同氣之感幽明一致林翼二月晤蔗師於小淹亦以速葬爲訓遂將澧陽力辭專意看山而州牧兩次

來迂勢難兼顧已決意辭謝兩年來遲悞之咎悔之何及

八月服闋座師潘文恭

世恩屬門人劉寶楫寓書勸公出公以母老辭

是年九月

上仲父甘原公書云潘師屬門生劉寶楫寄訊勸駕情意殷至然內度之已則才力不能有所樹立外度之世則河海之患頻仍廟堂之憂曷釋既無濟於用徒自危其身况慈母年高終鮮兄弟門祚單寒世味

淡泊願且耕且讀衣食裁足為鄉里馬少游足矣  
河海之患句公自注云今年河決中牟六百餘丈高  
家堰鐵岸掣斷四千餘丈計費不下二千萬司農仰  
屋言利之臣紛紛以行鈔票鑄大錢稱貸富民為請  
雖經大臣議駁十一月丁酉卜葬詹事公於十五  
然恐終不免耳

里石筍之藕塘坡越十三日畢役

見家書嚴氏誤列壬寅年

是

年二月副室徐氏歿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公三十三歲

督保翼楓翼鷺翼

字鄂臚縣學生為梧岡先生之孫少公九歲

儀翼諸弟

讀書紫筠園鄉賢公昔年授經處也

地名竹山距老屋二里許公七

世祖柳溪公墓在焉鄉賢公授經時詹事公兄弟皆  
隨侍於此同治中陶夫人承公志拓其地建鄉賢祠  
購田藏書為紫筠義塾默希先生有記見家譜是  
年三月上仲父甘原公書云星躔正月執弟子禮遂

為刪訂其詩文數首限其溫經之期課以攷史之要有弟如此而不使早成異才非林翼之過歟又書云星躔子欽共居一院書味醞醞即可上慰老懷亦可長承先澤保家之道除卻讀書別無良策也

築新宅於晏家彎

距老屋里許

奉母居之於是湯太夫人

年七十矣公日率夫人問視起居怡愉色養不忍遠

離暇則披覽圖史迥然自得

丙午正月上仲父甘原公書云邇年鄉居簡寂

讀書頗多

與楓翼保翼諸弟晨夕往還日以讀書延世澤

相勸於宅前泮港度石為梁命曰斯干以示式好無

猶嘗自署楹聯云池圃足高臥圖書供古歡

左文襄集陶詩

贈聯云樂是幽居稱心易足願茲傳列好音時交

巖居川觀幾有終焉之志

是年九月上仲父甘原公書云林翼邇年間舍求田卑卑不足道自願讀書三十年未始不高自期許今

迺以室家多累迫而爲稻粱之謀既惜志之不伸亦  
歎命之不辰矣惟近來母子妻孥共處一堂兄弟叔  
姪近隔咫尺天倫圍集其樂融融然對鏡則面覺其  
胖圍腰則帶嫌其短身雖肥而心則疾非疾乎富貴  
之不可期也思泉石之膏肓遂以清暇而甘頽惰  
也昔人以髀肉復生慨然自惜有志者固如是乎  
是年納副室王氏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公三十四歲

赴小淹唁陶文毅夫人之喪與左公宗棠晤談十日

迺別

左文襄是年上賀蔗農師書云潤芝前在此會  
葬盤桓十日而別深信宗棠相與之誠而以慮

事太密論事太盡爲宗棠戒切中弊病爲之欣服不  
已然其論出言不宜著邊際之說似又不然也遺  
集卷五十五壬子黔中致左季高書云林翼之先人  
與先生之先賢交最厚林翼與先生風雨聯牀徹夜  
談古今大政前後十餘年又卷六十己未致雲貴  
總督張石卿書云季公在小淹時每與林翼縱談自

嗟遲莫則曰除非帝賚良弼不可有爲按公與文  
襄齊年生其締交自癸巳始此次小淹握別公遂出  
守黔中不可合併書云前後十餘年縱談  
徹夜由是年上溯癸巳情事適相合也  
八月三

十日叔父春藻先生卒年五十有九先是先生配彭

夫人生七子俱不育側室劉生子杭翼至是又殤先

生憂傷歐血公與楓翼保翼晝夜在視時同祖兄弟

僅五人疾革諄諄以撫斐翼字珏軒默希先生次子

歲爲囑是年八月上仲父甘原公書云五叔父久患

恐不可起而五叔父注意珏軒承繼諄諄以爲言直

有待此瞑日之勢此事許多窒礙久在吾叔父意中

今中憲公之孫僅五人耳姪大宗一人且三十四年

而無所生宮詹公之子有若無矣若姪四十外而無

子則尚不能不謀宮詹公承祀之人此外有難者公

涕泣開譬奉遺命卒成之 十二月湘撫致書幣請

主湘陰仰高書院公啟仲父甘原先生擬明歲率楓

翼保翼兩弟往讀而兩淮運使但公明倫

字雲湖貴州廣順人

歲莫遣使齋書促公出山且力任捐復之費公意未

決會座師潘公世恩王公植暨林公則徐沔陽陸公

建瀛皆以書見招公於是幡然改圖遂卻湘陰之聘

家書丙午二月上仲父甘原公書云林翼投閒七載前數年都中師友招隱之書每歲以十計毫無動念非愒也以命運蹇塞姑安貧守拙督耕以養耳去臘但雲湖先生來函言在都時吳縣華陽濰縣各相均再三垂念不置堅意招姪出山且言在揚州辦理捐復事半功倍姪始猶力辭而雲湖丈遂已專足來催姑漫言而漫聽之初不料其摯切若此也刻下姪已辭湘上之館即日大江東去矣 按吳縣清苑屢書



招致見公正月家書中林陸則據嚴譜敘入蓋其時  
沔陽方開府雲南林文忠則以是年秋由伊犁賜環  
巡撫陝西也華陽卓文端秉恬濰縣陳文  
懋官俊時與潘文恭同官大學士故云然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公三十五歲

二月與從弟保翼同赴揚州館但公明倫署中以捐

事不諧擬入京仍補中書

是年五月蘇州道上上仲父甘原公書云揚州商捐

不足恃姪五月赴京仍補中書

四月送保翼歸應鄉試獨游焦山遇

風雨留四日赴蘇州謁巡撫李文恭星沅旋返棹揚

州五月己卯啟行入京主鄭公敦謹小珊家

是年六月上仲

父季父書云閏五月十九日到京住鄭小珊宅中京官所降之缺年內可補而升途甚遲無以爲奉養計現擬以知府發貴州而陝西捐例甚貴承師友許貸萬五千金六月援陝西捐輸例

報捐知府分發貴州或詰公輸粟爲吏者法得擇善地今子費萬金而買播州非所聞也公笑而不奮嚴

年譜云時龍山友人李如崑留都門問曰今有司之法輸金爲吏者得自擇地君何獨取於黔公曰天下官方獨貴州州縣吏奉上以禮不以貨某之出資用皆他人助成之竊念兩世受國恩遇黔又先人持節地習聞其風俗某初爲政此邦貧瘠或可以保清白之風而不致負良友厚意李公爲之起敬仲

父甘原先生推升辰州府學教授自綏寧受代歸里十月初六日病卒壽六十有三公在京聞赴哀痛累日冬十二月辛未出京仍取道揚州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公三十六歲

正月抵江都但公子培良當來就昏公挈之至長沙

成禮三月還家俶裝待發徧謁先塋誓不取官中一

錢自肥以貽前人羞

家書辛亥上季父默希公書云  
姪出山之始立志作一清忠官

設誓於中憲宮詹墓  
前此志至今不渝

四月己酉朔湯太夫人率眷屬

登舟公繞小淹赴常德會之從弟保翼亦以府經歷

同往六月抵貴陽十一月委署安順府知府 是年

十月初一日叔祖梧岡先生卒壽七十八歲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公三十七歲

是時國家承平久自廣東燒煙事起宣宗尤畏疆臣  
生事各省大吏承風旨惟務安靜亂機牙枿寇盜潛  
滋嶺嶠以南駱越滇黔諸山中奸宄亡命旬結兵役

四出劫掠官吏重發難益相與粉飾顛預無敢禽治  
安順宋普里部也當雲南要衝苗漢雜處冒頂大五  
小五諸匪向嘯集爲姦暴公至延訪士紳寄以耳目  
盡得盜匪姓名狀兒及道里遠近狀迺躬往緝捕短  
衣芒屨出入崐巖幾忘寢食簡捕役之愿者輒以隨  
行一日偵知盜黨當以臘盡釀飲某所除夕方會讌  
僚佐忽起更衣疾率健捕夤夜馳至其處掩獲渠魁  
黃老廣余饒貴等其黨無一脫者嘗言治盜之法與  
其用捕不如用民故任事一年前後禽巨盜二百餘  
名一郡肅然盜賊衰息

家書己酉七月上季父默希  
公書云在安順殺盜二百餘

人至今城鄉百姓爲姪立生祠十餘處去思甚切  
遺集卷五十三丁未致但雲湖丈書云治盜之法與  
其用捕不如用民捕利盜之源則匿之惟恐不深民  
惡盜之害則去之惟恐不盡然民恨盜而每畏盜非  
畏盜也畏官耳送盜需費官不卽理苛求細故問擬  
擅殺擅傷制縛諸法民思盜誣攀事後報復則惟有  
忍氣吞聲而已矣

貴州知府例有分地得自理詞訟公以爲  
獄訟繁興皆由於官不事事不肖者更與胥吏擇肥  
而噬則一人投狀十家破產欲免訟累非弊絕風清  
不可於是日坐堂皇嚴定程課訟牒至立與剖斷榜  
示通衢故門無私謁案無宿牘又清積案至二百餘  
起人自以爲不冤倡立義學十數區採訪節孝八百  
餘人彙案請旌安順二百年有司詳報節孝自公始

也貴州區域多插花安順尤甚公按部所至周諮博訪深悉其弊害迺上言曰貴州府縣所以多插花者其故有三一因於明之衛所一因於元明之土司一因於國初剿撫苗蠻所得之土田當創制時未暇一分析致治所在此而所轄土壤轉遠隔百里或二三百里者小民輸將士子應試勞費可矜命案藉道遠而稽延盜案因交界而推諉固無論矣卽尋常詞訟牽連他屬展轉關移百無一應夫州縣之所謂小事卽百姓之大事也羈候日久旣無以恤其私證佐不齊又無由定其讞往往歷數年而不見一官經數

官而不得一審怨毒所積構成巨衅此其不便於民也肘腋之下皆他境之民臥榻之旁悉他人之地其所應教誨應整飭應脩明應捕逐者皆遠在數百里外府廳州縣號爲親民之官縱有良吏留心民瘼而限於聞見噤不得施此其不便於官也卽就安順論之府領三縣二州而知府及同知通判皆有分地是名爲五屬實八屬也八屬之中插花無慮數十處其最多者又莫如安平鎮寧華離破碎幾無完壤思欲逐一檢察就疆域之形便而截長補短卽錢糧之會計而益寡裒多繪具圖說妥擬章程呈懇咨部令彼

此移易以正經界便官民書上大府以積重難之遂  
格不行 是年薦左公宗棠於雲貴總督林文忠幕  
府左公以事不赴 左文襄已酉復公書云得執事歲  
抄急步所遞書敬悉少穆宮保愛  
士之盛心執事推薦之  
雅誼非復尋常所有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公三十八歲

三月丙子卸安順篆閏四月委署鎮遠府知府湯太  
夫人以道遠仍留貴陽鎮遠跨有濶沅所屬多苗猺  
時黃平台拱清江寇盜充斥施秉天柱次之高山革  
夷山丙沙邦四寨苗尤怙險爲邊患巡撫喬公用遷  
思募兵進剿特移公往治公始至添卡哨購眼綫信



賞必罰受印十五日即破獲前守所逐盜案十一人

實重典境賴以肅

是年七月上季父默希公書云林翼到此懲辦盜案雖用費千金實

可為民除害借貸亦甘心也自注五人皆強盜輪姦楊秀才妻女並殺傷事主是廖任之案兩月未破者林翼到任十五日即獲凶手及姦犯十一人地方迺稍安靖公以苗勢猖獗迺徧

訪土人盡得其山徑險僻及戶口良莠狀寫圖百幅

日手一冊詳考而密記之

遺集卷五十三庚戌與魏將侯書云弟於革夷山丙

之事上年閏四月署事八月交卸畫圖將及百幅考證察訪將盈百人故於要隘之處險僻之區土人所不悉者弟已盡知之正月初六日約期而會分布周匝實已得其要領然猶不免竄逸猶不免曠日持久此地之東西南北閣下似尚未悉奈何輕言大舉乎六月迺調兵練攻剿高山寨頗有斬獲

家書是年六月上季父默希公書云鎮遠大盜為害近二十年近年迺勢不可

過昨攻剿奇險萬狀之高山寨用兵百二十用練眾  
六千幸獲多匪我軍未傷然勞費不敢計功效亦不  
敢因上言革夷分上中下三寨共七百戶不盡皆盜  
居現分別登記高山五十八戶祇三戶不爲盜其餘各  
寨良民尚多莠民十之二三其地林密箐深高山尤  
孤峭勢難仰攻苗人翻山驀澗矯捷如飛或分或合  
忽聚忽止此時剿辦無論兵將無人必致債事且官  
甫出而盜先逃官甫歸而盜仍聚輕去則損威空歸  
則玩寇竊恐於事無濟即使倖而剿殺亦恐良莠不  
分旣傷於仁奸惡倖免復傷於義且近日兵心浮動  
一人受挫萬隊先奔地利人和兩無可恃某身歷其

境始知其難計惟有以民衛民而使賊無可入以盜  
捕盜而使盜自相疑猶不失爲中策喬公然之會知  
府朱逢辛乞回本任八月庚寅公遂交卸還省十月  
充武鄉試監試官未幾黃平巨盜抱禾等聚劫雲貴  
公車事聞有詔詰責見喬用遷原奏及保翼家書十二月壬辰喬  
公遂檄公督兵往剿時臘盡或請徐行公曰兵貴神  
速苗以歲莫賽神回寨初不虞我驟至若風聲一播  
則桀黠先颺矣迺以除夕前一日挈委員吳登甲等  
行而密令各屬兵練刻期會集

道光三十年庚戌公三十九歲

正月己亥抵黃平之崑門司地方文武官率營兵一

千七百餘名屯兵苗兵一萬七千人先後至公分

督率先令堵截要隘以防竄逸

公從弟保翼家書云新正三日隨兄至黃

平是夜札委運餉台拱並協同同知陳毓書竹坡防堵後路初六日三更抵台拱竹坡暨都司王臻祐伯昌已帶兵前去伯昌紮營革夷背后養開竹坡紮營山丙背后望坪兩營相距三十里離台拱城六十餘里初七日保翼率兵役馳抵竹坡營鎮遠鎮標千總羅亨祿送帳棚一架隨丁等圍繞帳房用松毛作被就地露宿十一日奉札准明晨進剿復諭附近良苗革夷令督兵分布要隘以免逃竄

赴案自首給以暗號使相保聚毋驚擾乙巳進攻革

夷沙邦兩寨破之甲寅復搗山丙其著名窩藏之擺

寨高梨樹坳上寨中寨十數處悉火其巢生禽匪首

抱禾等二百九十八名陳斬頑抗者無算

郭氏行狀作保鷺喬

用遷原奏作保禾又稱老計也保禾勾革麻係山丙革夷沙邦三處寨頭主使苗眾四處劫搶拒捕斃命計一百零七案保翼四月岳門家書云革夷盜首抱禾賀耦庚尙書撫黔時曾懸賞購緝至是大兵圍剿伊卽逃竄三月十四日始經黃平州弋於是苗民獲解省處決据此則抱禾三月始就禽也

震驚先期自首之六十寨苗頭遂帶領生苗三千八

百餘人詣軍門請自今薙髮摘環編入保甲聽約束

如種人再有蠢動自願縛獻公察其情詞誠實令地

方官編造冊籍給予腰牌以貸其死遣撤兵練仍酌

留委員清查戶口安撫良苗爲善後計凡一月而事

竣是年二月上季父默希公書云革夷爲害五十年盤踞三百里貽害且及於廣西雲南貴州湖南之

行旅客商經此大辦姪心雖勞實於國家銷無窮之禍患且保全無數生靈也又云此行分別良莠投首者免死抗拒者剿殺問心尚覺無愧時經一月辦理實爲迅速且極妥善然林翼與保翼之勞苦皆生平所未論功得旨留貴州以知府不論繁簡遇缺卽補

並賞花翎會湖南新寧奸民李沅發作亂戕官據城大府以黎平界連湘粵慮匪竄入亟命公率兵練馳往防堵二月庚辰公自黃平啟行癸未進駐黎平追逐股匪至廣西古宜駐營堵禦捕斬有差

見保翼家書巡

撫上其功得旨以道員用有稟請大舉剿黎平鎮遠

兩府會匪者公斥其輕妄貽書止之

見致魏將侯書

是時文

宗新卽位

宣宗正月崩是歲未改元

詔大臣舉司道以下可大任

者雲貴總督程霽采貴州巡撫喬用遷皆以公名應

是年上季父默希公書云三月下詔求賢總督保十

人巡撫保八人姓名皆在內姪到此尚未補缺即蒙

督撫保奏此豈尋常所能又八月書云林翼荷程喬

特保今冬明春須赴引按郭氏行狀誤以舉公應詔

者為吳文節文鎔考是時吳方得旨迅速來京送部

撫浙至十一月始遷滇督也

引見喬公以邊防事亟奏請緩期然自是公之官聲

上徹宸聽凡滇黔大小臣工入見者文宗輒垂詢及

之家書辛亥正月上季父默希公書云得京信勞方

伯崇光常中丞大淳武方伯棠到京省覲時均蒙

垂問且詢官聲何以如此之好自願邊省一知府乃

蒙簡在帝心實非夢想所敢期英杰家藏遵義唐

公樹義與公書云聞郎拾珊周十夫引對時均荷垂

問想見聖心亟欲大用不能不因防堵稍待時日按

郎君名汝琳後官貴筑九月委署思南府知府十二

縣知縣周君名待考

月補授黎平府知府 是年五月廣西金田寇起林

文忠奉詔視師卒于道公撰聯誄之 遺集卷六十四 己未致林鏡颿

書云嗣於元年黎平任所敬奉挽章有千古英雄皆墮淚四方婦孺盡知名句久忘其全體不知入覽否

左文襄庚申與公書云僕於林文忠處聞公言滇之張石卿黔之胡潤芝黃惺齋迺吾左右手因詢石

公所長則固開爽明幹不易得見者按公生平最敬服林文忠而文忠之言若此亦可謂傾倒甚至惺齋

名宅中山西河曲人善化賀耦庚尚書典晉學時所得士官大定府知府見耐庵文存

文宗咸豐元年辛亥公四十歲

六月辛未交卸思南府事 遺集卷五十七癸丑與左季高書云到黔七年四握

郡符黎平頗盡心力安順次之鎮遠祇四月斯下矣思南八月最逸又最有餘無甚新政德慧智術視其

操心何如耳 定計請咨入京大府以廣西寇棘亟飭公回



本任以七月庚子抵黎平受印湯太夫人慮道梗留

居鎮遠試院先是黎平前守喜諱盜莫可究詰

上呂布政

啟云前任某公隱匿之案其重情有一案三命一案數家者

而區域與廣西交界

橫亘幾二百里盜匪縱橫時虞侵軼公以爲欲清內

匪莫如保甲欲禦外寇莫如團練迺嚴訂條約實力

舉行先令各寨立鄉正團長牌長悉注姓名於冊藏

之署中有事則按冊召入與之鈞禮或賜以酒食詳

詢其利病用以熟察其情僞入寨則挾冊自隨推究

亦如之其送盜入城則立予剖決無有耗費民大歡

悅

遺集卷八十六麻城縣稟陳地方情形批云余昔守黎平延見士類及椎結苗頭以保甲冊籍爲團

練張本自朝至莫口不絕音其士類來見或坐或立其苗頭來見或賜以酒食令其據地席坐均詳詢以民情地勢使各得其意而去俗人畏見士民疑其請託否則謂爲褻尊失體耳吾視天下公卿至於黎庶其貴賤亦正相等不因親民而賤不因簡傲不親民而貴也今日官吏日與役處以差胥爲腹心爪牙其果自貴也耶

公又以差役營兵竄情不堪用迺自練壯勇百名倣明參將沈希儀嘉慶時傳鼐因間雕剿之法分巡游徼每周厯村寨督率董勸口講指畫輒旬日不歸歸則文書填委必親自檢料晝夜劬瘁訖不得息

遺集卷五十七致左季高書云林翼所處祇一府耳其辦事也終日手不停披口不絕音然精神志趣專注於紙片之外其必須形之公牘者詳司達部付之幕友一人之精力幾何若於文牘過勞則精神已疲於小事瑣事轉不能辦其大者遠者矣

行之半年士民用命凡獲盜

三百餘人辦團一千五百餘寨設卡柵四百五十餘座每卡派民夫四名至二十名分班輪守督委員紳耆按月巡視互相稽覈周而復始盜首黃浪子等次

弟翦除於是椎結左袒之倫始見天日

家書壬子正月上季父默

希公書云姪在黎平得力在團練保甲雖賠費數千而數百萬家之生靈得以安枕高臥此黎平近二三十年未有之奇也黎平民情極好詞訟極簡惟二三十年來盜賊日甚一日幾乎每日不止一案每案不止一命或一日連劫十餘家或一家慘殺三五命婦女污辱雞犬一空小民何辜慘罹荼毒至於兵丁萬萬不可捕盜從前歷任各守帶兵捕盜見盜在前卽拋棄槍械拚命先逃往往一盜追兵百人相率駭走軍械利器盡以齎寇此往事之明證也差役無能則惟有頭搶地耳甚至妄拏善良無惡不作兵差之萬不足用如此姪到任後招募壯勇百餘名每月每人四串計月須賠二百餘金分巡游徼如明參將沈希儀

國朝傅臬司重庵雕剿之法又其得力全在保甲團練人人有捕盜之責有捕盜之權官惟懸賞以待而已送盜至府者待以殊禮給以重賞隨到隨審審明卽賞且一刻不遲早至早歸夕至夕歸百姓不在城中羈延蓋二十年不沾王化不見天日之地今乃稍蘇其困矣便民利民無有曠時行旅婦孺莫不知感每於巡查之便小駐村落則左右前後必有千數百人跪伏環侍聲稱感恩不小可見於事有益於民至便惟是姪之辦法可以傳於後任而姪之心思駕馭鼓舞振興一切方略之妙不可言傳此則無可如何之事惟有在任一日保守公旣治郡有效亦用自喜一日而已後來非所知也

以書告左公左公復書謂團練必參用碉堡迺足以

制劇寇公亟納之左文襄是年復公書云團練之法粵西行之未覩其效者蓋治小盜

則團練固不易之法若劇寇縱橫防剿十二月回鎮

併急之時則用團練斷宜參用碉堡

遠省母見家書

咸豐二年壬子公四十一歲

二月廣西永寧懷遠融縣環黎平西南境土匪蜂起  
 聞洪秀全又竄昭平趨桂林已成流寇之勢公亟啟  
 布政使呂公佺孫請於黎平募精壯民苗千名擇要  
 隘築堡濬壕督以士紳教之技藝使知戰守方略又  
 請速籌經費諭紳民捐貲助饟破格獎勵郡城故無  
 積粟公勸諭富民捐穀置倉以備城守郭氏行狀云  
 自後黎平疊  
為苗粵諸匪攻撲而城卒不  
 可拔皆公練勇儲粟力也其時錦屏之四彎永從  
 之大年均均有匪闖入公亟合練勇捕逐斬獲有差自  
 是外寇不入境內晏然州判韓超者年五十餘熟精

戚繼光之書佐公督練三載公察其忠勇奮發謂宜

及時拔擢力薦之

遺集卷五十四是年薦韓委員啟云韓超忠勇正直血性過人上年

來黎平在外巡緝深明機略馴擾苗民得其心力其  
年已逾五十若及早拔之可爲名將可爲良吏又卷  
十丙辰附陳左郎中韓知府才略片云臣在貴州道  
府任內訪求知兵之員殊不多得惟查委員韓超直  
隸副貢深明兵略剛正不撓臣前所帶黎平團勇皆  
韓超訓練之力其才非臣所及按韓公字南溪後仕  
至貴州

巡撫 三月桂林圍急公痛粵事日壞糜餼殆二千

萬兵將竄情驕昏屢致挫衄而徵調煩數訖莫能一  
戰益養癰而張寇勢默計粵亂已烈海內之禍方始  
而湖南當首蒙其害黔較粵尤瘠卽欲虛擲兵費亦  
無所出姦宄卵育蠕蠕思動一有蹉跌勢難自立因

上言督撫請環邊築碉堡師熊襄愍盧忠烈遺意堅  
壁清野以固吾圉其大旨以爲言戰不如言守用兵  
不如用民用民力以自衛尤不如先用地利以衛民  
援據古今參證情勢至千數百言當是時湘粵告警  
文宗已命大學士賽尙阿公爲欽差大臣出視師又  
詔湖廣總督程公霽采行邊駐衡州公三上書程公  
陳兵勢並舉衡湘之士七人以備任使程公不能用  
而寇已陷全州掠船將順流趨長沙新寧江忠烈忠  
源率楚勇扼之蓑衣渡大敗之寇遂東趣永州阻水  
陷道州長沙戒嚴廣西巡撫勞文毅崇光屢上書幕

府請撥兵嚴防安仁鄱卒不聽因遺書告公

英杰家藏勞文

毅是年七月二十八日與公書云逆匪屯踞郴州官  
兵在二十里外紮營不敢進攻逆匪迺分股四出旁  
略近縣官兵不復過問聞初四永興失守初八安仁  
失守倘由安仁出茶攸則可由醴陵直犯長沙倘由  
安仁出草市則可由衡山湘潭直下長沙長沙城池  
遠不如桂林加以民不知兵人心浮動而大將又無  
向欣然其人裨將復無瞿鄧其人能否使苞桑奠安  
殊無把握揆帥已往衡州與晴翁共處不知面商機  
宜有何奇計屢上書求於安仁鄱縣撥兵嚴防頗不  
以為然至今日恐驚皇無措矣揆帥昨飛檄調欣然  
往長沙迺必欲俟接署之人到始啟行賊蹤飄忽若  
此恐趕不及矣謂鄧忠武紹良已而寇果取間道東北掠安仁循攸  
瞿威壯騰龍也按程公字晴峯欣然向榮字瞿鄧

醴襲長沙云七月銅山張公亮基自雲南迻撫湖南

奏調公襄辦軍務報允而貴州巡撫蔣霽遠以士民



失望關係匪輕事關全省大局入告乞留公旋奉諭

毋庸調往

遺集卷五十五是年致左季高書云林翼與雲南崔觀察黃州徐太守同蒙奏調入

月十三同日奉旨赴楚黔中八月十四驛奏請留言士民失望關係匪輕又言事關全省大局等語林翼

決不能如此然勢必留黔崔觀察聞極有才未曾識面徐太守警敏異才與林翼同事極相得可見中丞

之知人唐氏樹義與公書云前聞有楚中之行紳士百姓皇皇如嬰兒之失慈母咸詣弟與蔭湘兩君

強欲婉懇中丞再為借寇辭之至再則竟聯名呈請追聞使車仍留吾黔始各歡欣躍舞可見公道在人

又書云中丞於執事始甚敬佩後又小有所聞薇柏則始終愛護昨十三日因石卿先生奏請借箸亦已

附片請留摺由驛遞大約月杪即到有此兩請定當一飛冲天特吾黔無此大護法西南亦實可危耳長

沙被圍已半月若有損失則武昌荆州均大可慮按與公同奏調者為雲南糧道崔光笏湖北黃州府

知府徐豐玉見潘頤福東華續錄時貴州兩司使為呂佺孫孔慶鋤與公丙申同入詞館唐氏所稱薇柏

無聞殆指  
兩公也

先是公數以書薦左公宗棠江公忠源於

張公

遺集卷五十四是年上張石卿中丞書云前舉衡湘之士七人左子季高則深知其才品超冠

等倫

曾二次薦呈此人廉介剛方秉性良實忠肝義

膽與

時俗迥異其胸羅地圖兵法本朝憲章切實講

求精

通時務訪問之餘定蒙賞鑒即使所謀有成必

不受

賞更無論世俗之利欲矣又書云江岷樵昔年

會試

負其死友之機而歸二次行邯鄲道上送一不

曾謀

面浙江舉子之機此其風誼即漢代獨行傳中

亦不

多得昨已函致岷樵彼風節優

於天

下當有感奮不能自己之誠 八月張公行抵

常德亟走書幣請左公左公辭謝是時公既留黔不

得行聞長沙被圍則日夜引領東望憂皇無措深慮

左公高隱桑梓之禍或遂日棘因反覆陳說飛書促

行而江忠烈已追寇壁城南亦以書招左公左公迺

出山公一言啟之也

是年致左季高書云張中丞兩  
次專人備禮走請先生一阻於

兵一計已達覽昨得八月二十三日喬口舟次信言  
思君如飢渴中丞肝膽血性一時無兩林文忠薦於  
宣宗皇帝以是大用先生最敬服文忠中丞固文忠  
一流人物也去年冬曾以大名薦於程制軍而不能  
告之先生固知志有不屑也林翼非欲溷公於非地  
惟桑梓之禍見之甚明忍而不言非林翼所以居心  
設先生屈己以救楚人所補尤大所失尤小區區愚  
誠未蒙深察且加誚讓且入山從此日深異哉先生  
之自為計則得矣先代積累二百年虛生此獨善之  
身諒亦心所不忍出也張中丞不世奇人虛心延訪  
處賓師之位運帷幄之謀又何嫌焉設楚地盡淪於  
賊柳家莊梓木洞其獨免乎左文襄庚申與公書  
云入山十餘日忽枉張石卿中丞之招欲不出應而  
江岷樵自長沙以書來勸其速行郭筠仙昆仲及吾  
仲氏同住山中亦勸公卿不下士久矣張公此舉宜  
有以成其美比見石公於圍城中握手如舊干以數  
策立見  
施行

十月交卸黎平府篆

遺集卷五十七癸丑與  
左季高書云黎平二年

搢搢然用力良苦其地士民淳謹不刁不詐不淫矣  
實爲黔中諸郡之冠但嫌稍弱耳一年以來訓練武  
事頗改舊習又卷五十八致曹子祥書云黎平之行  
何日可去能振興之殺戮之邊防可治缺分之苦事  
務之繁非平越大定可比然保團成法尚未散漫內  
地盜匪清除殆盡此弟二年心血可以共信幸加意  
補抹以活此方其月長沙圍解寇掠寧鄉益陽出臨泚口渡  
洞庭徑陷武昌東南大亂黔中聞寇將犯常德而苗  
匪榔匪蟠結鎮遠都勻黃平甕安各府縣者勢益洶  
洶大府遂命公總邊防督兵進剿是年上季父默希  
公書云姪現在總  
管黎平鎮遠思州都勻銅仁松桃一帶防剿事宜又  
云姪總邊防因聞粵寇有犯常德之事故大府以此  
相誘且下游多而別設讞局鎮遠以公董之癸丑與  
盜令姪督剿耳  
書云總局審局左季高  
仍設於漁中烏沙者界連清江清江廳隸鎮遠府  
今改名劍河縣

丹江丹江廳原隸都台拱台拱廳原隸鎮八寨八寨廳原

隸都勻府方志所稱甌脫地也最易藪奸公度路徑

紛歧盜匪出沒非合力防剿則終無淨盡之日非取

道古州古州廳原隸黎平則亦無入手之方遺集卷

緝捕羣盜啟云下游之盜以烏沙為最多以革夷台

拱為最狡上年奉命之始誠不知從何處下手姑即

古州清江台拱八寨丹江都江交界之處先十一月

到烏沙剿捕至今思之先後次序尚為不謬

乙丑由黎平率練勇二百名啟行辛未抵烏沙督飭

兵練合勢追逐禽巨盜牛坐九坐等百餘人請飭各

屬繪呈險要舉行保甲團練以絕根株而丹江之毛

坪台拱之台盤又復蠢動十二月令州判韓超張禮

度分途追捕

英杰家藏左文襄辛亥與公書云善化張禮度虛齋甲午副貢家貧親老俯就

卑官志非得已此君蔗師弟子與仲肅仲常投分至深弟於兩君座中時接清談觀其為人恂恂儒者居

心篤實深可倚信

而自回鎮遠侍奉太夫人遂留度歲

遺集卷五

十七癸丑與左季高書云林翼捕盜一月有餘各屬報獲已逾百人逋者尚多擬再親往督緝老母年高得侍奉數月甚覺安貼

是年脩復明督師何文烈騰蛟故塋

並置祀田

癸丑與左季高書云黎平本楚地國朝改入黔版何忠誠公明謹文烈封中湘王故

塋從湘潭改葬來黔至今樵牧不禁林翼捐貲脩理復置田產惜才力薄劣不能歌詠其美耳

按文烈從湘潭返葬黎平為康熙十三年甲寅見寧鄉陶先生汝鼐所撰傳

是年十二月曾

文正國藩以侍郎憂歸奉命治團練長沙

曾文正癸丑與公書

云國藩九月葬母臘月十三日忽奉幫辦團練之命又聞武昌淪陷之信遂於廿一日赴省日與張石卿

古  
中丞江岷樵左季高二君子感慨深談思欲負山馳  
河拯吾鄉枯瘠於萬一蓋無日不以振刷相勗亦無  
日不屢稱台端鴻才偉抱足以救今日之滔  
滔而恨不得會合以並紓桑梓兵後之餘慮

咸豐三年癸丑公四十二歲

正月公率練勇仍赴烏沙乙卯迄駐凱里自去歲用  
兵烏沙附近盜匪大半誅戮惟革夷之高禾九松蕩  
垢一股猶阻險煽羣苗爲亂公遂督兵練會剿連月  
獲眞實劫盜二百餘人而貸其情罪較輕者州判韓  
超更事久條陳方略公嘉其精當復廣其意爲剿盜  
十三條以告當事其略曰今日治盜與前年岳門之  
役情形迥異昔利圍攻今貴雕剿昔可餌誘今當力

禽革夷伏匿深林日可驀越百里瞬息變態凶狡異  
常屯軍營兵當之輒靡三府六七廳之地尾追而勢  
莫及分練則力不敷或偶挫失徒齎盜兵益長寇志  
田山薑黔書歷陳平苗往事以分而勝以合而敗不  
惟深明兵略亦且洞悉苗情爲今之計惟有嚴令各  
屬選用士民舉行保甲團練合力禽剿則盜可衰止  
然非破除文法寬籌經費上下齊力民苗一心雖日  
日言剿言防終歸罔濟也二月粵寇棄武昌東下陷  
江寧據之遂迭陷鎮江揚州湖廣總督張公亮基復  
與湖北巡撫駱公秉章合疏調公赴鄂文宗以公習



黔事調往他省轉恐人地未宜不允行

據國史本傳

公在

黔久於民俗利病政治得失靡不窺見至隱引爲深憂又時以書啟告當事自黎平受代卽要約大府不欲更領他郡至是擬令權貴東道公意專心緝盜猶可爲黔民稍弭患害若羈職守牽掣轉多迺上書力辭而復論列東路事宜曰下游情形殆哉岌岌姑卽愚陋所知言之可慮者已不下十數事各府廳縣之寨苗大者一二百家小者三五十家連年盜劫積蓄一空爲良則畏盜而又畏差畏官爲盜則一無所畏是將迫之使爲盜也良苗終日採芒爲食

自注卽登彼西山言

采其芒 四時不能得一粟入口耕種所入遇青黃不  
之芒 接之候借穀一石一月中還至二二三石不等名爲斷  
頭穀其借錢米亦然甚至一酒肉之細積至多時有  
變抵田產數十百金者心銜怨而口不敢言其黠者  
則怨恨所積引羣盜以仇之耳而漢奸終不自悟方  
且失之於盜劫而取償於盤剝也苗產盡入漢奸而  
差徭採買仍出於原戶當秋冬催比之際有自掘祖  
墳銀飾者矣蒿目痛心莫此爲甚各廳並無糧餘專  
恃差徭採買一切陋規以爲公私之用近年民力日  
瘁官事日多卽令如數收納尙呼瘠苦何能禁止而

強以不情且力役粟米之征一概停止則苗民脫身  
化外不復知有上下之分是禁之固難將縱之而任  
其多取乎則窮愁怨嘆苗民日見其蹙將更法而歸  
於受田之漢民乎則差徭採買有已成之俗例而非  
賦役之正供苗寨本無錢糧漢民豈肯領受訐告紛  
紜上下其手由是官取於苗者十之三土司通事差  
役之取於苗者十之七吸良民之膏血以供其晏安  
醜毒之資台拱丹江古州八寨清平其弊尤甚此可  
慮之在民者也官兵數萬已成廢器卽令千人爲營  
而十賊可破凡有血氣莫不痛心屯軍九千餘名布

置各堡本極周密然虛籍徒存實政無補數十年之積弊不能一旦廓清今日之食屯田者半皆刁矜劣監一旦繩之以法則捏造黑白勾煽愚苗而禍不可勝言矣爲今之計欲使邊圉寧謐非日日練兵不可貴東一路幅員至廣必須挑練精兵八百人分防分捕且戰且守迺足以戢奸宄而遏亂萌然一年之費又將安出設令餉糈不繼則兵民立困將任其自亂而自已乎抑將核名實養壯士汰老弱而懲空曠乎保甲團練實爲救時善政然委員辦事其時甚暫恐民不信其勢相隔恐民不親則非牧令不爲功矣然

而奉虛文者鮮實意察小害者忘大利大吏之董戒不啻穎禿而唇焦各屬之奉行惟有稟復與文告此可慮之在官者也夫天下治亂之機不外乎義利二字綜觀往事大抵嗜利則亂嗜義則治今日之人心都被利字蝕盡凡在官在野者亦駸駸乎其莫不然矣官民否隔黔禍已萌可憂方大凡此皆姑就東路言之然言易行難病多藥少固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挽回亦非勦說空言可以補救約而言之亦不外練兵求才察吏籌餉四端而已夫已亂易治也未亂易治也而將亂難治林翼愚陋即使殫精竭慮亦無

補於萬一況一人之精力才識幾何器小任重固自知其不堪矣四月乙亥朔回鎮遠省母而黃平莠民藉糧滋事有司莫能止特命公馳傳往治遵義唐公

樹義方以監司引疾家居至是被詔起走書要公公

為留候數日盡歡而別英杰家藏唐公書云頃聞又有黃平之役想民心易感且

彼各有身家似不難了辦弟謝摺已報四月十一日起程縱遲不過十五日望於途間作一夕談按唐公

任履見吳氏敏樹唐子方哀辭此大起用亦張駱二公奏薦與公並調也見家書所錄咨文己丑

親率練勇二百人自鎮遠行添帶鎮練百人黃平兵練各百人均於十六日

取齊見上庚寅抵黃平舊州明日徧召士紳曉以利

害俄而謹傳距城五里之牛市坡有匪數千三路來

撲公卽督練前進行里許公度地平曠卽令駐營匪果蜂擁而至鳴鉦鼓譟聲如怒潮公閱良懦被脅迺遣紳往導令其頭目自來申理並以家人爲質匪頑抗如故持矛跳躍築石投人迺轟鎗斃數人餘悉驚竄紛紛若鳥獸散公知其烏合不忍窮追遂收衆還寇不虞前山已潰倏數百人驀越山溝截我軍歸路公先趨別徑返聞訊怒馬犇之練勇大呼馳下匪駭走俘斬二十餘人會莫迺振旅歸又明日各鄉士民俱震恐詣營門悔罪願遵約束者數百寨公責令縛獻首逆具結投案又爲釐定糧章禁革浮收準折諸

弊酌裁州縣平餘及書吏中飽幾三千金恩威並用

民情帖服累月而事始竣

是年上孔按察啟云此等事當其氣燄方張非威不

濟及其恐思消阻可以恩行然所謂恩者亦不過持

重養威准其自新限以勒獻非消化而示以姑息也

匪脅糧戶以為聚眾之謀不解散糧戶則不能伐其

謀若意在急切則良懦受害加以攻伐則首從莫分

林翼之愚必先分別良莠如治疾然扶正氣乃可祛

外邪也又云匪徒非由糧而始起事特不藉糧為名

不能聚眾得財耳故安糧戶即所以散黨與匪勢既

孤則緝拏可期得力否則減損糧戶至於無糧而地

方之害

未幾復有甕安之役初劉瞎么

諸本作瞎麼此据鄂刻本

等十餘人自上年四月倡亂以齊榔為名歛錢建廟

恐民之不從也則以歷年官不理詞訟不究盜賊不

如在鄉私埋沈河由榔處斷為詞又慮民不輸錢也



謂榔事成後一切錢糧由榔主持愚民聽信者十之一二遂於六里各村寨選鷲悍者充頭目得管領數千百戶或數百戶不等於是脅從者十迺八九復按戶勒造火器違者卽統眾焚掠之官吏不敢問至是署知縣徐河清揭其狀大府復以屬公八月晦公率練勇三百人馳至縣偵知土匪四起而千里之干溪實爲盜窩九月癸卯朔遂率練勇出城至千里止營集紳民曉以禍福責以禽獻逆渠脅從罔治劉瞎么聞訊連日遣其黨毀礮梁截糧運文報阻絕居民遷徙人心皇皇丁未竟糾匪數萬三面來攻公堅臥不

動及三次撲壘迺率練奮逐斬刈六十餘人匪氣奪  
始各散去是夜良民來歸者大半明日公入城城中  
迺定劉瞎么既跳免復於十里之白岩壘石爲關架  
巨礮其上爲負嵎計公得報約河清督兵練夜半蓐  
食齷雨疾行天甫曙直抵岩下毀關而上匪不意官  
軍驟至大驚爭奪門走擠岩顛踣者相屬追斬數十  
人生禽劉瞎么卓老五等而還河清憤怒數請逐寨  
焚剿公告以焚剿之餘則生聚蕩然勢必激成流寇  
萬一一處行之風聲所播莠民將蠱惑要結徒堅其  
作慝之心此百年之禍也堅持不可河清忿不可遏

公迺奏記按察使孔公慶鋤乞親蒞甕安以解之年是

與星躔弟書云此次若非林翼力主解散勢必多殺

千萬人且必激成大亂此次保全生靈不少且事必

易了可以問心因縣中必欲多殺故請臬臺親來非

有他也是年陳辦榔匪四則云赦脅禽渠古今不

易之法即使渠不可禽而脅仍宜兼赦若逼之使為

一心後患將不可言又云如河魚餒敗自內而外徧

體糜爛即逐一焚剿亦不為過但剿則首要與脅從

不分焚則人不可得而徒毀其生聚恐後患無已時

林翼願受遲鈍之誚不為苟且之謀一縣之地妥實

辦理不過一月可畢當其時無奇功竟其事無後既

如斯而已於是被脅良民投誠者日數十寨公請於城中

設局按寨按戶編造牌冊詳書人口牌給民冊存官為辦理

保甲團練張本其寨中著名逸犯仍勒限縛獻贖罪

凡六旬而事畢

陳辦榔匪四則云以地方之人拿地

方之匪不派一差下鄉並責令呈繳

鎬礮刻下城中設局每里派二人專司其事到局無一文之費又云或謂匪以齊榔滋事亦藉保甲爲名顯與官抗今不多殺以立威而從保甲著議非襲其成迹與答曰疇昔之榔匪爲政故亂他日保甲官爲政且可清查糧冊物色人才爲鄉正里長故可治渤海不云乎治亂國如治亂絲赤子盜弄潢池將勝之乎抑安之耶誠爲公連月犇馳蒙犯瘴癘囚神瘁形此時此地寫照

訖不得息而官場流言至有譏公爲貪功擅殺者公念東南糜沸黔中吏治闡罅且武備積弛漢苗錯處伏莽潛滋非旦夕所能挽救重以太夫人篤老久處濼中每念鄉里至於涕泣蓋自是公亦意倦思去矣是年與曹子祥書云黃平之事始終懷疑遂至謗言四起在外微員以二三百人抗萬餘之眾到頭尙是擅殺耳誰敢忘身以殉事耶又云近年天下大亂何處不因莠民而起且兵政如此而不知整吏治如此

而不知察如養安額兵四十八名實在不過八名其  
四十人僅飽貪弁若養安果有四十五之兵何至  
人情驚恐動輒欺官耶竊恐此方之事前盜已死後  
盜又生不過一年又當復熾又云求去甚堅且不逾  
十一月此情乞隨時代陳弟因鎮遠考試須迨居已  
艤舟束戴矣 按公壬子與翁學使祖庚書云黔盜  
之多所在皆是某所憂者不在粵賊而在內匪內匪  
之可患不在此時而在異日是時黔中大吏昏庸多  
伎公亦被齟齬求去不二年而亂果作歷十有九載  
爲同治壬申竭湘蜀援黔全力僅迺克之比諸東南  
諸行省蹂躪爲最久貴陽之不亡亦 十一月請咨入  
幸耳公蓋燭照數計於二十年前矣

京不許會御史王發桂疏薦公才識過人可畀重任

且云聞已由黔送部引見計時行抵楚疆若蒙飭留

湖北帶兵剿賊可期得力報允

据國史本傳

而湖廣總督

吳公文鎔亦奏調公率黔勇赴援

曾文正甲寅留黔勇會剿片云貴州

黎平府知府升用道胡林翼前  
經督臣吳文鎔奏調湖北差遣  
公以鎮筭精兵有名

迺上書房師但公文恭  
時官永綬乞於三廳代募精

壯約過辰谿泊舟考驗  
壯是年上但師書云三廳向多  
壯士林翼欲糾集二三千人

為勤王之師然招募難支  
給亦難如實在有人可募  
並紳士可勝將才者擬到  
楚後設法招致又云林翼

視壯勇如一身一命與同  
甘苦惟不用油滑怯弱之  
人並請擇紳士之曉兵事  
有志氣膽識者二三人為

管領林翼到辰谿泊舟考  
驗又云蒙助十二月庚辰  
錢五百千不敢絲毫虛糜  
亦不敢言謝

公遂率練勇三百人奉湯  
太夫人自鎮遠啟行是為

公規畫東南之始 是年從  
弟楓翼自益陽來視公

五月女端儀適同縣周氏  
俱見家書 郭氏嵩燾  
養知書屋文集胡母陶

夫人耐葬志銘云一女  
嫁監察御史周開銘 是  
年十二月安徽巡撫江

忠烈忠源殉難廬州

胡文忠公年譜弟二卷

咸豐四年甲寅公四十三歲

正月舟次龍陽縣屬之酉港

龍陽原隸常德府今改名漢壽

季父默

希先生率裴翼冒風雪來視遣人送湯太夫人暨媿

屬同益陽里第

副貢君行述云甲寅正月文忠督師東下府君挈裴翼冒風雪會於龍陽

蘆林港迎湯太夫人歸家書云別後行三十里鯁魚洲阻風二日十五始抵岳州計老母是日亦可到

家據此則會酉港在月初也

而自率黔勇六百人赴援

曾文正奏留黔勇片

云該員自帶練勇六百名由黔赴鄂正月下旬始抵金口是公過辰谿祇新募三百人

己未行

至箴洲聞吳文節文鎔戰歿黃州寇上竄漢口湖北

按察使唐公樹義方治水軍金口遂往會師公見唐



軍無紀亟逐船上流癸亥唐公軍潰發憤赴水死公

往經紀其喪買舟遣其子護櫬還黔

封按察使印  
齎交湘撫亟

登陸列陳拒寇寇不敢逼退屯嘉魚

見家書二月公補

授貴東道是時花縣駱文忠秉章復撫湖南延左公

宗棠入幙府委以軍事曾公國藩方治水師衡州亦

以吳公之招發水陸軍萬七千人浮湘東下次長沙

曾文正是年與公書云聞治軍鄂渚為甄師喜為兩

湖喜而同時又接廬州失陷岷樵殉難之信為天下

憂為吾黨憂國藩自九月來衡募勇造船擬與甄師

岷老為一氣共籌四省合防之策意奉甄師為主而

侍與岷樵輔之不謂斯才遽成名以去而甄師又被

羣言謗劾孤立無助對此茫茫止堪痛哭現在招募

陸勇六千人水勇五千人鄂中望助孔亟不復延候

計二月杪當與旌從相遇按文正此書當是臘盡或

正月所寄其時吳公方爲巡撫崇綸以公軍無所屬  
所劾出駐堵城文正向留衡陽也

而寇自寧鄉湘陰敗退後湖南境內解嚴遂乞駱公

資以餉械請暫駐岳州會師尋密疏論薦謂其才勝

臣十倍可倚平寇按此疏久佚惟略見三月辛丑曾

公至岳州聞崇陽通城相繼失迺檄公自平江往剿

令副將塔齊布暨平江知縣林源恩率所部繼之乙

巳公敗寇於上塔市塔齊布公亦克江南橋王公鑫

既復岳州亦擬率師往攻前隊進羊樓司失利寇復

上陷岳州大軍迺退保長沙寇進逼靖港再竄寧鄉

敗湘軍三營甲子陷湘潭亟檄塔齊布自崇陽回援

四月辛未水陸軍大捷於湘潭復其城丙子湘潭靖

港寇俱退踞岳州公先奉檄自平江回保省城家書云曾

帥初二日靖港挫賊飭林翼自至是復令追寇湘陰

平江回援初九到省駐妙高峯家書云二十日派剿湘陰行七

糧又命公督兵往剿公計禽其渠黃國旭劉盛治等

縣得不擾寇忿湘潭之敗遂糾黨掠船集岳州陷華

容分擾西湖以窺常德而別股由松滋入虎渡口者

謀與西湖寇合分犯澧州安鄉駱公因遣公往援五

月己亥朔自安化行抵龍潭司而屯將周鳳山李輔

朝之兵先潰家書是年五月上湯太夫人書云初一

日行抵龍潭司而撫院札派之周游擊

李都司之勇二千餘人已在龍陽潰歸林翼本奉札  
統帶而兩員不候調遣卽先失機亦林翼之過也此  
時專靠林翼數百人其何以堪左文襄與公書云  
龍陽大潰之後鳳之肉不足食也三面臨水之地無  
水師接濟豈可紮營公迺收集潰卒退保益陽辛亥龍陽陷甲

寅寇陷常德公率各營繞赴澧州謁蔡先生用錫石

門學署乞勸捐輸濟軍

英杰與蔡氏有媿先生繼室陳夫人年九十餘稱述如此

慮鄉里不靖懇母夫人迻居以避

澧州行營上湯太夫人書云湘事甚

危我家四面受敵萬不可居且看岳州勝負再作計較如不到安化看桃花江上鄉一帶何如按湯太

夫人是時避地石筍見家書

曾公駱公以岳鄂梗塞議分三路進

兵迺奏遣公督趙啟玉各軍出常德

左文襄是年與公書云援剿西

路大事也豈可無一主持之人既以兄任其事矣豈可不奏且我輩此時已拋此七尺性命在所不計則

愜氣受苦惱又其小者矣事到無可如何時不必計較成敗利鈍與己之堪此與否且索性做去爲宜在事一日且做一日除正事外不必多作一想多起一念轉安靜也夜擬札查龍陽失利事意在警鳳以折其驕悍之氣使其有求於老兄或就羈勒經此大江忠大挫之後又須養之時日其氣漸固始可用之

淑自平江剿通城而檄塔齊布由湘陰趨岳州常德寇聞官軍大出遂以六月戊辰朔棄城走岳州戊寅

公逐軍駐之

見家書

時武昌復陷公拜四川按察使仍

命留湖南治軍閏七月戊辰朔大軍克岳州迺議東

征曾公奏調公自隨而駱公終以湘中良將勁卒強

半遠出湖南岌岌憂戰守奏留公仍防岳州

家書八月初三

日羊樓司行營上湯太夫人書云三次奉廷寄諭令林翼專防岳州弟三次則詢何日到岳如何設防之

處由驛馳奏曾帥奏調想不能遂自常德拔營便道

行又兼撫臺奏留恐必留楚矣

省母八月曾公規取武昌塔齊布公請先攻羊樓公

率師往會見曾文正官軍迭勝現籌進剿摺己未曾公率水陸軍遂

克復武昌漢陽公調補湖北按察使十月辛卯受印

崇陽行營督兵搜捕崇通餘匪諭鄉紳舉行保甲團

練不力者罪之癸丑入駐省城城經兵燹民物凋耗

家書與星躔弟書云武昌城中民物凋耗官場盡如乞丐非三五年長養撫育其氣不蘇六十州縣失陷四十七八處公私皆搜括一空巡撫陶恩培委軍事於總督楊需需

託屯廣濟不來公羈紲其閒鬱鬱無所施是時官軍

連克蘄黃大捷田家鎮水師乘勝薄九江湖口寇復

併力踞城與九江相犄角官軍苦戰不能克曾公憂  
之迺奏調公撥兵勇二千人往援十二月公遂率師  
自咸寧東出瑞昌會羅忠節澤南軍共剿湖口屢攻  
梅家洲寇屯迭有勝負水師越湖口攻姑塘者陷鄱  
湖不得還湖口寇反渡江踞小池燒曾公坐船曾公  
懂而免公與羅軍夜夜戒備歲晏不得息而水師內  
江外湖之分亦始於此

咸豐五年乙卯公四十四歲

正月安徽寇酋陳玉成等圖解九江之圍遂擾官軍  
後路東陷黃梅廣濟撲總督楊需營需退漢口假防

北犯名走德安寇遂踞漢陽掠沔陽天門復分黨渡

江西陷興國通山通城崇陽並犯江西義寧

今改名脩水縣

武昌大震曾公遣李公孟羣彭公玉磨率師船還救

文宗慮曾軍腹背受敵諭令分兵援應曾公難之公

以按察使有守土責因自請行曾公遂令率兵二千

五百人益以副將王國才都司石清吉兵四千先後

回援公抵武昌即渡江駐營沌口日夜督攻漢陽無

慮數十戰二月擢江蘇布政使旋調湖北

家書是年二月與靜

娟夫人書云正月十八日到省城中一無所有兄祇宜盡力一戰耳勝亦佳敗亦佳勝則成一時之功敗則成千古之名不足念不必悲也兄已升蘇藩又調北藩一迂腐書生耳官至二品年逾四十祇合如此



古言卷一  
五  
所望夫人爲我善自排遣善養高堂實爲義分之當  
然毋學小人涇涇自守之見而以保全大局爲計則  
幸甚兄如戰勝則亦惟有善自保重萬不輕生又云  
人生在世祇有安心法安心作一忠義人則亦無他  
念矣按公奉詔擢江蘇布政使他書多未載庚戌漢陽寇水陸並出循青

山踰塘角來攻省城兵初才二千至是內外防守軍  
近萬人惟巡撫陶公恩培與署按察使武昌知府多  
山公嬰城守是日公與李公孟羣方逐寇沌口望城  
中火起亟馳救而守陴者遙見黃旗十里外紛紛縋  
城走外兵亦走寇至城下用縋城繩引而上陶公赴  
水死多山公再然城上巨礮不發亦自剄城陷公倉  
卒不能濟師迺折回金口亟集潰卒王國才率兵四

千自紙坊來援屯長虹橋入夜登城亂斫寇城幾復

明日漢陽寇渡江來攻國才見勢不敵亦退金口公

與合屯以自保

見與孔誠甫按察書公自注云是日午前數刻爲兵卒逃潰之時後數刻

爲官民死亂之時紛擾竟日千古奇聞可憐一多知府雲笏僅得見數面耳是月湖口寇

亦由都昌擾饒廣曾公收內湖水師入南昌羅公澤

南從之留塔齊布公屯九江駱公疏劾楊需更調江

忠濟寶勇候補臬司魁聯軍防岳州而令分所部謀

瓊林六百人以益公三月乙丑詔公署湖北巡撫誠

以江北責之總督楊需荊州防守責成將軍官文而

以南岸攻剿專屬公當是時江漢上下皆爲寇踞巡

撫號令不出三十里公退屯金口與彭公玉磨水師

相倚合王國才兵才六千而國才營沌口與水師兵

餉皆仰給湖南曾文正年譜云楊公載福傷病在籍病稍痊湖南巡撫駱公委令招募水

勇為添造戰船赴鄂助勦李公孟羣補臬司武昌三

次淪陷州縣殘破餉源絕文移指撥不時應欠餉輒

逾數月軍無見糧公迺為書告鄰省求助情詞深痛

至汎舟泉交河發其私家之穀以濟軍曾文正懋陳撫臣勛績摺

云一錢一粟皆親作書函向人求貸十不一應至楊發其益陽私家之穀以濟軍食士卒為之感動

需屯德安統萬人糜餉自如猶虞不自保疏請巡撫

駐漢川以杜北竄公上言荆襄扼南北形勝而武漢

又荆襄咽喉自寇據漢陽北岸已形梗塞自武昌復失南岸又復蔓延漢陽循江一路可通荆沔臣若專顧南岸則局勢日蹙計惟有全力亟攻武漢苟獲一城則兩城自復如此則荆襄可固北竄無虞詔嘉勉焉會曾公亦屢寓書以厚集兵力先復武昌爲言公意遂決

曾文正年譜云時鄂軍屯聚德安湘軍回援武漢者爲數無多公屢函致胡公論東南大

勢以武昌據金陵上游爲必爭之地宜厚集兵力以圖恢復

四月楊霈免以官文

公爲總督五月授西凌阿欽差大臣攻德安官文公屯潛江天門閒號北岸軍於是公攻武昌已逾月寇深閉不出而夜啟東門潛出大眾謀鈔官軍後屯公

偵知之辛未遂自袁家河拔營馳回金口築壘未畢而寇果至公先分兵千二百人援漢陽至是屯紙坊者亦先一夕潰留屯兵才數百人心洶愬公迺令何紹彩丁銳義等分途堵禦鏖戰逾時寇引去明日寇復來窺又卻之駱公起楊公載福自湖南募水軍來助引見上公以洪山爲武昌進攻之路城周廿里凡九門今圍攻其一而遺其八力必不支可憂方大迺變計遙攻漢陽議以北來重兵扼涓口蔡甸截其竄襄陽之路濬江堤放水師入湖腹背攻之則漢陽孤而城可破七月遂與彭公玉麇楊公載福督水師往攻

蔡甸克之力戰二十餘日連破寇於大別山平其壘  
然無陸師相輔軍去旋陷漢陽卒不可拔公忿武漢  
久不下八月壬辰復自將四千人渡江思合水師取  
漢陽崇通寇聞公出遂襲陷金口李孟羣營德安寇  
亦糾黨還救阻遏不能進屯麥山時公軍欠餉逾百  
日戊戌寇至公督軍士出竟要餉出怨言強之戰譟  
而犇公憤甚怒馬欲死敵圍人見公意色惡旋馬向  
空野四五轉始鞭之馬逸弗能止臨江迺遇鮑超船  
諸裨將聞巡撫在潰卒稍集合屯大軍山辛丑荊州  
運餉銀三萬至迺嚴汰疲羸率沌口水師及王國才

軍退屯新堤以扼荆湘之路令游擊鮑超赴湖南增

募新兵三千而奏調羅公澤南率軍自江西來援

集遺

卷五十九致鄭譜香書云弟營新集仁鳳兵強而將  
稍弱揚之彪營將則強矣此外亦有兵無將之營惜  
乎以苦心挑練之勇一潰於金口再潰於多山十去  
其三又從而汰之近日不能如前此之強矣從前打  
金口打八步街打蔡店高廟何嘗日中  
有賊多山之潰何嘗非有心可憾之至

於時塔齊布

公新喪彭公玉麐回南康領內湖水師李公孟羣改

陸軍楊公載福初爲水軍總統屯嘉魚蒲圻閒公挫

衄之餘志氣彌厲拊循部曲與均苦樂禮下走卒偵

事早還開營門輒自迎勞於是人人感奮軍氣復振

先是羅公澤南轉戰江西既克義寧因上書曾公陳

兵勢其言曰武漢者東南之樞紐也形勢百倍於潯陽今兩城久爲寇踞而崇通羣盜出沒江西湖南緣邊驛騷竊謂欲制九江之命必由武漢而下欲解武昌之圍必由崇通而入爲今之計宜令南康水師潯陽陸師併力湖口持重勿戰請自率所部徑出崇通取高屋建瓴之勢以圖武昌武昌復東南大局庶有轉機又單騎詣南康言之曾公雖壯其議然以九江新失大將湘軍孤危終莫決也至是迺命羅公率五千人以行羅公析其軍爲三自領中軍以劉公蓉將左以李忠武續賓將右道義寧取通城九月乙丑會



湖南平江勇復通城甲戌復崇陽公聞援軍深入躬

迓之己卯遣三千人循六溪口嚮蒲圻是年致鄭譜香書云羅山

方伯之兵已到林翼派兵至蒲圻迎戰或言祇此三千九百人不宜先進然我是主人盡以難事誘之客

兵非也且廉恥安在成敗利鈍古之賢者尚不能逆觀勝當戰敗亦當戰也援寇數萬爭

趨義寧敗湖南防軍於羊樓寇酋石達開繼至屯壕

頭羅公遣彭三元李杏春往攻兵少戰死寶營副中營營官

乙酉德安寇棄城南下詔奪西淩阿官令官文兼代

之自鍾祥迓屯德安丙戌羅公大破寇於羊樓公疏

聞因坳奏曰秋冬以來寇勢專注於南岸即下游金

陵安徽之寇亦專以裹脅上竄為得計武漢據金陵

陵安徽之寇亦專以裹脅上竄為得計武漢據金陵

上游荆襄爲南北關樞兩湖巴蜀之米多於吳會長  
江之險與寇共之爲今之計其必先練水師斷寇糧  
也明矣通籌吳楚之全局必須武漢得手餉足兵精  
屹然重鎮不致再搖然後水陸併力以扼賊吭事迺  
可圖也因力言楊公載福之忠勇並薦其將校李成  
謀鮑超張榮貴可勝水師將才十月癸卯公自嘉魚  
往勞師率仁鳳彪恭四營按四營官仁營何紹彩鳳  
營周得魁彪營楊再佑恭  
營張寅恭合羅軍七營按是時李績賓將湘右營劉蓉將  
副右營蔣益澧將湘左營唐訓方  
將訓字營普承堯將雲字寶營羅公自將湘中營兼  
副中營其彭三元寶勇七百名則分隸普李唐三營  
又調湖南防軍劉騰鴻所將湘勇五百人以厚其力朝命悉歸公節制  
共十一營西攻

蒲圻而寇眾逾二萬築五屯四柵環鳳皇山屬之豐  
樂門又作浮橋據白羊水以通咸寧公用蒲圻知縣  
孫守信及舉人賀霽若計由間道出公安取據城西  
北鐵山與豐樂門之雞冠山相值寇出不意遽失其  
險辛亥羅公攻城東公率軍攻城西北寇踞壘堅伏  
羅公迺令積薪燒其柵火發寇大奔其夜我軍馮山  
鳴角以驚城寇寇悉遁蒲圻復十一月庚申朔合兵  
攻咸寧敗寇於山坡庚午克之自是武昌以南無寇  
蹤辛未楊公載福率水師克金口甲戌公會師金口  
其日王國才由沌口進駐新灘與水師會之酉公將

六營壁城南堤上羅公則將五營循東路壁洪山南

岡而令九溪營屯金口與水師犄角遺集卷五進攻武昌大獲勝仗

疏云十一月二十六日羅澤南率中左右三營陽營

彪營由紙坊拔營從東路出省城之東駐營洪山臣

率仁鳳南恭四營暨寶營訓營從中路出省城之南

由李家橋板橋駐營保安門外五里墩其西路則令

湖南九溪兵六百名駐金口以牽制之按公軍初起

屢經挫衄比於諸軍為最弱至是寶營訓營皆從公

戰壁壘一新薛福成氏有言羅公亦稍稍分其眾隸

公俾部勒其士卒由是盡傳楚軍規制變弱為強公

與翁祖庚書亦自言得迪庵而兵迺強得厚庵而水

路以通殆始於此役歟李景湖率南營劉騰鴻率

陽營陳玉輝率時武昌寇於武勝門外沿塘角築壘

彪營俱見疏中二座鮎魚套白沙洲一帶亦傳兩壘以護寇舟以阻

我水師於望山門外八步街口營二大壘絕西路金

口饌道又築壘中和門外十字街口阻中路堤上之師建礮臺小東門外謂可注射洪山其東南坵城山坡則作石壘高與城等以遏洪山東路又綴二小壘於中東兩壘間使梗斷往來深溝密柵悍黨守之牢固而不可拔於是羅公建議謂省城雖大可襲取也然非剗削坵近寇壘則不可薄城請悉平之丁亥公遣軍至城南相度十字街壘寇以官軍來攻遽糾黨二萬人列隊出拒羅公聞警亟分軍守屯而自率李續賓劉騰鴻等三營疾馳至賽湖堤分道並進一軍循堤上直攻坵城大壘一軍由堤下踰溝踐涸湖攻

十字街口之壘公所遣普承堯唐訓方見羅軍至佯  
敗走寇乘勢來追遽反鬪而我軍已潛出壘北縱火  
延燒屯館寇無倖脫其追我師者無歸路盡殲之於  
藕塘二小壘同時亦燼我軍往攻埒城大壘者亟循  
城根首尾夾擊尸橫填街中寇敗走遂乘勝追至鮎  
魚套而還是役也連破三壘斃寇四千於是城東南  
寇屯略盡是月石達開自通城入江西迭陷瑞州臨  
江袁州府城遂圍吉安湖南聞警亟議籌兵餉援江  
西十二月辛卯公與羅公作浮橋於鮎魚套率師直  
搗望山門二壘平之乙未分三道攻城城上礮石雨

下士卒多殞羅公下令稍休寇隨出眾數千自塘角來襲敗之於沙湖己亥李續賓往攻塘角壘焚之並燬漢陽門外船廠羅公偵與國寇萬人入城助守也庚子令李續賓率右營劉騰鴻率後營進據小龜山以誘之寇果糾眾繞紫荆山雙鳳山來犯蔣益澧陳玉輝率左營彪營繼進羅公自將中軍設伏殄寇公亦自洪山出師迎敵大敗之寇復於望山門外葺石壘二重左傅城根右接鮎魚套以沮我進攻之路丁未公令諸軍襲破之遂約期攻城己酉公督師寅夜西出花園迂道三十里以攻白沙洲之壘李續賓蔣

益澧由中路攻望山門唐訓方仍循鮎魚套衝其中  
堅羅公循東路攻大東門黎明逼近城根士卒奮勇  
爭拔竹簽木椿緣梯登寇覺紛擲礮石轟擊終莫能  
入壬子李續賓自將往攻窰灣截寇餉道寇見其兵  
少突出萬人循塘角沿湖下羅公率劉騰鴻等出洪  
山東西以抄之前後遮擊陳斃及溺湖死者無算自  
公與羅公迻軍武昌合勢攻寇兼旬之間犇馳雨雪  
斬刈過當環城東城西東南西南寇壘次第剝削殆  
盡惟江岸西北一隅未下雖前阻堅城我軍傷亡精  
銳逾千數百人然李公孟羣亦薄攻漢陽楊公載福



領水師十營選精銳倡勇敢亦以辛卯日自沌口出師會剿往來江漢南北每戰必捷而官文公前軍抵漢陽者與南岸軍相聲援都統都興阿公將吉林馬隊護水師水師夜燒寇船未還都興阿露宿達旦水陸軍羣帥和輯士氣百倍至是寇亦氣奪始嬰城待援不敢出矣

家書是年九月與靜娟夫人書云天下事非無兵可戰迺無餉可籌前已積欠

二十餘萬自多山潰後從新整理每月總需十萬迺可有濟兄自二月以後千方百計總不過月籌三四萬耳平生自謂才大自幼卽狂謂世人皆無才因狂而傲二十三歲以前均是如此因父嚴教卽不肯狂而傲氣亦稍稍除矣三十七以後作守辦一方之事當小亂之時稍展其才而今年之才力竭矣今年之難之苦則竭力盡心萬難支撐矣心中未嘗不愁卻喜性情開展不甚怕死故如此磨折如此艱難形

狀如昔惟鬚髮稍白耳今人十口之家向家長索食則當家者日夜焦勞況以一二萬人向我索食耶況又支至九月之久此後不過再支二月如實難成功吾輩自有守正善道盡一日心力做一日事功而已聖人亦有去兵去食之時而進退存亡不失其正可見聖賢之宜進宜退宜存宜亡自有至當不易之理至當不易之時也浩然之氣象不僅心無恐怖即並無絲毫望念又云今年打三四十仗仗仗皆苦且看此月及十月何如劫數未滿人心日漓大要是亂之初生耳按是時公新被命開府武昌展轉兵間勞瘁萬狀而氣不少屈撓讀此可知其志事之艱矣

是年二月聞從弟保翼攝

貴州仁懷縣卒於官悼痛累日以妹同芝許嫁湘

陰左澂福芝許嫁湘鄉羅兆作

家書與靜娟夫人書云左公景喬爲季高

胞兄託陳堯農求昏可許則以九妹許之湘鄉羅方伯澤南品學均好昔年家至貧苦斷炊迺其常事總以教書爲生以秀才督兵擢至藩司其父八十尚在積德之家也有二子一年十三歲可配福妹乞告老

人速定行止 左氏宗植慎盒文鈔與公書云兒子  
激誼雖媚壻情均子姝年少學淺暫應局戶讀書惟  
性行敦樸他日或望有所成就以無負眷愛盛心文  
定有期嘉禮旋屆我兄方誓師江上與下卒同甘苦  
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之時兩家兒女求心 十月妹  
所安是事簡質無宜坐愛華牕上廛內顧

元芝適善化唐氏

見家書 裴翼撰劉大家墓志云  
女一字元芝善化唐啟珏其壻也

十一月奏調劉公蓉回營以父病辭

其弟蕃是年  
戰歿蒲圻故

請留侍

咸豐六年丙辰公四十五歲

正月庚午羅公逸營洪山絕頂俯瞰城中寇畏偪輒  
發城上巨礮轟擊公以寇負嶠仰攻非策迺與羅公  
議分遣陸師一扼武昌下三十里之青山一扼漢口

下三十里之沙口而以礮船之半駐武漢下游斷寇接濟然終以兩軍兵單遲回未卽行寇屢乘雪夜來犯諸軍亦迭出襲之斬獲有差是時寇帥石達開躡江西自踞吉安後連陷撫州建昌南康三府州縣殘破至五十餘城曾公軍南康文報阻絕迺退駐南昌請亟調羅公軍回援中外交章以爲言文宗以武漢功可期持不許言者益眾詔公與官文公通籌利害公奏言石達開擁老寇二萬又糾合廣東游匪不下四五萬人連陷江西郡縣本境亂民從之如歸蔓延日廣不特南贛撫建可慮浙閩湖南尤用隱憂臣何

敢以武昌一城恣置東南大局而不顧況羅澤南前  
在江西迭著戰功此時待援孔亟固非此軍莫恃乎  
羅澤南之議則曰武漢爲南北樞紐上縮荆襄下控  
吳皖關繫視他省尤重奚獨棄之臣愚以爲南岸各  
軍攻城八十餘日戰士良苦遽行撤調功隳垂成且  
羅軍欠餉兩月江西帑藏亦空卽令剋日回援行糧  
尙煩籌措竊謂平寇之要必得水師肅清江面而後  
陸師無牽掣之虞今臣軍水師礮位已齊火攻亦具  
默計春汎方生寇舟難匿臣當督率將士奮勉圖之  
如旬日未能卽下臣忝膺疆寄責無可諉亦當權其

緩急亟籌餉項分兵赴援羅公亦上書曾公言武昌  
垂克南北岸皆爲我有陸軍扼窯灣水師扼樊口寇  
糧已斷勢難持久大功倖成當與麾下會師潯陽山羅  
遺集是年二月二十四日上曾帥書云以專勢論今  
歲之圍武昌與去歲智亭軍門之圍九江其勢不同  
去歲圍九江江面北岸悉爲寇據南岸東路之湖口  
西路之興國瑞昌亦爲寇據無論九江不可必得卽  
得亦不過一孤城耳今歲之攻武昌北岸南岸皆爲  
我有江面自沌口而上亦爲我有其所未圍者祇水  
路下游一面厚庵正在料理現賊糧將盡勢日窮蹙  
若湘勇遠撤則潤芝中丞兵單不能獨立於南岸不  
特前功盡棄患害難言縱能集水陸軍與厚庵同保  
金口一綫恐又如去秋故事或上犯咸蒲以窺岳州  
其旤不獨在鄂湘亦殆難支持鄂中士民惟恐湘勇  
之去與江右之日望湘勇來者殆無異情況武漢天  
下樞紐我與賊所必爭今垂成而遽縱之尤非策也  
特江西東南腰膂一有不虞東之閩浙西北之兩湖

皆有唇齒之患且南通兩廣賊之詭計每思由湖南江西以通粵中之氣石酋之屢窺贛州殆卽爲此頃派李迪庵兵二千劉峙衡一千迢駐窯灣其地去洪山約十里距塘角以下江岸祇二三里扼之可斷青山陸路之糧水師預備火攻與迪庵陸師相輔或下樊口或出田家鎮寇之水運亦斷如天假之緣兩城克復當卽偕水師下曾公初不持前議正月致羅羅潯陽與大軍會合耳

山書云國藩爲江省計深望閣下之來援爲大局計又甚不願閣下之回援何也凡善奕者每於棋危劫急之時一面自救一面破敵往往因病成妍轉敗爲功善用兵者亦然今江西之勢亦可謂棋危劫急矣當此之時若雄師能從北岸長驅與水軍鼓行東下直至小池口八里江等處則傲處青山湖口之師忽如枯魚之得水江西瑞州臨江之賊忽如釜底之去薪以不援爲援迺轉敗爲功之要著也如閣下仍從通城義寧回援江西則武漢縱能克復恐敗賊從而回竄北岸旣無重兵外江之水師萬無東下之理內湖之水師終無出江之望是同援而滿盤皆滯不援而全局皆生國藩所反覆思維而確見其然者也

迨江西事棘又奏請飭羅公回援

曾文正奏稿卷七有調羅澤南回援

江西片迺是年二月二十一日所上

然羅公念曾公艱危義與同生死

終慮公南岸兵單若果撤圍前功頓棄日夜憂憤督戰益急連月大小百數十戰每戰官軍輒肉薄城下傷亡枕藉二月癸丑遂與公定計遣李公續賓劉公騰鴻率三千人遙屯窯灣而自駐洪山策應其地下距青山十五里上距洪山十二里南距塘角十五里寇見我軍分屯接濟益斷則大恟呼九江寇援益急甲寅李公自將千八百人由廣興洲進攻塘角自洲達城根十里舊爲市廛民居櫛比羣寇伏匿其間李



公分軍爲三令劉騰鴻以後營循堤內湖墻入趙克  
彰以奇右營循堤外江岸入而自率湘右營當中路  
偵知有異迺火草屋數椽以驚寇寇大亂盡出城上  
亦出寇數千冒烈燄犇突李公縱兵奮擊大敗之斃  
寇三千追至城壕而還羅公亦率蔣益澧唐訓方何  
紹彩等攻小龜山寇寇敗去然自是城寇益堅閉不  
出是月湖南大舉援江西遣劉公長佑蕭公啟江率  
五千人取道瀏醴分攻萍鄉萬載先後復其城三月  
己未公聞九江援寇上迺約羅公列陳要擊寇亦重  
門洞啟出眾抗拒其由望山門撲公中路者約萬人

前鋒爲都司周得魁遮擊於江岸斬馘近千其由八步街長虹橋來襲者方與丁銳義普承堯接戰聞江岸寇敗輒駭走入城是日寇以全力來攻洪山屯故由武勝忠孝門出者亦近萬人分踞小龜山及紫荊雙鳳諸山復以三四千人趨鷹嘴閣謀襲唐訓方營而預伏萬眾於賓陽門內城扉虛掩閭寂無聲羅公從容鎮定自以所部中營分布洪山左右令蔣益澧唐訓方何紹彩等分途迎擊李公續賓駐軍窳彎料寇注重東路必下犯北路遂嚴陳以待而令劉騰鴻率隊四成回援已而唐訓方蔣益澧直撲小龜山與

寇麀戰斬殺過當何紹彩率數百人戰紫荆山巔以少擊眾士殊死鬪槍礮既熱則以刀矛接戰撥刺有聲寇勢大蹙羅公聞訊卽率所部中營副中營自洪山馳下唐訓方何紹彩自後奮擊寇遂大敗爭奪門走而賓陽門忽啟萬眾突出直衝羅公軍軍不能退羅公策馬躬拒之三退三進軍幾潰火槍子中羅公左額血霑衣猶距坐指揮竟得全軍還其日李公續賓亦敗寇竄彎公聞訊卽夜馳赴洪山省視而羅公傷重乙丑創發竟薨於軍公先二日往駐其營見羅公氣喘神散汗出如瀋爲之痛哭羅公握公手訣別

曰危急時站得定才算有用之學今武漢未克江西復危不能兩顧死何足惜事未了耳其與迪庵好爲之言訖而瞑迪庵李公續賓字也三軍雨泣湖南江西聞之皆歎息失氣江西士民尤痛悼卽日請爲立

祠李公續賓遂代領其眾仍駐洪山

遺集卷五十九致莊蕙生書云

初八日羅山其頽弟先二日卽駐其軍中與迪庵商定仍由窯灣駐軍洪山代領其眾是日寅刻此軍回洪山而羅公已刻卽逝弟與握手而訣此老道義剛大言不及私卽危因而堅毅不撓喃喃語皆軍國民生之事可入祀廟庭之儒不僅名將也曾文正是年四月江西士民請建羅澤南專祠摺云江西事亟臣奏調羅澤南來援於時道路梗阻自正月以後五次遣使赴鄂迄無音耗至三月初二十九日始得胡林翼細字復書則羅澤南已於月初受傷殉節矣臣以正在用兵之際恐損士氣祕不告人而江右士民

潛知消息咸深痛悼欲為建立專祠以伸愛慕寇既得逞連日於保安門外

新築三壘高與城等礮丸且及五里墩大營公先棹

舟送羅公忠骸於石嘴丁卯遂會李公軍蹋平之營

官周得魁戰死致莊蕙生書云賊因林翼在洪山日

堅守初十日約迪庵助我四營林翼自派六營以全

力破其新壘三垣其新溝五殺賊逾千數百人我軍

之鏖戰自湘潭岳州以來未有如此之苦者林翼

一軍以仁鳳為強鳳之將為周得魁本塔公舊部隨

林翼二年大小百餘戰每戰必先江西建昌寇分股

由安仁萬年東侵徽州而內地糜爛日甚請師日數

至義寧寇復南犯通城湖南防軍將江忠濟敗死九

江寇合大冶興國土寇自武昌縣今名鄂城進葛店謀襲

巡撫大營公念江西方亟而武漢卒不可復迺分兵  
四千一百人遣劉騰鴻普承堯等援瑞州而以曾公  
弟謚愨烈曰國華者領其軍四月丁酉遇寇蒲圻乙  
卯戰勝於羊樓丙辰再戰再破之轉戰至崇通劉騰  
鴻功最先二日水師亦大捷於漢陽初楊公載福迻  
屯沙口也公與密計曰漢陽寇舟蟻集形製礮位同  
官軍其來每依岸外鎖木筏恆避戰不可近宜深入  
襲燒之楊公則乘江漲懸重賞募軍士尤勇者三百  
人駕千石大船實消黃積蘆荻高二丈施火綫誠曰  
待近寇而發違者斬發則亟登三版自救甲寅夜半

東南風起於是楊公親督游擊王明山等七營率大船五十餘艘櫂帆遂行逼寇舟南岸觜屯火發軍士皆自躍登三版或遲傷火及墮水者死哨官一傷勇丁四十餘皆鼓櫂還楊公躬迎勞頒賞於是漢陽東門南門寇舟能戰者二百餘俱燼延燒岸屯火藥衝寇空際墮江水及岸相積明日李公續賓亦率眾五千循江岸護水師水師蔽江下遇寇舟則縱火燒其輜重旬日巡哨掠巴河蘄州揚兵九江城下而還自是寇援始絕武昌漢陽坐困矣五月戊辰九江寇古隆賢領萬眾由葛店油坊領八角領後路來援約城

寇舉火爲號夾攻我營李公續賓謀知之陽爲寇火  
令諸軍嚴陳設伏以待已城寇果出撲各路奮勢夾  
擊古隆賢遁明日追至葛店殲馘過半是月有詔責  
公與官文公遷延老師公上奏曰臣頓兵城下五月  
有餘驅血肉之軀與礮石爲敵傷亡水陸軍三千餘  
人羅澤南及都司周得魁等將弁百餘人李續賓乘  
馬中礮墮地者數矣夫兵易募而將難求四月以後  
迺禁約仰攻分兵咸蒲以取義寧四戰皆捷分水師  
以清下游直達九江臣自率五千人扼武昌南路李  
續賓領六千三百人扼城東路分剿北路水師六營



下駐沙口水陸之賊援絕路窮下游九江興國陸賊  
萬餘分道來援冀可夾擊臣卽豫撥三千餘人戰於  
百里之外且臣歷觀前史李左車之告韓信尙以頓  
兵城下情見勢絀爲戒戰易攻難自昔已然矣臣之  
才力何足言兵惟才有限而志無窮萬一變生他路  
臣亦不敢退怯苟且自取羞辱詔報曰歷述艱辛於  
事何益國體具在亦應寓慎重於其中蓋自是文宗  
知公之志非僅規營湖北已也六月寇復犯葛店以  
蔣益澧總六營往擊破之追犇至樊口會水師燒其  
船復渡江攻黃州十日不克還七月石達開先自江

西還金陵陷江南大營

曾文正年譜云五月江南大營陷向榮張國樑退走丹陽

榮旋卒命和春爲欽差大臣而國樑爲總統

曾文

正金陵昭忠祠記云咸豐三年寇破金陵據爲僞都

向榮爲欽差大臣自湖北逐賊而東至則城陷逾旬

日又繼陷鎮江揚州而都統琦善亦以欽差大臣由

河南進至揚州自是廣西元從諸軍駐金陵者號爲

江南大營北來新集諸軍駐揚州者號爲江北大營

至是擁眾上援武昌號十萬公聞警迺與李公續賓

選精銳五千人於青山魯巷間增築十三壘濬長壕

寬深各二丈以禦之魯巷地狹旁挾兩湖洪山暨五

里墩有三湖枕其後公策寇若窺魯巷必掠船入湯

孫湖南湖青林湖冀襲我軍後屯倘於青山港架橋

以通城寇或拖船入沙湖東湖則亦可徑襲大營迺

與楊公載福謀令挽外江水師三版三十餘艘分布  
諸湖於是陸師迺彌縫無闕官文公亦遣舒保將馬  
隊四百人渡江來助自是月辛未公與李公續賓深  
溝高壘內拒城寇外禦強敵日夜淬厲苦戰兼旬寇  
亦抵死抗拒終莫得窮公方略八月辛卯遂宵遁水  
陸諸軍合勢奮擊大敗之馬隊復追躡百餘里寇犇  
竄疲乏則植立道旁延頸受刃斬馘數千直抵華容  
驛而還自是水陸馬步相輔軍勢日盛

遺集卷七十  
六庚申與曾

沅圃書云二十二日將關內關外各營概行逼近直  
至車經渡而止此軍舒卷操縱府庫倉廩均以水師  
爲根本故前壕後壕安慶宜之他處不然也林翼在  
天平架李忠武在洪山預議後壕迺各於後面十餘

里興工其時惟邢星槎遵依辦理人固笑其拙也石  
逆到後則後壕變爲前壕人又歎其巧此議本出於  
李忠武林翼至今思之有餘情焉曾文正是年與  
劉峙衡書云接胡中丞信知僞翼王石達開往援武  
昌大爲李迪庵所敗聞我軍先期脩壘濬壕寬深各  
二丈該逆來撲我軍堅忍不出待其氣盡力乏彼竭  
我盈然後出而大戰屢以此致勝石逆自武昌久未  
日內必來瑞州尊處亦當以此法禦之

下湖南轉輸船礮相屬於道及是又請益師駱公迺  
檄王公鑫增募三千人往援抵岳州聞武昌援寇遁

迺進規崇通次第復其城

遺集卷十一 增陳軍需短絀片云石逆大股上犯重

勞聖慮飭令湖南救援仰賴天威援軍未至石逆敗逃是此次湘軍援鄂又出自詔旨也湘軍既

進袁瑞獨吉安一路猶虛是月曾公弟國荃自請募  
二千人往迺益以周鳳山新募道勇二千自萍鄉取

安福趨吉安夏廷樾黃冕募捐資其行是為湘軍援

贛弟三路

時冕簡放吉安府知府國荃所部湘勇號吉字營

十月襄陽土寇

起鎮道發兵討捕敗績以唐訓方舒保往隨州土寇

起以鮑超文明往軍至輒散是時官軍圍城逾年水

陸將弁兵勇死傷相積公慮餉絀則兵單終不足以

制寇於是益增募陸師五千水師十營為長圍坐困

之計

遺集卷六十三復嚴渭春書云如六年石逆破走排眾論而特命鮑超於餉竭之時作添兵之

事然而七年之自春徂秋八年之冬力竭宿松亦稍有補實則豫謀於六年之夏季也

以游擊

張寅恭領九營扼青山而以團練四千人伏於村落

以參將張榮貴領四營扼石嘴亦以團練四千人助

之其長壕各寬深二丈外護土城其魯巷壕壘則令  
趙克彰據守與五里墩洪山相聯援寇既三次上犯  
不得逞城寇飢疲食盡勢益蹙十一月丙子公遂約  
武漢水陸各軍合勢夾擊城寇亦遂開各門遯我軍  
分途追躡殪寇萬計其狂奔梟水者悉被截擊殄滅  
無遺公迺麾軍入城安撫難民生禽僞檢點古又新  
等五十四人並黨與悉予駢誅武昌復其日漢陽寇  
亦東走王國才李孟羣楊昌泗等入駐其城捷聞詔  
加公頭品頂戴實授巡撫各將士獎敘有差丁丑李  
公績賓分三道追寇武昌縣水師馬隊追寇黃州江

夏鄉民亦爭起要寇戊寅復武昌己卯復黃州庚辰

復興國水師復蘄州民兵復蘄水十二月乙酉略地

廣濟湖北平

遺集卷五十九與鄭小珊書云武漢倖

賊之久則二年矣此番欠餉已積四月其得倖免潰  
失兩城同復則是天之憐楚非人所能及也現已派  
兵直下以期南岸肅清大約陸師交李迪庵水師交  
楊厚庵馬隊交都直夫三人統帶均有餘力所不足  
者餉耳如大廷飭一強有力者專司餉事不使湖北  
之兵餉爲他人所奪則此後或可有爲所最可危者  
湖北文武將吏無一堪戰守之才倖而得此可憂方  
大至省城淪陷已久文武將吏視紀綱法度漠然無  
動於心所謂悍然罔顧者現已劾去二十人然應劾  
者何止此數道揆法守蕩廢已久蝕國虐民視爲本  
分設歲大飢民不堪命恐揭竿而起者當是時寇帥  
不必粵寇之再至而將盜弄潢池矣

林啟榮久踞九江近復於北岸小池口新築石壘對

峙潯城濬壕環守公謂善禦寇者恆於境外九江爲  
皖贛門戶脣齒相依皖贛一日不寧則鄂亦終不安  
枕且欲速平吳會其道無由

遺集卷十五丁巳圍攻九江疏云臣思南服之

要惟襄陽荊州爲最重大則莫切潯陽明初陳友諒  
據此擾鄂明臣劉基請力攻江州覆其巢穴蓋九江  
未復不僅南昌不安亦湖廣江南之大患我軍卽欲  
援剿皖江吳會其道無由又卷十六九江兵將暫難  
抽撥疏云臣嘗游於江南自荆襄至於武漢水程千  
里自武漢至於九江水程五百里九江之於金陵風  
利五日可至吳楚緊要關樞賊得之可以犯湖北與  
江西官軍得之可以圖皖口與金陵固東南形勢之  
要所當視爲先務者矣昔吳臣紀陟言長江五千七  
百里疆界雖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有  
六尺之軀其護風寒亦祇數處所謂險要必爭之地  
不過荆襄武漢九江湖口耳是今日討賊之略必先  
注意江面而後江西之門

迺令李公續賓率湘軍及



巡撫軍九千五百人陳師九江城下都興阿公楊公

載福合鮑公超

時改陸軍

六千人屯北岸小池口而自居

省城調度公以爲救地方之急證莫如選將醫國家  
之眞病莫如察吏兵事如治標吏事如治本迺敬陳  
湖北兵政吏治曰自古用武之地荆襄爲南北關鍵  
而武漢其咽喉也武漢有警則鄰疆震驚南服均阻  
控制無術昔周室征淮師出江漢晉武平吳久謀荆  
襄據扼長江惟鄂爲要四年之中武昌三陷漢陽四  
陷夫善鬪者必扼其吭善兵者必審其勢今於武漢  
設立重鎮則水陸東征之師恃武漢爲根本大營有

據險之勢軍士無反顧之虞軍火米糧委輸不絕傷  
夷疾病休養得所是則平吳之策必先保鄂明矣  
湖北之失在漢陽無備下游小挫賊遂長驅且東征  
之師孤軍下剿善戰者必傷久役者必疲傷病之人  
留於軍中不但誤戰亦且誤餉若以武漢之防兵更  
番迭代彌縫其闕則士氣常新軍行必利請於省城  
設陸師八千人水師二千人日夜訓練本境亂民隨  
時征討則我常處其安而不處其危矣湖北牧令多  
不得人其已被擾者卅餘州縣元氣傷殘而良莠不  
分其未被擾者卅餘州縣官讎民而民且讎官夫吏

治之不脩兵旤之所由起也士氣之不振民心之所由變也凡下與上交接之事諉之幕友官與民交接之事諉之門丁夫州縣之所謂小事卽百姓之大事也今日之所謂小賊卽異日之大賊也五年大熟州縣迺或報災經臣駁斥在案六年大饑州縣轉不報災又經臣駁斥在案以豐爲歉是病國計以歉爲豐是害民生臣恐湖北之民揭竿而起者不必粵寇之再至而將盜弄潢池矣地方吏治撫臣專責今欲嚴禁陋習與羣吏更始請皇上敕下部臣暫勿拘以文法資格行之數年或可改觀今或疑武漢兩城公私

凋敝城周十里設守爲難臣以爲蚡冒藍縷以啟山林衛文作都訓農通商是在行之以儉而訓之以勤耳苟此而不能守去之他而何益或又以爲武漢收復軍行貴速督撫將兵攻取爲急則前者收復已二次矣況今江西七府俱淪於賊四年之冬僅失九江旁軼橫出可憂方大都興阿楊載福李續賓均已東下臣宜留鎮省城與督臣通籌全局整飭吏治文宗嘉之方官文公之駐軍北岸也兵餉皆自專將吏頗構同異武漢旣克公卽日渡江與官文公相見甚驩約爲兄弟自是諮詢籌度推美受過官文公亦深相

倚重無所疑忌俾公得盡所為一時論者僉謂湖北  
軍政吏治巡撫主橐總督畫行富強實基於此是月  
大軍圍攻九江寇乘除夕糾湖口寇分道來犯李公  
續賓會水陸諸軍大破之 先是湖北軍餉久絀自

公九江回援時在籍主事胡大任 蓮舫 王家璧 孝鳳

等即案揚州例權商賈貨釐準貨值率百分取二設  
局於武昌新堤沙市觝洲施南各處試辦釐金以濟  
大軍餉械亦頗有效及圍城久羅公澤南自江西來  
援水陸之師月需十萬恆苦飢乏乞助鄰省率不時  
至公深憂之 遺集卷三乙卯援師會勦請給四川籌  
餉疏云羅澤南本營及添募寶勇二營

月須餉三萬餘兩而水師經楊載福整理陸師經臣與王國才裁汰水陸尚萬餘人亦月須七萬餘兩加以援兵每月共須銀十萬臣與國才軍無足輕重惟揚之水師羅之陸師實東南數省勁旅若任其久飢則軍心必懈賊勢必張

是年二月以長江淮引阻絕惟恃商販川鹽方舟竝下以濟民食迺檄荆宜施道莊公受祺

蕙生

荆州同知鄭公蘭

譜香

設課鹽局於宜昌沙市

試權其稅而以大任家璧暨善化

今併長沙

周樂

笠西

佐

之

遺集卷五十九致胡蓮舫王孝鳳書云沙市之鹽行意主於我頃得笠西書以每串十九文歸行用

弟思千金之本月可息千金利權太重盡歸之於商僮矣宜昌水運之鹽利通兩省陸路之入行者可抽用水路之不入行者可至鄂至湘官爲權之不得以權委之於僮也若以路過之鹽任其抽行用而無制奪官之利既病於現在之餉擅自以爲制尤苦於楚北之民大不可也如以此爲得計弟當改絃撤帖迺

可弭謗釋爭又云譜與蕙本無短長譜之抽用作公  
費者譜非利此之人欲事之成而姑以餌旁伺之口  
耳鹽務迺官府之所肥惟弟無分先外舅陶文毅前  
督伊莘農不取用於鹽此外凡吳楚之官其不倚牢  
盆爲生涯者鮮矣又與周笠西書云理財之道仍  
以得人爲先以閣下心術正大沙市之釐特以奉勞  
釋人以品剔弊以漸其地方利病所在隨時條列以  
備講求士紳之才品兼優可備國家之寶者尤須敬  
慎以訪求之得一正士可抵十萬金天下事固患貧  
且弱而所以貧弱之故則正氣不伸而僞士得志也  
公皆躬爲部署武漢旣克又推行武穴老河口各埠  
資其羨餘以充官用又請變通部章試行牙帖捐輸  
益務推廣釐金於各府縣市鎮倣劉晏引用士流之  
意招致樸幹士紳佐官董理綜覈精密嚴杜中飽壹  
除稅關衙署錮習

遺集卷六十己未致陳秋門給諫  
光亨書云嘗考古今之跡治世與

亂世不同用而愛民之心則無不同將猶干城也兵猶爪牙也農猶根本也商猶枝葉也欲保楚莫如謀吳欲養兵則不能不任勞怨以籌餉故寬其意於錢漕所以培本計而致厚於農民嚴其法於釐金所以開財原而致力於兵事非獨苛於商賈也商逐末取利厚緡算亦便農力勤取利微損一分受一分之益所以培根本也若如俗吏之志則必以加賦加畝費爲得計是將重困吾楚民矣又卷七十三庚申與糧臺書云爲今日計須爲鄂中速思籌餉之法籌餉無盛德無令問無美譽千古皆然以一人爲藁薦任人洩溺其上或可補救於萬一又云節用莫如少兵而此時兵且日增籌餉之事無論聖手神品總不外斂怨爲德知我罪我任人千秋萬世怨詈而設牙釐一寸救人之心則又千秋萬世不磨者也

總局省城以道員李蔭棻

香雪

總之而稅釐收支之

數日有稽月有攷以轉輸於糧臺道員厲雲官

伯符

知府蔣照

文若

司其出納水陸軍咸取給應付無闕



始公籌餉之法大要有三曰錢糧曰鹽課曰貨稅湖北漕政久敝官民交困是年武昌既復則奏觸江夏等四十六州縣田糧以蘇民因而百年積弊相仍卒

莫能革也鹽課貨稅經紀有方歲入恆數百萬天下

莫強焉

遺集卷六十五與李希庵書云鄂省月餉二十八萬九萬兩造辦軍火鉛丸蓬帳弓箭軍械

脩理船隻又月須數萬金無論如何刻薄殘忍敲骨打髓每年不過三百萬兩有餘然已為自有湖北以來所未有之事去年僅得協餉三十萬兩以外本年僅得協餉十萬兩以內然其後川亂

日棘餉源絀奏乞各省協濟率不應錐刀之末亦且

爭之迺議取漢口閒架錢提州縣契稅以濟軍

見七十三

卷致僚友書

戶部主事閻公敬銘來總糧臺清強有執尤

務節用

遺集卷六十七致莊蕙生書云丹初本領大志節亦堅凝所請六君子當以丹初為弟一

美才又七十四與嚴渭春書云丹初天下正人未得

行其志耳輔翼一年翩然翱翔可為一代人物順則

于清端陳恪勤也變則孫高陽盧宜興也又七十五

與嚴渭春書云丹初能節小物而不能節其大浪費

總在兵多弟之罪也丹初能司出而不能司入

者弟與兄之責也弟之兵多亦有苦處鄂力要苦撐

一年迺可保也又七十七復曾欽使書云鄂餉經渭

春綜核丹初度支尚無浮偽習氣丹初惇篤謹厚尤

屬西方而援贛援皖及防守之兵逾六萬人資糧屏

榛苓也

履皆取給湖北月支軍費且四十萬恆訴積欠則以

銳意東征時紕舉羸故也

遺集卷六十二己未二月致川督王雁汀書云滌帥

一軍鄂濟三萬湘濟三萬以滌公本起義於湘湘頗

足用鄂人則入皖者二萬餘人水師入皖與守湖口

者又一萬餘人其駐黃州者六千人耳代守湖口之

陸師在外通計江皖援師代守之師與蘄黃自守之

師水陸馬步五萬餘人鄂力本不及而念滌公公忠  
 力完楚疆何忍負之故亦勉効月月餉三萬自夏至秋  
 自秋徂春未敢聞也聞湘鄂每月共協六萬之外尚  
 欠三萬奏乞蜀中二萬乞尊處按時協濟近日守彭  
 湖及應援景德鎮之師又系楚中派撥聞賊以七八  
 萬人圍繞滌公所派張道一軍張道僅二千五百人  
 尚完然亦危矣由鄂撥援非鄂力之有餘實江右之  
 喫緊人每言楚人月費三十餘萬為舍田芸人為南  
 田之務廣而荒為微生高之乞鄰與人林翼獨  
 念禦侮必在境外若閉房闔以拒盜終無及矣然理  
 財亦必以得人為本公固汲汲不遑矣

遺集卷六十  
 一己未致李

香雪書云餉事以釐金鹽課為可大可久之謀然此  
 二事在人而不在法此番力請壽山回省欲與閣下  
 細商分局人才預防中飽也總局分局之根本必在  
 寶善堂此須大著精神則財與才迺不竭又卷六十  
 二與李香雪書云釐局招引私人其弊頗大弟用許  
 多鄉人除周壽山外究無一人即曾少固邢星槎周  
 笠西均四年冬間延訪而招致者分局之員未知此  
 心亦不能如弟之心無所倚應請札飭各局凡非撫

署及總局所委凡假託撫署所引薦者應分別去留  
精意簡汰其私引子弟入局則直當懸之戒律矣

是年奏薦左公宗棠韓公超將才

原奏引見  
弟一卷

八

月金陵寇內亂楊秀清韋昌輝皆死石達開出竄安

慶

咸豐七年丁巳公四十六歲

襄陽土寇既先陷房縣正月連破竹山保康興山遂  
陷宜昌時征兵四出無可調遣適李光榮率川勇三  
千人回華陽官文公因留討捕光榮至中途爲叛卒  
所戕軍潰與寇合增遣巴揚阿唐訓方軍往剿禽匪  
首高二先磔之襄樊平先有議撫者安襄鄖荆道羅

公遵殿以告公公卒不以爲然而事亦遂定

英杰家藏羅公

上公書云唐守各軍由西北鄉徑剿河口賊先自上  
游偷渡無人逼其去路訓勇血戰馳驅鞭長莫及賊  
勢雖蹙而鄖房均穀之間山徑崎嶇驟難撲滅現有  
去年德安投誠之馬有功者常道因信其說令其招  
安不知王士望高二先張文治等皆漏網巨猾遵殿  
恐常道受欺已與藩司密函止之一面確探賊蹤相  
機剿捕遺集卷八十四咨巴副都統籌辦受降事  
宜云貴副都統並未與賊開仗而預存一撫賊之見  
是非撫賊直恐爲賊所撫耳戊午都興阿公攻小池寇壘平之二

月安徽寇由小池犯黃梅都興阿公用知縣單瀚元  
計空城誘寇騎寇果由二郎河撲城都興阿公先令  
多隆阿鮑超設伏城西南白麾馬隊連環鈔擊寇馬  
驚寇墮地相踐踏無生還者是月曾公國藩自南昌

會師瑞州尋以父憂歸劉公長佑軍新挫於臨江撫  
建寇並出湖南亟遣王公鑫率岳州軍往援李公元  
度亦退屯貴溪寇軼福建邊江西大震武昌迭經兵  
燹克復後瘡痍未蘇喁喁嚮治公於是壹意振興早  
作夜思百端待理雖病痢數月而治事不少懈

公手批羅

公書云時事艱難惟正人君子不可多得無論有才  
力短長事境順逆惟有努力幹去之一法卽如弟下  
痢兩月面如削瓜然不敢言病者徒貽君王之憂無  
救身命之急故不爲也公又何必自謙而自疑也諸  
葛之不計成敗利鈍可見君子固有敗時鈍時聖人  
之進退存亡不失其正可見聖人亦有亡時退時凡  
事之難爲者天也其不可不爲者人也

裁通省浮勇以節糜費設武漢

重兵以固根本嚴查保甲以靖姦宄慎選賢能以資

蘇息設清查局查被寇後州縣倉庫錢糧交代設節  
 義局表章歷年殉難官紳士女設軍需局籌備東征  
 軍士器械餉糈提挈綱維宏織畢舉尤以天下大患  
 不在水旱盜賊而在人心苟紀綱不立是非不明則  
 既亂終難衰止迺劾鎮道府廳州縣數十員與僚屬  
 更始獎廉懲貪崇實黜華抑犇競尚廉恥於是官士

承風稍知吏事矣

遺集卷五十九丙辰與周笠西書  
 云上路由前之說取廖鑄臣王麟

洲足下賀月樵懋樞文任吾希範羅仙可登瀛牟皓  
 升嗣龍鍾雲卿謙鈞方卓然黃虎卿諸公之已可倚  
 任者為之倡然後各從其類以茹進不過二三年正  
 氣必伸楚地可大治澹與蕙與譜固弟所深信密保  
 者也 又戊午致嚴渭春書云陰雲不食土費志行  
 甚高嘗恐陰雲博愛善應酬貧難自立今則不計貧

而毅力奉公湘人志氣日趨於上矣 又卷六十已未致李次青書云邢星槎署安陸誦聲冠楚吏實可爲吏治之準繩國人之矜式惜弟左右無人營務不理蓋弟處自有星槎而吾之左右皆正人四月以後仍當調之入營也 又卷六十三致羅澹村書云周壽山署煩難疲玩之缺以試其才自可因事造就近年才志均好然愛人之道以嚴爲主寬則心弛而氣浮幸嚴以戒之來示以近月同通州縣來鄂者多爲慮此時指省者均以湖北已治已安矣欲享清閒之福以遂其稻粱之謀世俗之情固不足怪此中人才豈可以一人之見一筆抹倒應請分日分起不可旅進旅退轉致勞神而不可考核應停其照例稟見促膝並坐與之緩談事理久之則浮僞者其本末立見而稍稍可用者姑志於心以待試用或亦披沙揀金之一法乎然此事頗費眼力須全副精神隨事貫注迺可有準耳 又卷六十五致兩司書云宜昌以陳守洪鍾委署爲是安常處順循分供職必可不負也佐雜必不能不循資格不循資格則司中吏胥高下其手而撞騙萬端司中於循資序補挨委之餘只須訪拔其聲名之尤美參劾其貪鄙之太甚者便可整



飭惟州縣有民社之寄斷不可僅守資格要缺必須  
遴員差委例得酌量如謂林翼等有私林翼願執其  
咎而不敢辭林翼昔年從政見天下之督撫藩臬一  
差一缺無一不照例而行卽無一不挾私以徇且瘠  
苦煩難人之所棄者則尙有輪補輪委之人而肥美  
滑甘則皆捷足者所得懸一例而預謀於例先更變  
一說以圓通於例外例實足以快其私而不足以杜  
一切之弊也蓋輪補酌補輪委酌委本有兩端之可  
趨可避而顛倒之心上下之手則仍在督撫藩臬耳  
昔在黔湘見藩臬某某開口便言例如某公在湖南  
無一事不照例實則無一事眞照例凡京官有所囑  
託或吏有所賄求如鼓答桴其應如響京信朝至司  
牌夕懸苞苴夜行委札晨發甚有不出省門而獲盜  
十名或數十名專意請託而記功十次且數十次者  
矣故曰循例迺適足以快其私故林翼願破格而以  
一人執其咎也按公自移節黃州日治軍書無暇察  
吏故一以誘之司道然其論治之精當時  
實無有與之頡頏者因略錄數則於此

三月辛酉

多隆阿公鮑公超循小池口下剿克段窰丁卯又大

破寇於宿松獨山鎮毀其壘七斃寇四千多隆阿功最是時皖北寇熾桐城兵潰詔遣安徽布政使李孟羣援廬州公分兵二千五百人資其行自武漢旣克我軍銳師東討安慶寇酋陳玉成則逞其故智糾黨數萬人由桐城窺羅田蘄州黃梅廣濟蘄水旁軼橫出圖解九江圍且撓我援皖之師於是調王公國才進攻宿松迻鮑公超防黃梅而令李公續賓分兵駐小池以拒四月丙戌李孟羣道羅田擊英六霍山寇敗之遂克英山庚子李景湖等敗於羅田景湖戰死餘眾退保蘄乙巳小池口寇出攻官軍屯多隆阿公

敗之於渡河橋燒其壘二十一五月唐公訓方合陝  
西軍攻武當山禽匪首黃大成襄鄖肅清時大軍困  
於九江李公績賓迺益作長壕三十里塹城東南增  
軍固守閏五月羅田寇犯廣濟南及武穴鮑公超多  
隆阿公於十里鋪作大壘寇亦於蘄東北望天畷作  
屯各相持伺隙陳玉成復犯蘄州時安徽連歲旱蝗  
聞湖北麥稔左文襄是年與公書云湖北麥收甚盛此亦憂勤之意所致天道與人心無一息之隔能憂勤則人心轉而天即隨之此不易之理也迺裏脅飢民十數萬徑  
趨蘄水氣暴悍官軍敗潰退屯巴河武昌大震公親  
蒞黃州視師選精銳授方略圖再舉六月寇復來窺

以石清吉屯黃梅停前驛孔廣順王國才等屯廣濟  
大河鋪寇分集蘄州張家塆蘄水劉公河遣邢高魁  
舒保唐訓方等禦之大小五十餘戰士氣益奮楊公  
載福亦遣師船入廣濟內湖焚其浮橋鮑公超進攻  
意生寺亡兩營官破寇壘十九蔣凝學復敗之童司  
牌王國才迻營失火被燒死七月庚辰朔多隆阿公  
鮑公超破寇黃梅西黃蠟山夷其壘四十八斬馘五  
千庚寅舒保攻寇黃岡東敗之於時寇勢猶盛公迺  
檄李公績宜自瑞州回援丁酉與何紹彩唐訓方等  
分三隊再戰上巴河寇先攻左軍紹彩奮鬪竟日莫

能決續宜迺卷甲草山抄寇屯紹彩軍不利日晡將  
退矣顧見公立馬陳後軍士皆驚躍赴戰呼聲震天  
地訓方軍亦鼓譟乘之李公軍從後奮擊寇大犇平  
壘四十四進軍斬水遂追至廣濟西寇走太湖宿松  
湖北解嚴是月援江西軍克瑞州劉公騰鴻中礮殞  
湘軍將王公鑫亦相繼歿於樂安湖南連喪名將撫  
建吉寇勢復盛八月癸亥李公續宜克小池口公迺  
馳至九江與都興阿公李公續賓楊公載福會商進  
取之策九月己卯朔還鎮武昌李公續賓憤九江久  
不下念非襲破湖口終不足孤寇勢丙戌遂密約楊

公載福彭公玉麀水師剋期夾擊而自率精兵北渡揚言往攻宿松其夜更南渡伏兵湖口北山是時內湖外江水師阻於一江咫尺不得合併丁亥平旦彭公玉麀率全軍分三隊出湖楊公載福臨江口發礮應之寇併力拒湖內軍彭公則令三版相繼出寇度船當經石鐘山下崖石高下與船身略等卽輦巨礮崖口一發中前船殞營官一人彭公則令回船前者僵仆後者繼進更番迭戰霎時駢尸山積莫敢言退或諫曰驅士卒血肉之軀與飛火爭命非法也彭公勃然曰兵興五載水陸軍血誠勇猛之士冒鋒鏑膏

原野者何可數計且湖北江西郡縣殘躪人民被屠戮者奚止百萬若不破此巖險則久困無生理今日固致命之日也義不令士卒獨死矣鼓而進之寇崖礮轟多銅焦迸裂礮者震死三版爭銜尾直下與外江水軍復合歡聲雷動於是盡燔沿江寇舟而官軍船輒爲鐵網牽絀篙楫岸寇復叢火槍來攻忽李公續賓伏軍揚旗鳴角傍湖口城蔽山下寇驚愕失措遂大犇其夜三軍合屯李公又射火城中寇大亂空城走梅家洲屯寇亦走要擊盡斬之是役也斃寇無算我軍亦傷亡九百餘人自湘潭用兵以來未有

如此次之血戰者遂克湖口丙申進攻彭澤水師爭奪小孤寇屯庚子寇遁走復其城遂克望江東流公慮孤軍出境統率無人思爲勝保福濟和春所牽掣以水陸將領悉曾公國藩舊部欲倚以平江南迺奏請起復曾公督師以一事權詔未許命公親往公以漕糧爲湖北大政請留整理允之初湖北有漕州縣凡三十有三額征北漕正耗米十六萬三千石由丁船兌運通州南米十三萬八千石有奇則以供荊州滿營及各綠營兵食清白嘉慶後州縣漕糧浮折官私取給百餘年來東南諸行省積弊相同鄂尤難詰



迨頻年阻亂漕船停運部議石納銀一兩三錢而州

縣浮收如故監利江陵等縣竟至倍蓰

遺集卷二十  
五請旨革提

違章徵收之知州疏云湖北錢漕積弊自道光二十年後歲額徵不及半江陵監利等縣則自道光二十年後額徵不及二分而浮收之數則每石竟至二十餘千爲通省漕弊之最

逋欠日深官

民交困公怒然憂之是時駱公秉章方巡撫湖南亦苦漕敝用幕客左公宗棠策首減湘潭浮折推行各縣輒效公自九江旋省迺集僚吏晝夜籌商決計倣行以甦民困遣糧道張曜孫等周歷各縣問民疾苦斟酌情形分別刪減復明定章程刊布遠近使胥吏無所欺隱因上奏曰湖北有漕州縣額征之米多者

一萬餘石少亦二千餘石或數百石不等北漕南米合征分解其徵收米石謂之本色以錢折米謂之折色其徵收折色多寡不同有本色多於折色者亦有折色多於本色者有全收折色亦有本折各半者其折錢每石或五六千或七八千或十二三千或十五六千竟有多至十八九千者其浮收米每石或五六斗或七八斗竟有加至二三石零者此外又有耗米水腳類別分收卷票由單據米號錢多方需索民力幾何奚能堪此而州縣則有所藉口也從前漕運道通丁船婪索免費不免津貼固無論已卽現在停運幫

費可省而糧道有漕規本管道府有漕規丞倅尹尉各官俱有漕規院署有房費司署有房費糧道署及本管道府署書吏各有房費此冗費之在上者也又有劣監刁衿包攬完納其零取於小戶者重其整交於官倉者微民目之曰蝗蟲更有挾州縣浮勒之短分州縣浮勒之肥一有不遂則相率告訐甚或聚眾哄倉名雖爲民請命實則爲己求贏官命之曰蝗蟲費凡此種種蠹害無不於州縣取之其派撥南米則由州縣自運荆倉或交本色或交折色其交本色者正耗米外尙需雜費多金其交折色者石米或索銀

二三兩不等要之費未繳足米故遲收此冗費之在下者也夫州縣既多冗費勢不得不向糧戶浮收州縣既有浮收勢不能不受刁民挾制於是大戶折色之價日減小民折色之價日增土棍豪衿把持耗蠹奸胥猾役舞法侵漁州縣吏雖略有收半皆耗於上下冗費而國家維正之供往往徵不足額則相率捏報災歉藉緩徵爲騰挪而漕政因之益壞百餘年間東南數省大致略同而湖北則幾有不可挽回之勢今疆土倖復民氣凋殘若聽有漕州縣仍沿從前舊習必至民困難甦有負皇上軫恤元元至意臣九

月自九江回省卽與藩司馬秀儒臬司羅遵殿署糧道張曜孫署武昌府知府嚴樹森漢陽府知府如山悉心籌商立意減漕以紓民力竊謂欲禁浮收當先革冗費現已遴委道府大員馳詣各縣體察情形破除情面刪冗費以澄其源定折價以清其流通令州縣飭吏遵行刊布示諭俾民易曉庶弊去太甚道貴因時元氣固則百脈俱蘇卽國課充而軍儲可裕易所謂窮變通久此其時乎然積重難返弊且百年利之所在人人爭起揜覆之一旦矻其癥結拔其根株取官吏中飽舉而還之於民奉之於公將必有疑之

怪之且從而謗毀之者臣愚以苟利於國苟益於民  
卽孰殺之歌在所不恤臣忝膺疆寄錢漕是臣專責  
漕弊一日不清卽臣職一日未盡疏入詔嘉勉其年  
冬令旣出民情歡悅輸將恐後公悉心鉤稽日手一  
冊逐縣比較官吏有怠玩者輒劾罷之

遺集卷五十九戊午西陵

港致鄂中僚友書云前出署時曾以錢漕徵解比較  
冊託之顧子山應請速查報解完欠分數吾輩作官  
如僕之看家若視主人之家如秦越則不忠莫大焉  
林翼必擇其尤玩者特劾之天下之好劾人者林翼  
是也天下之至不好劾人者亦莫林翼若也此意請  
稟之藩糧先以弟意函飭札飭能成全一分亦是美  
事其不願成全者則亦無可如何耳行之期年計爲民間歲省錢一百  
四十餘萬串爲庫儲實籌銀四十二萬餘兩又節省

提存銀三十一萬餘兩於是湖北百餘年漕政宿弊

盡革輿頌翕然遺集卷二十五是年十二月有辦理漕務大概情形片又戊午六月有奏

陳漕務辦有成效疏並章程六條一有漕州縣覈減向日浮收之數分別折價所有由單券票樣米差

費等類概行革除一折收北漕照部定每石一兩三錢之數共正耗銀三十一萬四千餘兩並津貼幫

丁兌費六萬八千餘兩均解交糧道庫暫行提充軍餉一各州縣折解南糧每石酌定一兩五錢共應

解銀二十萬六千五百餘兩除支發滿漢各營兵食外尚餘銀八九萬兩存留藩庫備災緩撥補之用

一漕南水腳及隨漕等項銀兩現因漕船停運均解交道庫報撥並暫濟兵餉一糧道以下各官漕規

及各衙門書吏雜費概行裁革一漕南折價民間輸將自易毋許各州縣稍有蒂欠至將來運河脩復

仍設法辦解本色應令隨時體察情形覈辦遺集卷六十已未致羅澹村書云承賜寄秋門先生所言

漕糧改折較徵本色為難查天下漕弊小戶交折色大戶交本色小戶折色者與國及鄂省三十餘有漕

大戶交本色小戶折色者與國及鄂省三十餘有漕

州縣均係以錢折米未聞以銀折米者小戶交折色愚弱良善書差欺壓數至倍蓰向來監利每石折至三十六串文江夏每石折至十二三千文其餘每石至十欠千十九千文者積弊已百餘年至於大戶則以本色完納書吏不敢盈取州縣用費不足則以小戶之有餘暗爲取償是湖北二百年之虐政亦天下有漕省分之積弊也嘗謂不侮鰥寡不畏強禦者仲山甫是也侮鰥寡而畏強禦者今日州縣書差之於錢漕是也經某於七年痛加刪減三次奏定一例改折大戶小戶是紳是民較若畫一奉旨嘉獎經部覆準並經通行有漕省分以爲準則翁二民先生江南大戶也深以此法爲可救民而利國姑卽湖北一省而論自去年一律改折痛加刪減之後每年減收民間之錢一百六十餘萬串倘能行之十年藏富於民間者可一千六七百萬串鄂民安得而不富乎秋門先生一省之望也卽不爲興國計獨不念通省大計其藏富於民者爲數甚鉅乎又卷七十八庚申復李少荃書云湖北錢糧向不過每兩收至一兩四五錢而止故不能大爲刪減漕價實減去大半如收每石十三四千內有本色若干圍扣勻算作爲七千復



從七千中再爲刪減州縣無所藉口大約每年所減  
於民戶者百八九十萬串而章程本內及奏章均祇  
約略言減百餘萬串從其少者言之不欲盡情宣露  
取快於筆墨間也皖南北之地丁除每兩收至一兩  
四錢或一兩四錢餘者應請不必再減其每兩收數  
逾一兩五六錢者應酌減漕米兵米應以五千二百  
文一石或五千文一石爲酌中今擬參酌湖北前法  
而加以精意北漕提庫銀一兩三錢外提兌費銀一  
兩必不可少少則異日漕務辦不動又另提兌費津  
貼二錢以作歲荒補救不足及道府衙門陋規又預  
備河運海運規費計算尙餘一千數百文以八百或  
一千歸官以二百歸書差如尙有剩餘歸入兌費津  
貼亦可一併歸州縣亦可兌費及兌費津貼須勻入  
考成內核算如不隨交兌費卽將漕米正額收數融  
算少收考課迺嚴正漕一兩三錢亦恐異日米價不  
敷運費不敷不得不如此預先安排兵米應提一兩  
五錢耗羨水腳在外又可另提補荒銀五六錢例定  
兵米不可缺少而歲歉緩蠲其米價須國帑彌補應  
否五六錢算處細酌之其兵米給綠營可支每石七  
錢旗營每石加二錢作九錢皖南有無應解旗營兵

米尚待詳查其例支本色一季者仍每石支七錢所  
餘均歸於軍餉此事若行則所補於國於民者不可  
限量刻下大益於民大益於餉將來辦河運海運均  
可以兌費之餘津貼承辦則改折之事卽奉行不改  
奏章三分章程一本坵覽如採及芻蕘實可挽八百  
年之頽波而蘇億萬人之生命按李文忠是年釐定  
皖南漕章上書詢公方略公於病中代爲規畫歷舉  
湖北情形告之曾文正嘗稱公綜覈之才冠絕時人  
讀此書亦可窺見大略矣 監利王子壽柏心漆室  
吟集有詩其序云咸豐七年秋中丞益陽胡公有減  
漕之令觀察張公仲遠持節行郡國所過延見吏民  
遂定其議此大計也非止取便一時將爲國美利萬  
世無窮已異日國史志食貨必有取焉詩曰楊炎變  
兩稅法簡號爲美庸調併歸租農病自茲起國家都  
范陽轉粟東南倚沂江入河淮挽舟數千里官吏暨  
漕卒萬弊萃穴螳凡用十六金迺致一石米濟運歲  
治河費尚不在此自從盜賊興三農棄耒耜益以水  
旱災追呼困欲死賦額踰經常大權在府史上蝨國  
穗秸下飫民膏髓中飽歸若曹毒倍萬封豕烏虜我  
農人安得飽妻子桓桓中丞公百戰靖南紀拔出水

火民惻然閔瘡痍定議除倍征權衡協張弛疾痛既  
 用紓京坻亦以庠使君贊大猷酌中共一揆攬轡持  
 節行郡國遂歷抵所至延吏民詢謀衷諸是民無杼  
 柚空官不乏公使令下流水原歡聲徧遠邇漕敞數  
 百年蛆食未有止中丞與使君改絃迺更理一旦清  
 其源沙汰江河洗決策排羣言定力岱衡峙迺知經  
 國猷弘毅大賢恃水激則生湍法敞必復始兩賢與  
 時遭回幹亦何駛他日輦輕齋漕河兩可止歲省費  
 無涯利垂千萬祀咸豐七年秋權與自楚啟吾儕見  
 寬法浩蕩樂無比將欲補食貨才匪孟堅擬作詩美  
 兩公賦法志原委上有稷契臣康哉今可族 又是  
 年贈公詩三章云崎嶇功復楚顧盼氣吞吳赤羽當  
 朝寄丹心稟廟謨令行王景略政寓管夷吾近喜寬  
 征賦閭閻樂轉輸巨猾盜江東滔天羿浞同不聞膏  
 斧鑕何以懾姦雄獎率桓文業龕除侃訪功四方今  
 引領仗節屬元戎秣馬趨鍾阜麾舟搃建康腹心先  
 潰裂支黨自消亡不待收溢浦無勞  
 救豫章煩公決奇策為國作鷹揚

十月江西寇由

浮梁都昌窺彭澤令李公績宜率九江圍城軍五千

人禦之十一月宿松寇窺蘄太湖寇竄二郎河都興

阿公鮑公超唐公訓方等分途迎擊連戰皆捷是

年正月撫同祖弟斐翼長子子勛為嗣家譜名之鏞字少芝生二

歲其本生祖母彭太夫人命為公嗣湯太夫人呼之賜福故左文襄祭公文有兼省福郎語也家書云

承繼之事如母親及陶夫人以為相宜男自願成全此事我祖榮祿公願復教養之恩至高至厚此萬世

不能報答者此子為祖之嫡派固所願也乳母宜精選以篤實正派不苟相品端莊身體結實為尚即重

價男亦願之遺集卷三十戊午陳請終制疏云臣終鮮兄弟並無子嗣上年撫同祖裔孫為子年甫三

歲門祚單寒劬勞罔極喪葬之事別無委託之人從弟楓翼自益陽來視

公十月湯太夫人就養武昌陶夫人挈嗣子並至

時太夫人八十三歲公晨昏趨侍甚樂家譜太夫人至武昌公郊

迎入節署門人朱榮實獻將母賦蔣照撰跋略云太夫人或加餐公則大喜輒舉以告僚屬蓋其誠孝鬱於中遂流露於不覺也

奏獎興國州隱逸萬斛泉宋鼎鄒金粟 從弟斐翼入縣學

咸豐八年戊午公四十七歲

正月六安寇南犯宿松太湖寇東竄蘄州張家塆連營數十里英霍寇亦竄羅田以唐訓方多隆阿等分拒之二月安徽寇合捻匪犯河南圍固始商城告警公先遣舒保率襄陽馬隊二百名迢駐麻城至是迺抽調九江圍城軍三千益以興國防軍五百人命舒保將之往援聞石達開竄踞河口將由廣信窺衢州

公念浙江東南財賦區海運漕糧上供倉庾倘杭失則蘇亦不保亟以書告左公預商保浙之計西安將軍福興退守廣信公疏劾之而密陳機宜請飭李元

度率軍自貴溪繞道赴浙以遏寇鋒

遺集卷二十七是年二月密陳

浙江軍情疏云據江西布政使龍啟瑞函稱粵賊石達開竄江西鉛山河口地方賊數二萬以外聲稱欲竄浙江又據函稱於二月初一二日盡數東竄云云故與左公預商保浙之計而奏請飭李公率所部平江勇赴浙並由鄂籌銀萬兩資其行糧据曾文正年譜似又從曾公請也左文襄是年復公書云前書屬爲保浙之計未知所答今夜思得一策聊復陳之石賊圍衢志不在衢得杭與湖衢將焉往取道富春桐廬順流而下實在意中不但杭危蘇亦危矣爲今之計宜令厚庵派營官兩三人率所部攜數月糧徑赴鎮江入常州泛太湖直抵杭州遏賊入蘇之路旣可少紓並咨和帥派勁勇數營赴之庶吳越之交有

此一枝得力水軍尚有可恃潯城若復迪庵自賊後躡之如撫建速復湘軍亦當簡派數營與之周旋或者平吳之策亦即在此

三月李孟羣敗寇於六安全金家砦寇由了角山一日夜連百里趨麻城丁亥陷之迺亟調商

城屯軍回援寇麇集逾四萬舒保以三千人苦戰十

日公日夜徵發批答恆二三十起寢食幾廢增調鮑

超何忠駿唐訓方六千人以李公續宜統之見遺集卷五十

九與周笠西書四月丁未大破寇於麻城平其壘五十八壬

子李公續賓用地道攻九江城克之林啟榮踞九江

六載號堅忍能軍塔齊布公羅公澤南為名將併命

力攻亦卒不拔至是李公塹城東南作長壕困寇湖

口既克寇勢益孤然食罄則嬰城種麥以自給其守  
愈暇李公迺於磨盤洲鑿隧道佯爲攻城具以疑之  
公亦增募新軍更番往代三月地雷發城崩數丈寇  
併力堵禦李公則令軍士日夜穴地迤東而南卒轟  
其城是日官軍登陴分門截擊殲寇二萬林啟榮死  
于亂軍有辨識者磔其尸凡圍城十有六月寇壞散  
出城者楊公載福彭公玉麐督水師扼之北門俘斬  
無遺論功加公太子少保銜諸將士各獎勵有差自  
是李公威名聞天下戊午寇從光山陷黃安麻城丁  
卯李公續賓自將援黃安五月丙子黃安復戊寅麻



城寇亦遁當是時湖南援江西軍深入次弟克撫建  
 各名城贛東西境獨吉安未下而陳玉成石達開兩  
 酋出沒皖豫之交狡焉思啟表斜五六百里皆與湖  
 北毗連勝保驕伎與袁公甲三均號大帥兩人兵弱  
 不能禦公深憂之念大軍東下非先清皖豫不可迺

亟分兵代守九江

遺集卷二十八請飭沈葆楨回九  
 江辦理糧運片奏云九江西扼武

昌東引皖口而湖口尤為彭蠡之咽喉漢書所謂結  
 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強弩臨江而守者誠為切中  
 形勢自昔經畫江南必以此為重鎮矣亦應由鄂省  
 分兵代守鄂省以五萬三千人戰於江皖之境不僅  
 兵事無分畛域即  
 餉糈亦不容推諉而奏請飭李公績賓乘勝渡江進

軍六安先規皖北再圖皖南以期節節掃蕩文宗嘉

之詔加續賓巡撫銜軍入皖境得專奏浙人官京朝者以李公前授浙江布政使因奏請飭赴本任欲倚

平寇詔詢公公仍執前議

曾文正與公書云迪公留鄂極是爲天下計爲湖北

計均須先清皖豫

六月駱公以江西大定迺從公與左公議

調東路撫建蕭啟江張運蘭諸軍援浙江奏起曾公國藩統之議湖南北月各籌銀二萬餉其軍奏上而朝旨已先下適相符合曾公聞命卽行戊辰舟過武昌留節署八日與公熟商大計曾公嘗言公才大心細故事無鉅細必虛衷商度公亦竭誠代謀每談輒過夜分曾公旋進駐貴溪期會師鉛山河口已而石

達開自浙竄福建遂議改援福建七月廬州陷李孟  
羣敗潰迺定議以李公績賓全軍援廬州都興阿公  
攻安慶甲申公母湯太夫人壽終節署太夫人就養  
武昌剛八月至是寢疾不逾十日

疏中語

奄忽棄世公

躡踊哀號乞官文公據情代奏旋奉詔著照軍營例  
穿孝百日期滿仍署理巡撫並賞銀四百兩治喪其  
湖北巡撫印務著官文暫行兼署如胡林翼扶柩回  
籍著再給假兩月竣軍務完竣準其補行終制以遂  
孝思公聞命感泣遂以八月癸丑扶柩回益陽先期  
四日具疏籲懇終制不許九月癸酉朔湯太夫人之

喪抵斯千里第左公宗棠劉公蓉並來唁公左文集湯

太夫人哀辭云生與吾母同德與吾母同春秋八十

四得天獨豐夫儒臣子人雄平江漢鏖武功巍巍大

國一品封勛勤貴樸宣慈風一病十日歸幽宮帝賚

銀幣榮其終福祿攸崇養更隆哀哀鮮民湘上農書

此敬誄自公憂歸海內有識者僉謂公身繫東南安

危不當拘牽文義致誤事機宜奪情起復以副中外

之望曾公國藩寓書情辭尤摯曾文正是年與公書云自聞尊庭家艱寸

心彷徨如有所失欲勸閣下權宜奪情則非夙昔以

大賢君子相期相佩之意欲聽閣下執經守禮則侍

與彭楊二李諸君失所依倚不審季高希庵立議云

何又書云頃得次山壽山信知秀帥出奏時埒陳閣

下一身關係安危甚重不知出自何人手筆想尚得

體年來新造江漢皆閣下心手厝注知人之明用人

之專所致恐中朝或未盡知若從大處一為抒寫使

眾人知時流中有如此襟懷氣局不與倉卒成功名

權宜就事會者相等庶與閣下力求醇樸平實之旨相合又書云討賊則可服官則不可義正詞嚴何能更贊一語惟今日受討賊之任者不若地方官之確有憑藉晉宋以後之都督三州四州六州八州軍事者必求領一州刺史唐末之招討使統軍團練防禦處置應援等使遠不若節度使之得勢皆以得治土地人民故也然離土地人民而以奉使自效則介而離山碣而失水亦恐不足發摠偉抱又書云湖北事勢日以浩大非先生強起終恐敗壞頃讀慰留諭旨似亦難於固謝是年致李迪庵書云官帥奏請潤帥於百日後強起視事不知潤帥肯爲蒼生行此權宜否潤公聰明本可迻入霸術一路近來一味講求平實樸質從日行俗事中看出至理來開口便是正大的話舉筆便是正大之文不意朋輩中進德之猛有如此者其於友朋純用獎藉而箴規卽寓乎其中一旦以憂去位不特公事棘手吾輩亦少切磋警惕之益又復李希庵書云接周壽山信得讀諭旨及官帥綿將軍前日奏章以朝野官紳軍民倚望之殷潤帥實以不遽去位所全較大然潤帥近日扶持善類力挽頽風於人之邪正事之是非剖判入微不假借

有權術而不屑用有才智而不自用皆大過人之處  
兩奏皆未能道著一二潤公之識不肯輕言奪情吾  
輩愛之深者亦何能輕以相強也又與左季高書云  
潤公到家否渠再造江漢糜爛之區變爲富強意量  
之遠魄力之大中樞似尙知之未盡守制不出自是  
正理然以時勢物望揆之又似非得終請者弟處之  
事自潤公去位全局皆呆恆自哂也又一書云潤帥  
不出自是天理人情之至惟勝帥總統皖事不知迪  
庵能伸縮自由不受牽掣否設有爲難之處非潤公  
不能扶助而安全之也又一書云鄂兵日增而餉源  
日減非潤公強起恐終不濟住署與否接篆與否均  
不甚關係緊要所爭在簡新撫否耳然以潤公之威望  
才氣羽翼旣成亦非他人所能牽掣造寶塔者合其  
尖或者少從權宜終濟巨川乎又與張仲遠書云來  
緘論胡宮保事酌古準今理明詞達卽日當抄一通  
寄益陽與之熟商細釋孔子所稱從其利者吾弗知  
也似苟非從其利者聖人猶將許其舍禮而行權後  
世不講此心之謀利與否而概援一權字以自覆往  
往爲史氏所譏或稱陰規起復或稱風某某奏請起  
復覆轍相尋難以安溪之賢而彭古愚之彈章不能

無登於青簡鄙人去歲遲疑審慎蓋亦自慮其從利也胡公之關係安危百倍於鄙人若因皖北之挫而強起則其非從利者較然無疑公愈益悲痛遺集卷五十九是年致鄂中僚友書云奪情起復名教攸關天下之患不在盜賊而在風化已則尸位何以教人籌餉籌兵在日前屬急務而自大端論之則此僅末務也秀峯宮保寬仁博大推誠待人羅澹村莊蕙生均極一時之選其廉正勤明他人莫及至都直夫舒輔廷楊厚庵李迪庵均冠世名將但令鄂省不缺其餉皖省不撓其權必能指日成功此鄂事可以無慮者也倘以熒熒在疚之身尸戀官位林翼之心愈悲矣

賓軍敗績於舒城三河鎮李公戰死文武官士同殉者殆六千人湘軍燔焉都興阿公亦退屯宿松官文公亟奏起公一日公居喪幄忽急卒馳書至公發書大慟仆地歐血不能起家人皇駭良久始甦按公恭報起程

日期疏云臣於十月二十五日葬母卽於十一月十二日起行則聞三河敗耗在二十五日以前特不能明定其日耳又據與嚴渭春書云始滿百日卽馳拜父墓匆匆返里以七月十一日始喪推至卒哭爲十月二十一日是展墓歸卽聞變也

益陽十八里五龍山用百人八日畢役十一月甲申

偕姚紹崇

桂軒

等五人啟行

遺集卷六十己未復孝感縣文南邦書云所開

資才如張子已延爲家師夏與姚與田與金攜手同行夏尙未到徐硯農贈以行資入京會試按五人皆與公同縣自泉交河涕泣登舟阻風洞庭八日下教僚屬

曰林翼此出勢處萬難蓋出則非禮不出則非義出則於事未必有濟不出則於心大有不安與迪庵共患難交最深聞難不赴非友也且值時會艱難叨竊



官位若藉守孝以遂其推諉巧避之私鬼神鑒其微矣惟既以兵事出當馳往下游治兵爲先借受印信不過籌調餉糈董戒州縣耳斷不敢冠蓋堂皇偃然自處此次挫敗不在兵少一月連克四城俗士驚喜以爲兵將如虎如熊殆將飛而食肉林翼早竊憂之四次寓書相戒每克一城中傷千人攻堅爲下策已犯兵家之深忌得桐城勇丁有私獲則無鬪志矣兵不可貧亦不可富不宜無傷不可過傷夫戰勇氣也當以節宣蓄養提振爲先又陰事也當以固塞堅忍蟄伏爲事尤必以智計爲先迪庵爲人木強敦厚安

重不遷設遇盛時必爲周勃之勳今則四顧茫茫無  
可委託賊何日而平楚何日而安乎希庵至性戚戚  
於心設其父母因悲感而召之設希庵異日負兄骨  
歸湘則鄂中大將殆虛無人且此次道府州縣副參  
千把死者千數百人人人才殄瘁甚此爲甚卽如丁篁  
村其治兵智略稍遜而忠勇不欺卽欲求此等裨將  
亦不可再得而何伯凝劉星槎之初入軍營留備將  
選者同時殉難殊可憂傷

按丁公銳義字篁村長沙  
人世父敘忠以篤學淳行

有名于時公嘗稱其一門孝友家世儒宗伯凝名裕  
江蘇宜興人候補同知爲秦撫曾卓如所薦引以八  
月十五日到鄂公於十三日回籍攜其子保三到營  
數日竟同殉難公始終不曾一面故言之尤痛也星

槎待考此鄂事之可慮者一也自昔周瑜陸遜陶侃柳

仲郢均撫交廣或兼白帝長沙零陵等州郡以數州之富養兵不過五萬人今則一鄂而供征兵五萬人之食賊不可了事不可止處此時勢而不能去弱留強去奢從儉設一旦有水旱之災民穀不登甌亂之來不在賊而在勇矣夫在上者以養人爲職能養者爲仁不能養者爲暴人至飢餓則必不畏死苟悅不云乎人不樂生不可齊之以法蘇軾不云乎賒死之與忍飢等耳此誠千古治國之至言姑卽今日湘鄂較之湘中鹽茶百貨月計可十五萬所出不過十萬

鄂中入僅多數萬而出迺多至十餘萬湖南失守地  
少倉穀尙有存者鄂中幾無粒米之存荆襄爲天下  
險要又頓以不耕不織之重兵不知已捐穀若干石  
若以錢貨爲重而輕倉廩在樂歲則可狃於便安然  
豈近憂遠慮之道哉意欲廣捐穀之招徠以治其標  
而又寓屯田於防守分汛之營以固其本公等明於  
古今之略爲我詳思而核議之夫言貨則月少十五  
萬之銀言食則一省之大公家無三五日之糧然且  
以爲安也與燕雀處堂何異此鄂事之可慮者二也  
天下以盜賊爲患而亂天下者不在盜賊而在人才

不出居人上者不知求才耳鄮侯治漢文若佐許武  
鄉治蜀景略圖秦其得力全在得人蓋無一時一事  
不以人才爲念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以衛靈而不喪  
國以武氏而能治天下其效可觀矣鄂吏貪庸者卽  
令以范六丈一筆句去亦恐前去後來猶吾大夫也  
於事何濟竊欲旌獎一二賢才以爲表的庶使中人  
以下勉而從焉鄙人之於求才亦頗至矣然樸實之  
士狷介之守尙有一二求其識時務具智略負奇氣  
者亦不數覩深思其故由林翼器局之小鑒別之疏  
不足盡天下之才夫人才隨取才者之分量而生亦

視用才者之輕重而至我之分量窮極夫天下古今則必有天下之才應之某之不才誠竊自媿古人必使各舉所知立賢無方者亦欲以此推之人心之公庶幾博求而有得也鄙意編列條目徵求事實飭司道府各舉所知其有賢才異能必須度外汲引者另列一格均以公牘舉薦竊謂此爲治鄂之大事今鄂中人才安在求賢之方略安在此又鄂事之可慮者三也又與僚友書曰楚軍倡義以來如江如羅如李如劉如王均大將之選江忠烈才氣無雙可以兼督撫而有餘尤爲楚才之最大者不數年凋喪殆盡其

生此數君子者所以明人事之當然其卽生卽滅迄無成功者是則天運之自然然則天意蓋可知矣賸此滌生與不肖之林翼又奚以濟楚軍旣全覆於皖是卽林翼平日所謂兵勇之氣如孺子戲豬豚然當其盛時千錘不破一鍼之隙全豚皆消也此時若卽逃將潰兵濫收濫應卽三五年亦無成效不見賊則已見卽潰矣應俟到營與希庵熟商定議此時如以滌帥率師圖皖則楚疆可稍安

別抄本公自注云湘撫力陳改道圖皖之

謀已拜發矣

第恐中朝游移不早定策迨皖豫全失迺更

督責晚矣曾記迪庵每克一城林翼輒作書相戒惜

軍中無智謀之士為之贊助一蹶不復再振傷哉欲更求此厚重木疆之大將忠誠剛毅之名臣豈易得

哉辛丑行抵武昌駐宿糧臺

是年致僚友書云不張蓋不設儀仗不入署前

已明言之應面商一二日馳入希庵營中或借糧臺一宿或宿舟中均可惟萬萬不准糧臺及州縣供應天下做大官人視州縣供給為天經地義必力矯之至借受印信此為地方餉項營汛呼應起見於我心仍飲恨十二月壬寅朔受印與官文公敘論兵事及之至

三河諸將失律之罪己酉遂渡江駐黃州與李公績

宜菟軍實察夷傷養生弔死撫舊募新於是軍氣始

蘇壬子奏陳李公績賓功績

遺集卷六十與左季高書云迪公之郵極優奉

朱批詳覽奏牘不覺隕涕惜我良將不克令終尚冀其忠靈不昧他年生申甫以佐予也璞山無此殊恩



此豈文字之不如我耶 並請卹三河桐城死事道員孫守信等

及副將李存漢以下三百二十人劾營官敗軍者總

兵趙克彰等八人其失律戴罪者懲責有差以糧臺

餉軍遲深自咎責請戶部主事閻文介敬銘來主之

歲莫馳赴宿松與將軍都興阿公等商略進取之策

己未元日復左季高書云到宿松與都面議仍暫返

黃州定期即進途中遇雪節候未春深冀年穀之豐

補我才力之短佳節思親私戚不釋除夜輾轉待旦

踽踽獨行無可與語得二十日四更手書心為稍慰

是年二月左澂夫婦至武昌省問 左氏宗植慎齋

書云太夫人慈輿抵鄂後澂兒與令媚以久疏定省

時切瞻依茲承手召欲其中春來鄂既得暫伸其孺

慕又得親承夫教言已 十二月作祭李迪庵文一

命其夫婦束裝以俟

首按公詩文不多見茲從湖南文徵採錄附此烏  
乎我公一代純忠仁者之勇儒將之雄公生之始  
惟嶽降靈正氣爲骨厚德爲形日忠日孝積之百年  
積久而光篤生名賢生有奇骨敦厚如勃肝膽沈雄  
口舌木訥樸如新息晚成大器誠如涑水腳踏實地  
公處於鄉幽潛不彰曾公倡義迺起戎行惟羅惟謝  
與公頡頏率其子弟赴難豫章初戰不利謝公先亡  
臨淮代將西平視師吉水廬陵延望公麾既至  
所向披靡遂由衡桂至於巴陵既定湖湘進克鄂城  
縱橫掃蕩三千餘里半壁山顛十萬賊壘公所部兵  
五百人耳前鋒始交勝負莫測公師躍入十邊十決  
岸赭江紅飛毛灑血采石順昌詎足擬此湘軍之雄  
自公伊始公迺不矜粥粥無能言簡意重淵默雷聲  
山不言高海不言深潯陽渡江馬首遂東弋陽大戰  
信州奏功義寧轉門來援于鄂余時困厄氣羸力薄  
鼓聲不鳴賊氛甚惡公來生我楚人倚公爲命  
以至於今百戰奇勛芒刃不頓萬賊嬰城凍蠅自困  
乃建長圍以斷賊糧妖禳夜落將星無光丙辰三月  
羅公云亡哀疏入告天子改容誰堪大任授公元戎  
以我卒伍隸公麾幢軍謀鉅細一秉於公公賤權謀

接士以誠公審賞罰制事惟明萬幕無譁六轡不驚  
 軍律暇整莫與之京困獸猶鬥羣梟來援公所經綸  
 動中機先既決長渠遂取城闔以定江漢以復斬春  
 時方饑饉野無青草五月無糧一飯不飽公軍於潯  
 強寇在門人或躡爭公軍無言人之欲食誰不如我  
 公往撫之如腹自果人之欲衣無衣則寒公往煦之  
 如續自温匪法所制惟德之純賤貨尚義君子之軍  
 軍勞不恤我心獨悲疆吏無狀使我士飢嗟我有位  
 無即於荒毋營私橐以裹行糧甬勉同心貧也何傷  
 狐嘯於城免藏於窟溢口之氛六年莫遏蓋抱獨勞  
 奇謀自靖渠塹十重湖連千頃鐵騎雲屯戈船夜警  
 天陸四張檻獸莫騁賊在彭湖狼狽相需一夫當關  
 如虎負嶠公有奇計潛師夜趨聲言宿松返旆石鐘  
 將軍天人莫測其蹤賊在蘄黃蟻附鴟張批亢擣虛  
 以救潯陽公兵渡江肆應不遑軍興九年額兵虛設  
 無正無奇不缺則折譬之解紛勢禁形格孰拊其背  
 孰搯其吭彭湖之戰惟公知方賊陣如蛇縈左拂右  
 賊性如犬利進鈍走惟公兄弟角前倚後斬黃之役  
 功迺不朽百道並攻萬雷齊發江流沸騰山城迸裂  
 公麾先登一鼓殄滅執訊獲醜焚巢掃穴九江之功

於今爲烈惟帝念功車服以庸毋掣其肘專奏九重  
毋撓其權大官是崇哀此皖民汝往孳之兵怯賊狂  
汝往治之公拜稽首受命不辭公性至孝望雲思親  
書飛雁帛淚墮綸巾公讀家書誨言肫如義先君國  
恩後庭闡王事多難無念爾私公聞有命感泣獻欷  
公之專征一軍四分眷念江楚公心獨仁固知兵少  
不忍惜身固知賊多不敢違君四城旣下道無留者  
急援廬州何其速也狂賊十萬乘我於危血戰千里  
力盡而疲我聞其時星隕如雷愁雲四合毒霧爲霾  
胡天不弔罹此閔凶帝曰吁嗟王臣匪躬億萬斯民  
巷哭相從嗟我棘人母喪返里負土未成大變奚起  
出山非禮在山非義涓埃無補金革無辟始聞公死  
將信將疑中夜旁皇若忘若遺公豈死耶吾人何依  
斯人不出吾誰與歸疇昔之夜大風披帷天容慘澹  
沙石亂飛我公至止冠帶巍巍笑言旣治顏色若怡  
握手勞苦歡若平生忽忽自驚疑公已薨欲言未言  
悲不自勝公曰否否我豈其死討賊之事在吾與子  
餘音在耳荒雞初鳴蹶然坐起憂心怛怛雖死猶生  
公之忠魂魂兮歸來活此黎民與公共命醜顏尙存  
釃酒爲奠灑淚爲詞英靈如在尙其鑒茲

六十已未與李次青書云前撰祭迪公文之字句  
儘有不妥而氣性淋漓卽此一端或尙可辦成一  
事耶其文質地頗美乞老兄同滌文點定又書云林  
翼學問文章原至淺薄迪公之祭文以夜半起坐悲  
憤而成應請滌公改正數十字同林翼之奏刊成一  
本傳之通都藏之名山或可藉人以傳文耶曾文  
正己未復公書云新正二日展誦惠書知歲杪有二  
郎河之行又承示祭迪庵中丞文字挾飛鳴之勢而  
筆含哀憤之聲讀之令人增友朋之重迪公真不死  
矣左氏宗植與公書云迪庵中丞才德威略一代  
偉人閣下誅祭之文則一一皆躬行心得之言淳意  
高文不獨義法韓歐已也嗟我有位無卽于荒毋營  
私橐以裏行囊黽勉同心貧也何傷此國家中興藥  
言亦惟先生允蹈之至出山非禮在山非義涓埃無  
補金革惟辟以閣下處臣子兩難之際公誼私恩委  
曲誠盡猶復自視欲然如此自非忠孝仁義之至不  
能爲此言尤  
敬服無已也

胡文忠公年譜第三卷

咸豐九年己未公四十八歲

正月丙子仍返黃州行營

新正五日回營見復姚桂軒書

二月都興

阿公請疾以軍事諉副都統多隆阿公當前敵廷旨欲公入皖公覆奏曰臣維湖北黃州一府形如圓甌其東南爲黃梅與太湖宿松接壤其東爲蘄州蘄水又東北爲羅田其北則麻城黃安皆與六安霍山潛山英山商城固始相接地形遼闊策應控馭爲鄂皖適中之區是安慶廬州六安未復以前宜於黃州設立重鎮不僅目前形勢當以黃州爲根本也都興阿

養病宿松臣於十一月往視正月回營後卽選精壯  
二千人馳赴太湖合之多隆阿鮑超唐訓方蔣凝學  
各軍數逾二萬下游兵力不爲不厚其留黃州六千  
人隸李續宜者類皆創殘之餘尙須從新整理近據  
英山羅田等縣稟報賊眾數萬分竄霍山六安繞出  
黃州之北窺伺上游臣慮下游兵勢偏重一隅倘賊  
竟從六安直犯黃麻則距太湖大營五六百里而距  
黃州僅百餘里若賊或更上趨則德安漢陽均形岌  
岌臣卽於二月十二日移營上巴河隨機防剿自度  
以六千人獨當一路或可支持或竟分股竄擾當卽

咨商督臣官文將軍都興阿撥軍回援此近日軍情也惟是軍興九載鄂之謀皖亦已二年而訖未能得勢者無他備一路而虛一路賊乃得乘間抵隙狡焉思逞也卽如七年官軍併規宿松賊從蘄州張家塆伺隙竄入八年力扼太湖於張家塆駐重兵賊又從商霍上陷黃麻各縣是官軍注重於前賊必轉襲其後官軍每仰攻挫銳賊轉以餘力乘虛往事已然前車可鑒今石牌太湖之賊又堅伏不出狡謀可知臣愚以爲必保鄂然後能謀皖必謀皖然後能平吳然謀皖非三道進兵不可鄂中防剿江皖水陸馬步已



五萬餘人又協濟侍郎曾國藩水師彭玉麟各營通計月需餉三十六萬除本省自籌外仍月欠十餘萬兩欲添兵則餉糈難繼欲分兵則統將乏人湘中將才如江忠源羅澤南李續賓王鑫近年凋喪殆盡而地方吏治亦待整飭亟宜訪求延攬以圖賢才輩出共濟時艱蓋官吏得人則利源可開將領得人則疆土可保兵事吏事固相爲表裏者也竊謂征皖之師必須求統將才略過人者分爲三路期以歲月責其成功臣宜暫駐黃州養賢致民愼固不失庶收得寸得尺之效文宗韙之先是石達開自福建復犯江西

南安崇義土寇應之是月南安寇自崇義出陷桂陽  
留防軍將蕭啟江遂收其城石達開大眾悉數竄入  
湘境人馬行六日夜不絕連陷宜章興寧郴州今改  
期取道湖南以窺鄂蜀沿邊大震駱公亟調蕭軍由  
吉安回援而飭劉公長佑集新寧舊部備寇曾公國  
藩以閩境無寇遂自建昌迤駐撫州李孟羣戰歿廬  
州捻寇益散掠河南於時寇帥陳玉成還江浦留太  
湖寇數萬與多隆阿前敵諸軍相持公日夜焦思終  
以三路統將乏人爲慮聞劉公長佑罷軍歸又其部  
下有李明惠江忠義劉坤一三將亟訪求之

曾文正  
是年與

左季高書云印渠部下三傑峴莊吾未得見味根孚  
吾則非湘軍諸營官所及不特弟思致之卽潤帥亦  
求之若渴已而湖南告警劉公長佑不果來獻議者至欲

劫左公入鄂

遺集卷六十與左季高書云鄂人言不  
必急求黃子春亦不必急求印渠部下

三將惟有劫丈來鄂位以薇柏則子春諸公不期而  
會此計爲鄂謀則忠且異日不肖他徙鄂尙可保其  
用意亦頗深遠特不肖亦湘人耳疑莫能決公疑莫決曾公謂當以湘鄂

爲東南根本左公不可動搖迺止三月公念湖南事

亟非竭力馳救旣且及於川鄂迺大發水陸馬步各

營回援

遺集卷三十三是年覆奏征皖孤軍未可深  
入疏云湖南永州八屬徧地皆賊勢且侵及

衡州寶慶先後撥去水師四  
營陸師四營馬隊二百名

而寓書左公謂宜堅壁

養銳厚集兵力

是年致左季高書云此時大計應以  
扼險自固堅壁養銳伺釁再動三月

兵力可集再堅持二三十日固嗇堅忍迺可用也若以新到之營乍爲嘗試則萬人亦不過數次敗仗而已矣乞公速取唐秦王之禦劉武周宋金剛薛仁果宗羅睺之法開具始末告之峴莊印渠非厚集其力慎養其鋒不可破此鉅賊也又此賊以中下之兵接仗而中權後勁伏於陳尾輕而不整勇而無剛者遇之必敗此亦可預告峴莊也長沙之城必可無虞攸縣茶陵迺賊所注重蓋必騎交界之山脊以爲可東可西之計亦深知官軍於交界處所戰守不能自主防剿均不得勢故也計此賊必害湘中半年總之軍事必有所忍迺能有所成地方必有

四月石達開遂

聚圍寶慶湖南官軍四萬人亦皆聚屯寶慶連營亘

二百里

遺集卷六十三致秦撫曾卓如書云石逆竄郴桂勢頗張大巔公以左生謀倉卒召發壯

丁三萬人鄂中復派馬隊水師及步兵四營以助之湘人連戰於外壯士之替代假歸者踵接肩摩卽倦將之栖遲故里者不下數百人呼之卽出期月成軍遺集卷七十三庚申與嚴渭春書云湖南自咸豐四

年滌帥起義之後至九年而賊乃復至庫有六十萬  
之餘餉又加以士民捐輸七十萬兩有江西湖北假  
歸遣散之將弁勇丁故一月之內能糾起七萬人以  
與石逆抗鬥然尚恐其不勝尚借力於鄂中之水陸  
以益之吾輩試思鄂若有五月李公續宜以母病假  
事本省能頓添數千人乎  
歸湘鄉 是年與羅澹村書云希庵母病思子頗切希  
入不如及此夏令准假三月弟思人子之事莫大於  
思親見面一月心安理得此後爲國宣力必更專一  
不紛弟是鮮民 遂令率所部五千人渡湖回援 是年  
何忍重違其意  
揆帥書云欲自守於境內不如助剿於境外助剿則  
兵少而功倍自守則備多而力分管見不如及希庵  
假歸之便卽派湘軍撫標精銳五千人從岳州湘陰  
益陽取道邵陽以剿寶慶一路之賊希庵所居鄉村  
距寶慶甚近陸軍從岳州到寶慶必在希庵到家後  
二十日公誼私情兩得其宜且周寬世等尙可附益  
二三千人以此精銳搏戰當可破滅一路救隣美名  
也湖南橫逞意氣不應爭者必忿爭而以厚道待之

大度處之盛德也賊多而不守城則戰事必多如能  
剿除一股則湖南之受賜不必說卽湖北江西亦可  
免十年之憂大功也一心奉公人未乞師而予以精  
兵一意保民不忍使脅從之眾久陷賊中變爲戾種  
消東南數省之隱憂此又陰德之尤大者也 遺集  
卷六十六是年八月致袁午橋書云當湘事告急舍  
希庵則無良將可以統軍而林翼亦別無他將可用  
勢逼處此不能不顧上游林翼發兵後僅領餘兵二  
千人黃州城守蓋兵將已全付於湘中 而以水陸諸  
萬一賊至僅以嬰城自固爲長計矣 軍悉統之凡援軍萬五千人月饋餉六萬不以煩湖  
南是時湖北餉倚川鹽四川富饒甲他省獨未被兵  
議者迺爭言防蜀且以曾公國藩頻年笞兵無疆寄  
爲未竟其用於是城圍兩月公又慮寇若分竄常德  
永順以窺夔涪則長江上游險要盡失湖北當首蒙

其既迺說官文公密奏請詔曾公援川冀朝命畀以

總督

見遺集卷六十

四致官揆帥書詔惟令督軍無後命七月壬午

李公續宜合諸軍大破寇於水田鋪寇循東安走廣

西寶慶圍解迺班師時湖北布政使羅公遵殿方擢

福建巡撫入京陛見公以察吏籌餉精力難勝且衰

經之身泣官臨民尤用心疚遂奏薦羅公自代而願

一意討賊自效疏入留中羅公旋迻撫浙江曾公既

奉命防蜀八月由撫州啟行將率軍進駐宜昌

遺集卷六

十五致錢萍砭典試書云石逆南竄鄂蜀上游暫緩須臾滌帥既以宜昌駐兵自陳蓋恐為主人所嗔也刻下荆宜鼎澧尚無他虞不便以有用之兵置之宜昌無用之地擬商之滌帥揆帥即合力謀皖戊

申泣黃州公留之行營縱談八日夜合肥李公鴻章

亦來謁公

是年與李筱荃瀚章書云滌帥十一日來黃州縱談數晝夜論天下近事殆徧令弟

少荃接談甚密直抒胸臆馨效如洪鐘按李文忠是年授延建邵道不之官留居曾公幕府曾公

之駐建昌也駱公會奏陳軍情緩急請飭迓師援安

徽及是公迺畫圖數十紙指陳形勢曾以客軍孤懸

愈非計且安徽寇合捻寇蔓廬壽議留曾公併力謀

皖愆官文公復言之有詔俞允九月己巳曾公迺自

武昌回駐巴河

遺集卷六十六致袁午橋書云滌村正大光明今之儒者林翼已舉以自

代而朝命至今未至蓋滌公陞見或自處於謙讓也實則滌公籌餉而林翼司兵兩有所益若置之八閩則負滌公矣滌公奉命入蜀八月十一日行抵黃州敘談八晝夜官揆帥又以併力謀皖上請天語兩許



之虛涵萬象不下十成斷語滌公現往武昌與揆帥  
 籌進止留皖則與兵事有益入蜀則與鄂皖餉事有  
 益然林翼獨力必不能舉皖則深望滌公之合而滌  
 公月餉十五萬僅鄂中月給三萬此外遲遲不應又  
 深望滌公之入蜀此老有諸葛之勛名而無其位有  
 丙吉之大德而無其報軍興以來公與滌公及小浦  
 先生所處遺集卷六十六致莊蕙乙亥公親往視師生嚴渭春書云夏令苦  
 為獨艱耳熱久不乘馬有髀肉復生之感昨是月多隆阿公破  
 兩日馳至巴河微肆手足之勞耳

寇石牌寇虜集太湖辛卯曾公詣公營規畫大計於  
 是迺定四路征皖之策曾公循宿松石牌以規安慶  
 為第一路多隆阿公鮑公超循太湖潛山以取桐城  
 為第二路公出英山霍山以取舒城為第三路李公  
 續宜由松子關出商城固始以規廬州為第四路是年

九月與莊蕙生嚴渭春書云爲皖計爲鄂計須將巢湖以南之州縣克復然後併力規畫巢湖之北及澠上各州縣則用志不紛迺妙於用蓋巢湖之界限亦頗如洞庭之界鼎澧岳鄂彭蠡之界饒廣南昌九江也假如賊伺武昌繞道南昌上游迺可轉入武昌九江之地其勢固甚難巢湖以南之宿松太湖望江懷寧桐城英山霍山潛山漸次規取復并力於廬江迺以重兵屯於桐舒六安以規廬州則巢湖以南十州縣迺可守而不失蓋以水師入巢湖巡防則陸兵可省而遂得以專力於澠上澠以東尙可緩圖巢湖以南南必須努力此天地自然之界限即行軍自然之次第去冬舍廬江不謀舍桐城不守所謂自詒伊戚也沉圍九月中旬可到滌帥似宜由石牌以規安慶援賊大股當在江浦六合其上援約太湖糧竭欲潰之時援賊之來必以另股從六安霍商固內犯以搖我邊陲以牽掣我東師應以勁兵良將如希庵者從此入手以多鮑從太湖規潛山桐城以林翼從英霍會於桐城以四路分進而均以桐城六安爲總匯俟安慶得手以分規廬江水師入巢湖即以桐城爲老營糧臺運道之總局蓋四路進兵則無隙可入不必以重兵

留防運道 曾文正是年致公書云前日因循未及  
 赴黃州昨夕定今日成行而又風雨交作矣自占英  
 霍山險之路而以沿江平易一路讓鄙人此公之盛  
 德而鄙人所最難安者面商之事此為弟一惟撫標  
 各營與希庵各營處處黏連一片勢難拆分希庵既  
 居商六一路則大燾不能不居英霍一路侍雖欲辭  
 易而居險而事理不甚切當且細思賊所必爭苦戰  
 不休者適在太湖桐城大關等處此為弟二路今多  
 鮑所占者也蕭浚川來亦擬調歸此路合多鮑蕭唐  
 四人萃於弟二路則兵力極厚可以更番少休台端  
 專轄三四兩路侍專轄弟一路至此路正兵屹立不動  
 轄之且不時撥生力兵協助之此路正兵屹立不動  
 餘三路皆當以奇兵論 而調度諸軍兼籌轉運則推  
 不審蓋籌以為然否 公任之 是年致莊蕙生嚴渭春書云運道分四層滌  
 帥一軍循石牌最易鮑居弟二層較難林翼  
 居弟三層已是萬山之中用夫多而用力勞是為更  
 難希庵之軍火由麻城英羅運去其米糧由商固採  
 辦尤難之 奏既上漕運總督袁公甲三慮兩淮寇棘  
 難者也

勝保翁同書屢挫衄請飭湘軍取道光固潁州繞出  
懷蒙以遏北竄詔詢公公與曾公以應俟軍進固始  
體察情形對十月庚子偕副都御史錢公寶青同訪  
曾公於巴河留一日與李公鴻章談論夜分於是大  
舉攻寇太湖曾公令諸軍壁石牌而自移駐黃梅公  
亦增余際昌等九營助戰守先奪潛山之天堂天堂  
縣互二百里萬山叢薄外險中夷循東南出水吼領  
則潛山循東出龍井關則桐城循東稍北出曉天則  
舒城又北則霍山固皖北一奧區也寇初不知爲天  
險及踞三河始知之至是官軍據守寇氣奪僞報注  
重於此

見致曾滌帥書 潛山知縣葉兆蘭介唐結民兵立五營為官

軍轉運屯軍益固 是年十一月致曾滌帥書云始議

入直探虎穴因而石頭嘴不能不駐一軍因而不免深

園亦不能不駐一軍查天堂一軍不可撤退不萬

民性命可憐鄙人聲名可畏且異日不進桐舒則已

若猶有志於舒桐則我軍循山外而圖人賊匪負山

中而伺我如芒刺之在背如鯁骨之在腹心牽綴我

師跋阻不前理也亦勢也且昔年都多鮑盡力於宿

太而林翼獨勞心於兩蘄及張家塋且勝且敗崎嶇

兩年有餘林翼之功少罪多而林翼之心力則獨苦

矣張家塋失則蘄水蘄州廣濟黃岡均震此鄂境山

中之情形天堂不失則異日潛桐舒之軍行無阻人

固不得而喻

甲子公自黃州拔營駐蘄南陳德園十

其苦心矣 遺集

一月庚午復迢皖邊界牌石曾公亦迢屯宿松 卷六

十七是年致莊蕙生書云弟之迢駐陳德園為太湖

代謀耳太湖之事援賊不至主圍而使之飢潰援賊

若至以二軍扼楚疆之西北以二軍專打援賊雖近於弛圍而所全者必大成功必美又致翁祖庚書云林翼以月之五日迆駐皖邊之界牌石扼潛太英霍四路之要而以余參將一軍深入舒潛桐交界之天堂刺賊援要害而壘日來屢有戰事天堂爲賊所必爭之地卽爲我軍繼進舒桐所萬不可棄置之區

安慶寇知官軍名將悉出則大憇乞援寇帥陳玉成益合捻寇十數萬自江浦來犯公軍旣深入備多力

分僅留三營以自衛

遺集卷六十六致莊蕙生書云太湖之賊全恃兵力作遙圍之

勢無長壕無長城賊如夜遁祇得空城耳萬一援賊大至則我軍被城賊牽綴二萬人祇能以七八千人應敵多已分兵四路勝敗之數尙不可知若賊以五六萬人從天堂霍山來犯林翼之力必不支以天堂分去九營石頭嘴分去七營太湖分去蔣之純六營均急切不能調歸一處其金逸亭九營尙在但店已飭迆進英山距石頭嘴不過八十里或猶可併力也一月之內舒公能以新舊馬隊一千名由蘄水出紮

英山大阪河則聲勢較靈耳又致曾滌帥書云林翼非多鮑之獨認一路者可比不得不兼顧卽不得不多分隨身祇三營卻不足惜亦不足慮惟慮他處之單弱卽林翼之單弱耳以寇酋頗知兵三見遺集卷七十非併力破走援寇則潛太寇終負

嶠舒桐列城俱阻迺日夜徵調馳書諸將領規地勢審敵情反復咨諏不爲遙制於時結營山阿每風雪漫天一病輒寢食欲廢左右請稍息而公才思愈恢不能自已也當是時都興阿養疾荊州多隆阿新貴重諸將不樂出其下李續宜稱母病久不至曾公弟國荃新克景鎮留領軍不可遽南歸鮑超亦求去唐訓方蔣凝學等陳說軍事各殊異公獨居深念恆用

隱憂以謂事權不一兵家所忌九節度相州一役可  
爲殷鑒默計諸將中獨多隆阿機智過人且總統前  
敵爲朝使欲下檄令圍攻軍悉歸節制曾公力言其  
不可或又言天堂軍孤懸宜迓屯公與曾公一日一  
書相謀議終莫決繞帳旁皇呻吟晝夜一夕忽蹶起  
曰兵事喜一而惡二三屈我以伸人今日是也天堂  
拊潛太背而搯其吭地利旣得破寇必矣遺集卷六  
十七致曾  
滌帥書云事權不一兵家所忌七年八年以前多鮑  
有都公主之故能戰今年鮑已實爲總兵多已實爲  
副都統一請省親一言傷發情狀不和已可想見古  
來將帥不和事權不一以眾致敗者不僅九節度相  
州一役林翼曾奏言兵事喜一而惡二三江忠烈曾  
奏以兵事少用提鎮多禮堂之爲人意忌情深忮心



尤勝然臨陳機智過人且是天子之使以副都統奉旨總統前敵再四以權分勢均爲言不可不專牘委任將鮑唐總歸其節制調遣否則太湖今年之兵事必有決裂不可收拾之狀克已以待人屈我以伸人惟林翼當爲其忍爲其難非如此則事必不濟如因此而鮑請退則留其兵與多又復李申甫書云軍事不了恐爲三河之覆敗爲寶慶之被圍日夜苦思呻吟不已十七日三更定計奮然興起坐以待旦以地勢賊情而論已拊其背而扼其吭官渡摧袁虎牢禽竇至計深機亦不過如是若遲滯不決則步軍必被圍困希庵母病或難絕裾以行馬隊攻壘非所長求野戰不得其禍敗仍累及滌丈彌縫補救耳或疑關東面是縱賊不知賊所恃者城官軍之所困者株守之城賊縱之使戰可勝也若待援賊外圍城賊內突是官軍有內外夾攻之病其敗無疑或又疑太湖功棄垂成不知得空城不如破賊去冬曾得太潛舒桐矣棄之如遺則得城不如破賊之功不待再計而決矣況破援賊則可連下五六城而太湖仍在吾掌握之中且以地勢論扼潛山之山外與天堂之山內則援賊絕跡萬不能過潛山一步亦不能從天堂山僻

繞至太湖此中二百餘里以天堂爲要太湖仍釜中  
游魂耳舍大圍不謀而小圍是好智者不爲也如此  
布置且定限三四日成軍而出則大功必成賊首頗  
知兵不南走桐城歸安慶卽北走英霍趨商固羅麻  
然禍猶稍紓也至多多公之爲人其臨陳料賊明決如  
神驍果冠倫實有可憑臨大事之時卽楊素鄧羌猶  
當委曲以成人之美若不假以事權徑上奏以所統  
則事終決裂事後銷除一紙文書耳

軍悉隸多隆阿李續宜未至

遺集卷六十八致羅澹村書云希庵未到以金

國琛逸亭代領所部入駐舒霍之交

亦名隸之鮑超諸軍大驚曾公得

咨文憂疑終日多隆阿公旣爲統帥遂撤太湖圍檄

鮑超屯小池驛

距潛山四十里

當前敵逸蔣凝學於龍家涼

亭爲超後援留唐訓方三千四百人獨圍太湖已屯

新倉相去二十里公與曾公危之業已聽多隆阿迺

遂增兵而飛召續宜回營十二月癸丑公遂進進駐英

山

遺集卷六十七致官揆帥書云林翼任英霍商固而近日所謀尚在大湖非好事也太湖不得則各

路不能進兵湘軍九營業已多紫英山俄陳玉成躡

桐城益糾黨循潛山西太湖東逼小池袤斜三十里

連營百數丙辰遂攻鮑超屯丁巳多隆阿率凝學往

救大戰平壘十三斃寇七千我軍亦傷亡千三百人

己未寇更番攻超屯營官鄭陽和頻傷劇戰裨將蘇

文彪段福守壘至傍壁食以避礮丸圍攻六日夜文

報阻絕曾公迺盡發宿松屯兵九千人圍太湖撤唐

訓方軍援小池

遺集卷三十五征皖軍夾擊潛太援賊疏云曾國藩以太湖兵單抽派宿

松十營六千人交總兵朱品隆主事李榕馳赴太湖  
與唐訓方合軍駐城西北南三面圍師之力迺厚又  
云曾國藩加撥護軍長勝平江等營三千人  
並馬隊馳赴太湖而抽唐訓方軍援小池 公益調

麻城防兵以千人益新倉以二千五百人合圍太湖

又與曾公合兵二千防潛山羅谿河埤官軍後疏云臣等

飛調麻羅防兵建威等營赴新倉調恆左恆右曾貞

幹督前趙克彰督右朱希廣督左楊得武等營赴太

湖又調管帶阿達春督中李續燾兩營曾國藩亦調

喻吉三凌蔭庭兩營赴潛山羅谿河過賊繞我軍之

後遺集卷七十復李璞階書云羅溪河地勢扼要

可遏城賊之衝並防小池驛援賊竄繞彌陀寺襲我

軍後路依山為營兩頭兼顧自是穩著 甲子多隆阿自督軍護鮑超運

道乙丑晦又以已軍入駐超之左營而令蘇文彪出

休公亦撥三營往助又慮曾公軍單令其弟貞幹迓

營宿松

遺集卷六十九除日與曾事恆書云滌帥今日來函有抽撥宿松四營前進小池驛助剿

之議滌帥隨身營伍覺為太單應請丈迯營宿松以顧主帥

歲莫嚴寒諸軍征役

不息勇氣百倍 是年奏調翰林院編脩林汝舟衛

榮光檢討童棫主事林聰彝閻敬銘江西奉新縣知

縣張建基隨營差遣

按汝舟聰彝皆文忠子

構寶善堂於黃

州雪堂左近

遺集卷六十五與陳秋門光亨書云林翼於雪堂之左構寶善堂七楹其前又

七楹意欲為事賢友仁之居又致劉霞仙書云儲才館主持無人已成虛設近於營中支幕以處士夏間

當葺雪堂之基以處之

纂讀史兵略自訂體例開局武昌屬

門人汪士鐸梅村總其事

獨山莫友芝子偲武昌張裕釗廉卿長沙丁取忠果

臣張華理燮庵漢陽胡兆春等分任編校是年致左季高書云天下絕少智略之人近月發憤著書取

左傳通鑑之兵事地理而編次之兵事以智略爲上  
地理以釋今爲考證公講輿地二十年管兵事又十  
年明晰此中之精微者矣又與糧臺諸君書云梅村  
所著極佳此編成必敬授諸君子各一部精而熟之  
可爲帝者師矣然一視諸公之天分志氣何如又與  
蔣文若書云寄來節鈔左氏傳披閱一過林翼連年  
待罪戎行惟今日之學稍勤而案上公牘則廢閣不  
治矣梅村所擬體例如伐某國取某邑凡兵事之無  
當於兵略者不錄良是惟渠輿地之學極精博刪煩  
就簡非梅村自爲之則恐擇之不精此編以兵略爲  
本而兵略以地利爲要如楚失成皋而亡蜀失荊州  
而蹙秦王得虎牢而竇王並禽宋伐燕雲而汴京不  
守元爭襄陽而鄂歸掌握之類凡有關於大略遠謀  
者幸明以告我又凡以謀略勝人不戰而詘人之兵  
者又如衛文大帛之冠大布之衣如魏武屯田邸閣  
之事皆強兵之至計不必有兵事之可錄而必須編  
入如子胥之策夫差淮陰之料項羽是也大略分編  
在諸賢而總裁則專屬之梅村矣按胡氏兆春上  
公書云陪文若傳公諭令春與張兩孝廉編書左  
傳屬之汪君通鑑則令春與張君分任其事卽日襍

被入節署多桂園矣蓋當時開書局於武昌節  
次按寄黃州故公與文若書有披閱節鈔語也  
是

年二月陶夫人以寶慶寇警挈嗣子至武昌

見家書

閻公敬銘自武昌來謁公

遺集卷六十八致糧臺總局書云丹初美才正直而

專心條理司農中第一把手留營數月必能匡我不  
逮開仗行軍則軍火所省較多矣又卷七十庚申正  
月致嚴渭春書云丹初至為可寶恨  
相見之晚必強留數月可益吾心

咸豐十年庚申公四十九歲

正月庚午公慮太湖城寇踰馬齒領西竄令諸軍分  
兵駐東門扼之辛未唐訓方迯屯蔣鮑兩軍閒以通  
饋道多隆阿亦以己右軍迯駐鮑超左營旁而令蘇  
文彪還屯且曰亟作壘列隊拒寇右軍壘成訓方築

未畢而寇至力戰半日軍敗退屯新倉當是時鮑公  
超軍陷寇重圍餽道絕兵不滿四千當強寇數萬扶  
傷裹創忍飢苦撐持二十餘日

遺集卷六十九復鮑  
春霆書云木子幼韓

家切一帶逆眾負山而壘每日圍擾我軍三更始退  
弟以三千餘人當援賊五六萬之衝尙能穩紮穩打  
想見忠肝義膽辟易萬人  
士卒亦皆用命可敬可愛諸軍阻遏形勢不得前寇

來益眾勢岌岌公日夜憂懸則密與書告鮑公曰寇  
深矣若萬不可支盍少退新倉荆橋以全軍有過惟  
我任鮑公得書感奮戰益力公策寇勢方張非別出  
奇兵以拊其背則機勢俱鈍終不足以破敵迺亟檄  
金國琛領撫湘十一營自松子關躡英山踰潛山之



天堂合余際昌軍九營疾趨間道謀夾擊所謂山內  
之軍也自除夕拔營草山捲甲險冒冰雪行十日乙  
亥分抵仰天庵高橫領瞰官軍寇屯悉在目中迺憑  
高築壘衷寇屯而陳寇闖見大懾明日乘霧來攻彌  
漫山谷國琛嚴陳以待日中併力奮擊破其巨壘斬  
馘三千寇敗去

略見復浙撫  
羅澹村書

丁丑多隆阿遣千人屯

小池戊寅又益五百人往於是餽道始通曾公亦調  
太湖七營以朱品隆領之進屯新倉辛卯多隆阿將  
五千人鮑超三千人唐訓方三千五百人蔣凝學四  
千人朱品隆三千五百人合萬九千人列陳攻寇略

有斬獲壬辰平明分三道並進東攻小池西攻羅山中攻東堰東堰爲寇屯而陳玉成精兵盡萃羅山多隆阿迺併西中軍自將攻之寇亦大出眾頑抗馬隊突而前寇少卻蔣凝學連破寇卡攻入山內朱品隆越山進馬隊繼之寇踣崖死者相屬時小池寇分四道來抄唐訓方鮑超合擊先敗之合軍縱火燒寇屯東南風急燎及山腹寇棄屯狂奔二十里軍械委積於道燒屯館柵壘殆盡俘斬無算其夜太湖寇遯走收其城逾二日潛山寇亦遯初公與曾公議四道征皖已而李公續宜以母病久羈長沙遂令金國琛代

領其眾進駐舒霍之交而張運蘭蕭啟江兩軍亦以  
事他往皆不果來故地廣兵分勢難兼顧及援寇大

至迺集山內山外諸軍併入一路前後環擊遂下兩

城攻戰之苦為軍興以來所未有遺集卷七十復羅澹村書云鄂以四

路之師歸併一路前後夾攻作大圍包剿之勢於是論功休士以知縣葉兆

蘭結潛山士民為官軍後援功第一免論失城臯並

超擢兩階奏獎黃梅廣濟及安徽宿松等五縣民團

遺集卷七十致葉介唐書云此次援賊之破非刺天  
堂腹地不能並力合謀亦非得東道主人不敢以孤  
軍深入得人得力惟兄之苦心孤詣助我成功又致  
曾滌帥書云此次若能破賊當以介唐居首座設無  
介唐則士氣不揚呼應不靈安敢以孤軍  
入天堂哉甚矣吏治之與兵事相表裏矣又以多隆

阿公兵少敢戰屢求獨統萬人遂許留營休養而自

選精兵以益之令進謀舒桐

遺集卷七十致金逸亭書云多禮堂須獨統萬

人弟已許之查所部步兵十營須於得力之營各加

五十名共加三百名擬益以趙克彰朱希廣李雲麟

共計約七千人加以馬隊千三百人擬以楊得武陶

茂林梁洪勝各五百黃勝日之六百調歸多禮堂為

一萬人則縱橫開合必能

成功謀相謀舒均請酌示鮑公超訴傷發乞還夔州

省母公為奏請給假三月而令迎致其母於漢陽

是年

曾文正復公書云鮑春霆來營謂閣下准其告假三

月由皖還夔程途一月在家停住二十日奉母攜眷

而二月寇帥李秀成陷皖南廣德連陷浙之安吉長

興杭州告警羅公遵殿來乞師且奏請曾公往援又

聞石達開將由貴州竄四川公憂憤成疾寢食俱廢

會唐公訓方當赴官襄陽議撤其軍迺命蕭翰慶挑

選精銳合池州降卒為六千人赴援遺集卷七十一

書云賤恙中瘡三日近兩日如前而張仲遠又謂脈

氣不如前二日猶勝於初到之時蓋實衰而非誑矣

惟桐慶未復獨不可稍緩須臾乎澹公好人好兄弟

因此幾乎氣煞司封疆而胸中無將帥腹中無甲兵

可儆可慰公與渭公異日當思鄙言曾文正是年

復公書云澹公危急侍昨信已詳侍恐蕭翰慶不能

帶韋部而公以為可行蓋倉卒之間舍此別無可調

也止得令此起先行以濟澹公之眉急而助浙江之

聲援未至杭州陷羅公死之公痛甚病益劇乞張公曜

孫來視是年曾文正與官揆帥書云胡宮保自聞杭

焦灼又復張仲遠書云潤帥病自由思慮過度肝木

不舒之故弟前有緘勸其回駐黃州復書謂無以對

院中紳民今得國能調護脈象回春應可漸次三月

復元果否返旆雪堂仍視初夏之脈象何如

李公績宜至軍曾公議三道規安慶以其弟國荃率朱品隆李榕進集賢關多隆阿公進桐城李公績宜爲援兵助二軍就公議久不決適左公宗棠來英山

視公會公爲迎致宿松其議迺定

曾文正復公書云進兵之略鄙意仍

欲守希庵前議以朱李進安慶多公進桐城希軍紮青草塢不知尊意有更改否季公卽日到英山請其一  
決先是左公居湘幕久專軍事爲永州鎮總兵樊燮

所構官文公陰右之

潘文勤原奏有湖廣總督官文惑於浮言未免有引繩批根語

事聞命考官錢寶青卽訊召對簿武昌公力解之得

不逮

長沙張氏藏公與官文恭書云湖南左生季高性氣剛烈矯強歷年與鄂省交涉之事其失禮

處久在山海包容之中游帥所謂宰相之度量亦深服中堂之德大冠絕中外百寮也來諭言湖南之案

並無成見從公而斷從實而問無甚牽連者免提有關緊要者亦不能不指名提取不能令罪人倖免一節讀之再四心以為思此案樊與黃等似無好聲名正案不敢預聞其案外之左生實係林翼私親自幼相處其近年皮氣不好林翼無如之何且駱公與林翼不通信已二年至去臘迺有私函相往還也如此案有牽連左生之處敬求中堂老兄格外垂念免提左生之名此系林翼一人私情並無道理可說惟有燒香拜佛一意誠求必望老兄俯允而已又與莊蕙生書云樊案易了甚慰當以顧大局扶善人申正氣為

左公因請咨會試挈其女夫陶杭入京至襄陽

公復以書尼其行

家書與靜娟夫人書云左公挈少雲入京已迭次邀於中途少雲不

可出仕此愛之之意也

左文襄是年與郭意城書

云三月三日抵襄陽毛寄雲觀察出示潤公密函言含沙者意猶未慊網羅四布足為寒心蓋二百年所僅見者

當樊案急時編脩郭

公嵩燾適直南書房語同直吳縣潘文勤祖蔭謂左

君去湖南無與支持東南大局必至傾覆潘公據以

入告久之文宗意解左文襄書牘與陳雋臣書云在宿松時滌帥忽奉寄諭聖意於

宗棠出處一節垂詢再四并為昭雪知鄂帥之說不行欽感靡既至是左公迺循漢

川沿江下遨游兩軍間而歸遺集卷七十一復唐蔭雲書云季丈小住數日

即往宿松並遨遊揚彭水師營中世亂循生奇才抑塞可為長歎又卷七十三致駱籲門書云季丈以幕

府而見疑則義當隱居彼之所處友道也非臣道也湘中經營已久石逆受創必不正視湘省似可二三

年平靖林翼不能強留季丈於皖中而實願其暫隱以待明詔之後起左文襄祭公文云我方憂讒圖

隱京門晤公英山尊酒相温公閱我遭俛然若盡憂蘊于中義形于色我反慰公何遽至此天信吾道猶

來無止俄而奉詔以四品京堂襄辦曾公軍務左公竟

因此起閏三月江南大營師潰曾文正公年譜云是月賊攻陷江南大營



官軍潰走丹陽張國樑陣亡和春受傷卒於滸墅關  
賊陷丹陽攻常州總督何桂清走常熟江浙戒嚴詔  
公傳旨都興阿馳赴江北辦理軍務詔將軍都興阿馳赴淮北會袁甲

三軍防寇北竄都興阿公挾朝旨資糧皆就公取給

並索余際昌六營自隨公勉應之嚴公樹森力爭不

可後亦竟不行

遺集卷七十二致曾滌帥書云都將

軍遵奉六次嚴旨淮北之行似不可  
回欲帶昌營否則須林翼獨當違旨之罪力奏無兵  
可撥又致曾滌帥書云昌營鄂人爭持之林翼力守  
所示撥給都公鹽場之鹽裏下河之米尚是一綫命  
根知余之才而不予是爲不忠都公謹迂不失豐鎬  
故家風規視勝視周視和究有薰蕕之異他人管兵  
符不能効參而轉疑都公之無才是爲不恕林翼願  
排眾議而予以余將卽遵明示也  
英杰家藏曾忠  
襄國荃復公書云十六日奉手詔知渭春與眾爭留  
昌營甚力直引蕭輔臣爲前車之鑒所見亦深有道  
理前者台座允發昌營隨都將軍此不得已之苦衷

也旨意不可違淮陽不可不顧都公不可不去步軍  
別無可撥之營因都欲昌營是以允之究而論之都  
公此行無補於淮揚而有損於鄂迺顯而易見者也  
其隱而不可知者則在彼時彼地賊情強弱之不同  
都昌利害因之而各異雖曰不可懸擬然而利三害  
七可得而預計耳近來廟堂指蹤發軍往往不計兵  
之多寡餉之有無又不知兵之已行餉源出自何處  
兵之已至克與強寇足相抵當與否皆在所不計而  
惟日事督催踵習相行且七八年矣而閩外大臣本  
公忠體國之意分宵衣旰食之憂遂不暇熟審其成  
敗而遵旨籌發惟恐或後焉卽成行者冒昧疾趨馳  
赴公家之難或初利而終鈍或一蹶而再振或幸而  
克全其旅或不幸而覆沒其軍如此類者未嘗不可  
屈指數耳是以淮南皖北與夫大江之南致有今日  
不可收拾之患而廟算猶是也使星就道君命在門不  
知之而不忍違之亦猶是也使星就道君命在門不  
能不設法應酬以令其去又不能不設法以全其軍  
是在我公之權衡矣抑或由六安而壽州而定遠與  
鳳陽之師相爲聯絡不遽至天長六合亦不與寇鋒  
相當俟巨股援賊上犯之後或仍回旗與楚軍收夾

擊之效或再相機而抵天六是亦全軍之一法然此  
皆就昌營發去後言之耳若能陳奏俾都馬昌步皆  
不去則所全於都昌者大而鄂皖之軍亦多收馬步  
三千之利是國荃與渭春之見相符合者也知渭  
春與眾爭留昌營句下公手批云本應留惟天命所  
屬揚州地利應顧耳然無餉則竟不能行蜀亂以來  
鄂中月虧四月甲戌公赴宿松會曾公左公弔羅壯  
十萬以外

### 節遵殿之喪

遺集卷七十三與范西民書云澹公忠

聯有世治正神爲人世亂正人爲神一室貞魂光國  
牒大節忠臣不生大名忠臣不死千秋遺恨付胥濤  
之句頗悲壯澹公服官二十餘年身後清況如同極  
寒之士蓋百餘年所僅見者曾文正與李申夫書  
云昨與胡宮保及季高次青諸君至羅宅會弔四  
壁蕭然實爲當世清官弟一天不佑善嗟歎曷已縱  
談累日壬午仍回英山  
遺集卷七十八復李副郎書  
云四月宿松道上滌帥臨別  
贈言富莫如節用強莫如裁兵  
曾文正四月日記  
云胡中丞熟商江南軍事言凡事皆須精神貫注心

有二用則必不能有成余亦言軍事不日進則日退  
斷無中立之理二人皆許爲知言此皆當日縱談可  
考見者又與李申夫書云胡是時寇已連陷常州  
左二公大約十八日分別各歸蘇州復由蘇州犯浙江陷嘉興偵寇帥陳玉成將於  
深秋大舉兩路上犯曾公迺議合湖南北江西三省  
協防而令左公自長沙募練五千人援安徽已曾公  
被詔署兩江總督公喜曾公大用因遺書曰兵事當  
布遠勢忌近謀公言南岸分兵一由池州取蕪湖一  
由祁門出徽寧一專守廣信防江西此皆內軍也取  
餉江西而惟議釐捐以錢漕歸巡撫愚又以爲隘矣  
以湖南北爲兵之本以江西爲籌餉之本待三省協

防而後謀吳非一年不能夫吳越人之毀譽怨望雖不必問而吾等悲憫之懷與吳越人仰望之苦最難爲情也吳督之任以包攬把持恢廓爲用鹽漕得人何事不濟不患貧也蘇常失守以後督撫監司或死或未死或補或未補進賢退不肖此其時矣今宜起兩軍一出杭州一出淮揚先調屯守之平江軍五千馳入杭州拯其急而取其財而令次青募五千人繼進拘守廣信無當也杭州失駐衢州杭州存進湖州此平吳之先著已霞仙季高當各募六千人爲皖南揚州之用或爲江西之用爲隨征之用少荃可治淮

上之師合水陸萬五六千人而以都多將馬隊幼丹  
宜奏爲蘇藩二李或寧藩或蘇藩則兵餉一家矣大  
局安危視公放膽否耳近者葉督兩廣而不知廣西  
爲何人所轄何督兩江而割皖南割皖北並割江北  
矣福爲皖撫而割南岸棄以予浙江又割淮北棄以  
予袁公其日蹙百里宜也徽寧猶完布置粗定當鼓  
行而前與懷桐之師會於當塗然後湖州軍出於蘇  
常揚州之馬飲於江浦林翼雖孱病不覺言之汗漫  
也急脈緩受大題小作則恐或不濟曾公得書壯之  
左公亦言宜先以偏師保越爲圖吳之計然曾公再

出治軍益務持重迺渡江進駐祁門乞公假鮑超六千人而自將朱品隆張運蘭所部合萬一千人以行遂定議不撤安慶之圍以其弟國荃領之

曾文正是年復公書

云安慶一軍以不撤動為妙一撤則桐城亦當撤退不特前功可惜即鄂疆亦良可慮又一書云安慶之不撤圍非為破安慶計為南北兩岸之軍全恃水師與安慶陸軍為之聯絡論地則安慶一帶徑渡北岸比上游之石牌望江遠近迥殊論人則雪琴沅甫必竭力聯絡使侍與公無三日不通之信無片刻不達之情假令安慶撤圍月派人駐紮石牌則桐城一軍嫌其孤立仍在鄂仍須以五千人當石牌一路而在侍已與北岸隔絕矣此侍不肯五月蕭翰慶蹶歿湖州輕撤安慶圍師之微意也

蕭啟江奉命援川至成都亦卒公奏請左公往統其軍

見曾文正年譜

文宗特詔欲遙左公督辦四川軍務公轉

詢左公左公以已軍初起不欲專一方之事公亦以

江皖事急復與曾公合辭留左公仍援安徽而密疏

請遂雲貴總督張公亮基暨廣西巡撫劉公長佑往

援遺集卷七十五致官曾二公書云寄諭垂念蜀疆

左公留心軍事成謀勝算原可任使惟向未親歷行

帥滄海之量百川皆東吳禍其有身乎蜀亂初生軍

政久弛滇匪川皆東吳禍其有身乎蜀亂初生軍

猷未易挽此危疆鄙見劉印渠中丞隨江忠烈軍中

多年轉戰粵湘皖北江西等省軍旅之往來而屈指

數自以劉中丞入蜀督辦為安前疏中已與張石卿

先生並提及之英杰家藏李文忠鴻章是年四月

上公書云伏讀手教憂勤惕厲感時憤事一片血誠

精神實國家之元氣在鄂則有益於皖楚過江則有

三三



造於吳越保一分精神即多一分本  
 烈萬勿以憂鬱致疾此為天下蒼生  
 人院人頌也近日督撫中太無人公  
 佑我大清當以公督兩江此至難困  
 勦聖手孰能勝之帥符則必推滌師  
 挽全局於十之二三顧上游已成之  
 堂即有此議東南朝士即有此識必  
 篇奇警文字不如是以一人單行即  
 殘喘終必鮮濟不如是督與帥皆假  
 生理上游亦日蹙危公所以兢兢於  
 哉然鴻章竊願公不可一日不存此  
 墮其氣盡吾分內以俟天命以視國  
 果得人事而理迺保鄂圖吳皖根本  
 分內事非分外事也按李文忠公此  
 至雖皆擬議之辭然實當日謀國之  
 月二十七日越次日曾公適奉署理  
 即竟兼轄欽符事權統一卒成大功  
 人善任廟堂舉措又非草野所能窺  
 需人宜及時建言則公之密薦張  
 劉二公李文忠或亦與其議歟

六月復與官文公

合疏薦劉公文宗以廣西事亟不允尋命駱公秉章  
總督四川並令於湖南選將募兵往其後竟平蜀亂  
焉當是時江淮糜沸列城寇屯相望曾公雖奉詔實  
授江督兼欽差大臣而羣帥各擁孱兵畫疆分守皆  
就地籌餉各專奏報不相咨稟

王氏閩運湘軍志曾  
軍後篇云時曾國荃

留圍安慶與多隆阿李續宜皆為湖北軍袁甲三屯  
淮上自為一軍巴棟阿為鎮江軍李若珠為揚州水  
軍王夢齡署漕督為清淮軍薛煥署總督為上海軍  
張玉良收潰軍退杭州猶稱江南大營軍周天受屯  
寧國張芾屯徽州為二軍江長貴將杭州軍米興朝  
防廣德皆王有齡主之為浙江軍皆各專奏不相咨  
稟  
公痛時事益壞念非亟求忠亮弘濟之才無由補

救迺疏薦沈公葆楨等十有六人以備任使

遺集卷  
三十七

敬舉賢才力圖補救疏云臣查前任江西廣饒九南  
 道沈葆楨識略冠時才堪濟變其在廣信府城賊眾  
 數萬颺忽烏集軍民震駭巷無居人其形勢較本年  
 蘇常賊氛更為危迫沈葆楨登陴設守效死不去遂  
 以集援兵而完境土咸豐九年與長官不諧乞假歸  
 養奉身而退至今廣信士民望如慈父母臣與沈葆  
 楨未曾識面官聲所播知為奇才又按察使銜浙江  
 記名道李元度血誠果毅志節清嚴咸豐五六七八  
 年在江西勸捐練勇轉戰建昌廣信二府完守貴溪  
 弋陽玉山廣豐四縣危城以數千飢疲之卒當石逆  
 數十萬之賊軍無半菽手無寸柄惟以激厲忠義保  
 全城池江西浙江軍民至今爭之以上二員如蒙皇  
 上天恩畀以封疆藩臬之任責令籌兵籌餉必有守  
 正不阿之節應變無窮之略斷不至貽誤民生棄城  
 苟活以為國家之羞辱又湖南在籍四品卿銜兵部  
 郎中左宗棠精熟方輿曉暢兵略在湖南贊助軍事  
 遂以克復江西貴州廣西各府州縣之地名滿天下  
 謗亦隨之其剛直激烈誠不免汲黯太戇寬饒少和  
 之譏要其籌餉專精殫思過或可宥心固無他  
 臣與左宗棠同學又兼姻親咸豐六年會經坤片保

奏其在湖南情形久在聖明洞鑒之中又湖南同知  
銜候選知縣劉蓉曾同羅澤南李續賓等帶勇立功  
學有本原志期遠大膽識恩威能結士心而寄軍政  
臣於咸豐六年奏調入營奉旨俞允至今高臥故山  
不肯輕試以上二員應請天恩酌量器使並請旨飭  
下湖南撫臣令其速在湖南募勇各六千人以救江  
西浙江皖南之疆土必能補救於萬一又臣訪聞告  
病編脩劉熙載貞介絕俗學冠時人現任順天府  
丞毛昶熙品節謹飭留心吏治降調御史薛鳴皋德  
望清峻操守第一可否特恩簡用伏候聖裁又訪聞  
降調御史尹耕雲胸有權略戶部郎中楊寶臣堅忍  
耐苦吏部主事梅啟照任勞任怨刑部主事范泰亨  
才識過人河南知縣田玉梅膽略任戰以上八員臣  
胡林翼均未曾識面亦無文字往來訪聞既確據實  
坤陳以備聖明採擇夫用人行政朝廷自有大權舉  
爾所知芻蕘不嫌下問臣力疾從軍不敢自逸惟恐  
先犬馬填溝壑若日觀時局艱危避忌模稜知不  
言負恩實大至現任湖北藩司嚴樹森綜理精密才  
勝吏事湖北安襄鄖荆道毛鴻賓好善嫉惡秉心公  
正總辦湖北營務兼管糧臺之戶部員外郎閻敬銘

臣等謹將湖南情形具摺奏聞

臣

綜核名實居心正大總理營務湖北記名道邢高魁  
 樸誠質直遇事求實臣前已隨案保奏均堪備異日  
 任使惟湖北籌餉急切需才臣應舉其姓名而  
 不可遠求恩澤臣為疆事孔棘急圖補救起見應如  
 何破格錄用伏候聖裁郭氏嵩壽已未與公書云  
 京師人才所見無多有才氣能治事者二人曰河南  
 知縣田玉梅精悍有膽略御史尹耕雲杏農才高意  
 廣雄視一世其敦行力學以德器勝者曰御史陳濬  
 已革翰林陳鼐作梅堅忍耐苦任勞怨者曰戶部郎  
 中楊寶臣吏部主事梅啟照小巖志趣高遠有才識  
 者曰兵部主事李鴻裔眉生刑部主事范泰亨雲吉  
 其他勢位崇顯及聲名已著及聞名不相往來者不  
 敢具述而學問文章為時重者又不在此數也滌帥  
 奏調之李榕申夫有志節負才能斷道武昌或當繞  
 道求見田君可任一旅尹君楊君可任事然田尹皆  
 露才尹又權變有嗜好楊性稍褊其餘諸君則皆不  
 樂出嵩壽迂疏鮮用又多疾病僧耶治事勤與諸君  
 子奔走應對尤非所長或幸夷務速了馬隊兵南行  
 得執鞭弭以從精力其猶可支按郭公是時方從忠  
 親王僧格林沁治兵津沽公延訪人才故歷舉以對

此疏所列又多郭公汲引也書見梅氏叢鈔以擒匪剽掠河南祥符三十

州縣既且延五省疏劾勝保欺謾又請飭曾公於淮

安寧國太平衢杭二府設水師三枝以為平吳根本

中朝多採納焉遺集卷三十七是年陳賊勢軍情疏云請飭督臣曾國藩於淮安設水師

專營其寧國太平之石日湖南漪湖應設水師一枝

衢州杭州亦應設水師一枝遺集卷七十三致曾

滌帥書云揚州亦丈治非水師不為功可請奏人籌

餉派人造船天下事誤於正人怕包攬之名庸人得

推諉其間如竟以十大帥握兵符分布江淮湖海之

間有一人能造水師得水師之力者乎不另造水師

分布蘇松淮揚之間即再期十年仍官軍之圍安慶  
也寇帥陳玉成妻孥貲產盡在城中故救之不遺餘  
力至是水陸軍率降人韋志俊所部合克樞陽形勢

既得城寇呼援遂亟

遺集卷七十二致楊厚庵書云安慶之計不得縱陽不能合圍

即再頓兵十年不能制賊要害亦不關賊痛癢又復曾滌帥書云雪琴督率韋部力破樅陽水陸均血戰勞苦功高幸而得之為安慶謀則此功極大戰績良苦請會揆帥前銜速奏降人利輕名重亦疑不釋其連日功苦蓋恐不見信於麾下故勉力盡命以求賞鑒而為光寵惟是得之難守尤不易且因此而賊援必速且益多林翼之心直以金陵奪水關自慰矣

千人若援寇西犯勢必旁軼斬黃多方誤我迺令潛

桐英霍各縣督飭民兵於山險建築礮卡命成大吉

余際昌率兵據守多為之備

遺集卷七十八復孫樹人書云設險之法莫如

堅壁不戰用鄉兵之法莫如斂民自守李牧治趙教民作保即俗字之所謂堡也自李牧開此法馴至明季熊袁孫諸名將均以築關設保斂抑自固世人不用心考究耳大抵潛山山內不失則太湖蘄州蘄水

均可無警未幾廣德寧國徽州相繼陷環祁門無完土曾

公調鮑超軍屯漁亭張運蘭軍屯黟縣左公率新軍

方自南昌趨樂平寇益麇集皖南以撓我圖解安慶

圍公迺遣李公績宜親率四營援祁門見曾文正年譜而袁

公甲三軍潰於定遠寇將由舒廬趨六安九月英吉

利構兵僧格林沁軍敗於通州都城大震文宗出狩

灤河恭親王奕訢留守飛召外援公聞命悲憤填膺

迺與曾公會奏請旨飭派一人帥師入衛遺集卷七十八是年

復李少荃書云勤王之義拜表即行因與賊近改爲請旨吾等惟應視義所在耳曾文正覆奏勝保請

召外援摺云若臣蒙欽派北上則當與左宗棠同行胡林翼若蒙欽派北上則當與李績宜同行又與左



季高書云北援專以明臣子之義不問事之濟否潤去則留希以保湖北弟去則留公以保江西弟與潤兩人之已而和議成詔止其行是時曾公國荃領萬人圍安慶多隆阿公亦率萬人進攻桐城李公續宜則屯青草埔將萬人游擊援應十月甲戌陳玉成自將援桐城號十萬增壘不戰多隆阿公屯挂車待之約李公續宜夾擊弗能克戊子多隆阿公以萬人自挂車掠寇屯而北李公以萬人自新安渡掠寇屯而南寇不能守則出戰兩軍奮擊俘千三百人拔出難民萬四千平壘館百四十追奔二十餘里玉成走廬江是月左公軍剿寇饒景開三戰皆捷遂復德興公

聞甚喜亟寓書勸其節勞自衛

遺集卷七十九復左京卿書云軍中勞苦

敬問將軍眠食何如此後努力歲寒願公節勞自衛毋以精力倍人自竭其力林翼積勞六七年憂思成

痲病勢日增而不可言病故望公早自節宣毋使真病也左文襄祭公文云載旆東徂數挫賊氛公聞

則喜謂我軍十一月寇復糾黨攻樅陽韋志俊告急多隆

阿力卻之別股竄霍山者亦為屯軍所敗徘徊舒廬

之間伺隙蹈瑕以牽官軍公病劇兼旬不出

遺集卷八十八致

李次青書云此次臥病十餘日為桂辛大黃所誤元氣大傷年未五十衰老如八九十人兩旬餘未出帷

自念肩任艱鉅每寓書家人悲感交集

家書是年

人書云連旬寒疾起坐不能自由即病愈亦須懷桐軍事大定適可離營意欲離營即歸家也父母見背家庭之樂永不可得所敬於心者惟一老夫人耳所心慈而念念尚有其人者惟賜福耳夫人善督家政

教育此兒以承宮詹公湯太夫人之正祀吾父母德  
大二三代後必且大昌矣自辛丑見背於父而痛念  
我父剋去利心故有黎平至近年之薄效自戊午見  
背於母去夏至今年夏初痛吾母之切倍於初喪而  
心中專意道德欲自勉厲以成名祇恨生前未盡孝  
養耳欲報德而罔極雖百死其何從此時心中無一  
毫私欲室家之念家中田宅守之足矣再多則孽生  
而禍起亂世之物凡可歆可羨者皆招禍招殺之機  
也總之有則施人無則守己不以外物之有無爲喜  
悅愴然與世相忘其勉力自脩者謹守禮法追思先  
人教訓一言不妄發一步不妄行世自亂而我心自  
治斯爲正道我老矣軍事良苦去年夫人所求匹雛  
如年已過期可而諸軍歲莫苦飢不得食欠餉且二  
擇良善而遣之

百萬湖北濱江州縣又多報災歉方議緩徵釐金鹽

稅亦日絀迺議減成收捐

是年與梁海樓侍郎書云鄂以傷殘之後涪洞爲災

民力幾何而以供此水陸馬步五六萬人之眾並分  
兵濟餉於蜀越淮揚遂至積欠久懸軍士有飢寒而

死者故欲援福建安徽之捐例稍從斟酌以濟然眉  
數既視兩省而有加實與京捐爲無礙迺部中駁斥  
不加體發武昌倉穀三萬石碾米以濟軍見致糧於  
諒何也

時南岸寇分三路窺祁門復糾黨連陷彭澤都昌鄱

陽浮梁左軍屯景德鎮唐義訓自祁門救建德今改

彭玉磨以水軍守湖口城得以完於是曾軍餉道文

報幾絕者旬有五日請援之書日再至公晝夜籌策

應變無方益務延攬賢豪發使迎勞惟恐弗及是年

丹初書云昨專弁以百金迎劉融齋先生來鄂關訂

三百金弟與午山共作主人凡楚士閱課之有文行

者可從遊並可爲我輩之師又遣使以百金迎郭  
筠仙於梓木洞天貧苦如此而求賢之渴慕如此惟  
公尙以暇則令賓從姚紹崇等會講論語比傅經史  
爲是耳

日有專程或使人讀書危坐帳中聽之

曾文正是年與公書云尊

恙全愈否已迢至太湖否以公之謀輔以希之斷北岸軍事宜可萬全令人讀書端坐聽之此顧氏之法

而閣下行軍所至日夕支帳為邸舍輒燒燭席地以

講雖病甚不肯少輟

郭氏嵩燾姚桂軒論語衍義序云文忠公治軍皖鄂之交練兵

籌餉日不暇給而讀書自課甚嚴夜與桂軒會講論語亦有專程自英山迢營太湖冒風雪行二百餘里

日夕支帳為邸舍燒燭席地以講一日病甚不能食飲左右請稍息笑曰是口不能食而猶能語言耳亦

猶有聞豈以病而廢學哉烏乎文忠公晚年進德之勇務自砥礪於學有非儒生艱苦所能及者 李氏

元度論語衍義序云公在軍治經史有常課日講通鑑二十葉四子書十葉事繁則半之而於論語尤十

反不厭每問吾今日接某人治某事蓋公晚年求賢頗不慳於斯義否其痛自繩削若此

之篤為學之勤如此十二月壬申力疾冒風雪迢營

太湖 是年捐葺始祖漢清公祠堂

家書是年上季父默希公書云

春嶠弟病故可為傷感宗祠姪已捐銀一千三百兩  
姪之志力實先宗廟而後居室大宗祠非姪一人之  
私祇應如此茲再捐銀二百兩交宗祠首士查收餘  
請宗人公謀之公捐之林翼之志欲為高祖映塘公  
謀學塾公之高祖以下族人為宮詹公謀一專祠即  
為書院公之郡縣人士手中僅餘銀二千兩即應存  
此為兩事之用斷不私之一身一家俟看  
定基址即可以二三年之力漸次擴充  
擬建箴

言書院於瑤華山纂志二卷

遺集卷七十七是年二月與汪梅村書云祠堂為

書院兼欲藏有用之書以迪後學弟意私之一姓不  
如公之庠序之為公溥可久大也祠堂祭祀不過須  
田五十四畝胡氏得與之管書籍備束脩須佃租  
三百石豐歉長短可得租三百串世衰道微經明行  
修之師儒得三百穀不豐不儉迺可教其子弟若太  
豐厚則有託津要權貴挾市道以居此位者矣非閭  
脩之所尚也大約近年書院多華士少樸學皆官長  
之道也膏火須設額多不能滿二十人不過十餘

月... 三...

三

石或二十石須租四百石加以管理之人另籌薪水  
及脩葺牆屋啟閉戶庭檢料籤軸等事約需百餘石  
又加以祭祀之費通計不過九百石或千石亦粗具  
規模矣資水之田畝收穀五石自注鄉人以六畝三  
分爲一石每石可得穀三十石佃者交租可得穀二  
十石或得穀十石以長短肥磽截補大抵銀百兩必  
得田六畝歲租可十石林翼八年歸里查閱田疇粗  
足衣食不必取以自肥處此時勢而欲自肥以供奉  
盜賊卽不然而特以貽子孫酒色之資亦太愚矣是  
此事實無論升沈禍福仕止久速而志在必行循髮已  
衰黽勉行之猶恐不及禮經不講久矣當以紫陽涑  
水爲師三禮之旨與藏書之法均精切不刊林翼思慮  
公言學禮之旨與藏書之法均精切不刊林翼思慮  
若以祠堂爲書院較范氏義莊尤爲廣大然亦惟先  
嚴之德則可耳敢不敬謹從事哉局中師友皆正士  
名儒敬乞果臣變庵東谷廉卿諸先生與梅村老友  
慎思審處以成此事其地則必依倚先生人塋墓宜山  
鄉不宜城市亂世用長兵燹可虞也遺集卷八  
三辛酉五月復曾制軍書云書院田租五月以後截  
領養廉便足近一二年各事均廢應酬均簡幸租石

已足容再謀堂構耳又六月書云書院竭三年之力始得田租興造須六千金鄙人不死明年春夏可肯堂構否則須五年田租所入乃能成之志稿尙缺祭祀宮室二則埵上請訓正發刊病勢已至八九分深自思也莊氏受祺箴言書院志敘云文忠公再造楚疆更思嘉惠鄉里迺蠲積年廉俸卜地於益陽縣南四十里之瑤華山營爲書院以公考宮詹公著有弟子箴言因取箴言二字名之事未集先纂志稿其目凡八稿成而公已病於是曾公滌生李公希庵助以貲未經始而公薨易簣時猶拳拳以書院爲念公薨一年蔡君用錫周君開錫等始誦吉營建又二年落成同治乙丑始啟院迎山長俾諸生肄業按陽湖莊公罷官後曾來院充都講其瑤華山擬假歸墓地則溧水陳作梅編脩盈所相度也  
 遷葬詹事公不果遺集卷七十五是年六月真曾制軍書云作梅兄到益陽訪聞先嚴舊德軼事並閱所著書慨然深閱以必得佳壤爲志所卜新穴距舊地二十丈林翼昨已遣人歸取土色六月杪當可到也作梅言日期七月最佳八九十月亦可擇用如可假四十五日即先行前往相度而

月之思公正普卷三

三



行林翼隨之以畢此願以贖罪戾惟當吳事潰決之  
 後軍情攘側朝野驚疑留此終年於事固屬無補去  
 此一月於心終覺不安又疑不能決也又是年正月  
 與汪梅村蔣文若周志圃書云先宮詹正學純行矜  
 式鄉里慈顏見背不聞庭訓者二十年矣八年因母  
 喪歸里展視松楸見邱壠有水嚙痕悲慟自責負罪  
 萬狀十數年荷戈於外省墓缺如致先人體魄不安  
 急思改得吉卜奈甫滿百日而三河變起朝廷有從  
 軍之命義不得顧其私逾年始倩堪輿家物色一二  
 吉壤已請黃大令褚廣文前往覆勘安定後月遷宮  
 詹公幽宮伏念先宮詹主持正學身體力行為縣人  
 士所欽仰擬行營高敞於地旁建立祠堂外間疊架  
 為書院體勢購羣書實其中即以公之邑人士按此  
 書為正月所寄玩其詞意陳編脩是時尚未來益陽  
 也陳主張將舊塋遷迆二十丈內弟陶公枕走書亟  
 言其不可故公請假之意亦遂中止而書院基地以  
 其與先塋近  
 十一月走書幣迎郭公嵩壽於湘陰  
 即從陳議  
 不至  
 遺集卷七十六與郭筠仙書云滌公季公均憂  
 危疑畏丈獨居承明之廬退歸義也天下大事

惟有所在益人家國不可數計又何嫌乎林翼才力薄  
 劣近年病久滌公季公均為憂之魚勞則頽尾鶴孤  
 則悲鳴亦丈之所謂心閔也求於秋冬之交至英山一  
 會懸榻以待擁篲而迎林翼一息尚存非師保護持  
 傳教之不可成立尚乞鑒諒英杰家藏郭氏嵩燾  
 復公書云使至奉十一月十二日賜書惶悚失次其  
 後數行力疾書詞旨悱惻益見其心之勤而道之隆  
 也召詢使者台狀雖疾不以弛其勞敬念無似作梅  
 兄旦夕至日想康復為祝嵩燾始念當以秋冬詣營  
 會意城徙家沙坪就近地謀居久未有定丙人久病  
 日篤擗擋瑣務皆躬親之賤軀又益病是以愆期耳  
 過蒙書問之臨存聘使之枉速恢闕以綿密愷惻以  
 芬芳君子之取人為善不計其人之能任之也而固  
 昇之而嵩燾之受之不任其職而被之也也不稱其宜  
 是重滋鄙心之愧而使貽山林傲謬之譏也敬乞少  
 假時日俟吾行之倘祥焉上全君子之誼下遂小人  
 之私不亦休乎桐城援賊百戰卻之多李之為名將  
 足勝此也皖南之力絀於皖北賊勢又苦散漫奉來  
 諭言與祁門聲息相隔已近浹旬深以懸系徽州淪

月之良人三書六二

三

陷遂失平吳之關鍵建德普軍潰祁門一軍亦失所  
屏蔽一將之關係誠匪輕哉陳鎮軍能急扼建德爲  
祁門犄角使高叟得專意饒景以通豫章庶免孤軍  
之坐困江西兵事方殷無可恃以自立非勢不便力  
不足無人故也既更大亂七八年大府循常格容容  
保位南贛有可練之兵而莫之練也鹽茶大利有可  
籌之餉而莫之籌也南昌之武寧義寧贛州之興國  
南安之南康屢保危城抗大敵未聞獎擢一人甄拔  
一士一遇小警相與茫然莫知所措前聞張椒雲方  
伯議裁各局日與辦事諸君爲忤君子甚疾夫小言  
之亂道爲俗吏者之沽名茭茭之義婦孺之仁而陰  
以濟其悁急此嵩燾所以扼腕於山東海上之行也  
滌公節制三吳僅此江西後路之憑藉而無能深恃  
何所據以爲匡濟之資乎此所可歎耳嘗論公之忠  
亮精純似陶桓公滌帥之惇篤淳實似張魏公魏公  
志趣專而主銳進滌帥閱歷深而務持重其同者能  
使人感其誠而樂爲之用能使人服其量而羣奉之  
以爲依歸而成敗之績一因乎人任吳玠劉子羽而  
功以成任趙哲呂祉而事以沮獨特其知人善任以  
繫天下安危之望非能縱橫以自強杜弢困周顛於

尋水城桓公趨救之以開中興之業滌帥之勢重於周顛公之威望盛於桓公之屯沔江必能遣一旅之師攘除大憝通南北兩軍之氣以收會師進討之功僻遠深山翹首以望承賜資斧百金慮及嵩燾之缺爲行費盛誼滋深然自湘陰水程可徑達蘄水行不過二百餘里安事此繁費乎卽有他適取給軍中無憂缺乏之勢未能卽行而糜盛德之賜尤所不敢安也謹因使奉還以明不敢妄費之義赴營之約誼不可負心固迫也而勢多違義彌隆也而情滋懇謹卜之異日而已頃接意城信知建德浮梁各城皆已克復祁門軍勢稍振爲之慶慰左軍初出支巨寇能數有功滌帥不可無此強佐茲尤足喜兼聞鈞體已康復而畏風罷乏之虛證略具是猶寇已滅而專恃調和元氣厚集其勢以補益之易以有功惟此時關繫尤不可忽略耳十二月初八日嵩燾拜狀  
臘月十日使還奉肅一緘謝所以不敢拜命之義計蒙賜鑒正月四日奉讀寄示意城一書敬悉移節太湖兼顧安慶而以赴次雨雪勤勞舊恙稍作敬系無已以大勢揆之必由陽虛而後風寒易侵宜重投附桂作梅從行調衛必得宜也賊勢頃注皖南各軍亦以全力爭之

必能自固皖南建德復失南北道梗祁門大勢前阻  
堅城旁掣羣盜咫尺無所措手足心甚慮之籛公西  
行有日楚軍從者萬人空虛之憂所關甚鉅意城自  
揣力弗能給浩然辭歸兄弟唱隨鋤犁之間與人無  
患貧非病也頃得沅浦書宣示德意欲以朝命被之  
鄙人反覆思之深思以是動朝廷之疑啟士大夫憎  
茲之口上累盛德下乖鄙懷朝廷風尚古今異宜馮  
唐之論魏尙耿育之訟陳湯直言正辭理人之屈無  
所疑者誼之盛也漢以後無聞王旦之言寇準張俊  
之用趙開高位鉅任加於賢者一時取合事之盛也  
宋以後無聞嵩燾名微位下無功資之積言之幸而  
見聽不過以府道効用而已度麾下趨公奔走所少  
者必非若嵩燾等輩一二府道也若曰以是榮其身  
而已量非所以賜待之心而近時士大夫徒見干進  
取者多方以詭合以是疑鄙人而因以推測盛懷妄  
謂君子之亦黨則所損必多是以承沅浦之言感激  
旁皇旣愧無以仰副履注而尤慮麾下或未深籌而  
遽行之則雖百喙無以自解於天下惟有鑿坏而遜  
追段干氏之遺蹤而已用敢徑以鄙意瀆陳伏求垂  
諒而勢數月不止歲事可憂涉冬以來彌多疾病欲

俟天氣和暖謀一二月之暇敬詣大營少紓數年積  
惘山居講授頗有相從一二人年未至老而兩眼昏  
眇心力耗竭舉念多忘天之所以見昇略可知矣惜  
乎早不獲從公游也區區愚忱冀得上達不自覺其  
言之煩瑣正月十六日按兩書郭氏養知文集失  
載故坵著於此以見兩公訴合無間而郭公執德不  
回冀遠權勢尤爲難及也

咸豐十一年辛酉公五十歲

正月陳玉成謀解懷寧之圍迺糾捻寇數萬先犯天  
堂防軍卻之庚戌遂犯霍山 刊王壯武鑫練勇芻

言遺集卷七十一致莊蕙生嚴渭春書云練勇芻言  
可向果臣文若索之璞山營制與滌帥與林翼微  
不同而其謹嚴寬博則一也不寬博不足以養廉恥  
所言皆兵事之規模兵事不可言奇不可言精蓋必  
先能麤而後能精能腳踏實地乃能  
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也公幸刻之 先是公策寇志

不逞必分黨旁軼橫擾亟肆疲我

遺集卷七十三庚申五月致曾沅圃

書云陳逆來如見希禮在空處必定由霍六內犯林

翼之責在此而所慮亦在此北岸布置內地稍空然

總祈與希公熟商以多蓄兵力預留活著為第一義

七八路分擾亦賊勢賊力所能辦到倘竟分為七八

枝則亦祇有三路萬不可失一大橋頭一天堂一黃

州也恐辦到力不能及之時亦須有所舍乃能有所

全姑存於心以待之又致省中諸公書云大抵居外

者輕內言戰者薄守視漢黃德為後路而不知是北

門之正路賊自揣禮堂希庵善戰必難力破非紛擾

內地不能解安慶之圍而分多李之兵勢破金陵而

從東壩浙江溧陽溧水宜興下手救九江故命副將

而從麻城黃安下手前事不可深鑑耶

余際昌屯霍山樂兒領以防中路總兵成大吉屯羅

田松子關以防北路戒以寇至勿浪戰堅守待援至

是寇果由六霍分路西犯余際昌違節度戰敗四營

潰其三營孤懸三石領爲寇所遮迺檄回天堂二月  
壬戌寇遂入英山乙丑陷蘄水明日假官軍旗幟襲  
陷黃州別股五六萬人分圍麻城進撲松子關成大  
吉以二千五百人迎擊大破之殲其渠龔瞎子寇掠  
黃安孝感黃陂武昌大震時李公績宜新授安徽巡  
撫公度寇西竄注意在解皖圍皖圍解則大勢全去  
墮寇計非宜迺遣李公率師回援而圍皖益急又慮  
李公戰勝寇或由蘄黃宿松以拊安慶之背則曾公  
國荃圍軍亦孤亟乞鮑公超渡江來助而李秀成竄  
擾江西腹地撫建並警鮑軍不果來已而寇踞黃州



分掠德安雲夢隨公憂武漢無備飛檄楊載福率水師西上而調成大吉梁作楫分軍往保漢口無何上

巴河屯寇由馬鞍山徑窺武昌李公績宜迺率全軍

暨舒保馬隊渡江赴援公深自咎責奏請議處遺集卷八

十一復曾制軍書云黃州以上無一卒一將武昌忙

亂不可言狀謀之不臧願任其罪又致李希庵書云

太湖大營武昌有眷屬者居其大半日前議論紛擾

責我不仁若某者可謂武漢罪人又可謂一國非之

而不顧者也又致官使相書云林翼祇有千人分五

百前來仍借桐城兵一千五百人守太湖林翼義應

回省而病重不能行一步且一搖足則桐城潰矣賊

力全注於楚楚亦不支惟謀事失機信余際昌失當

罪在林翼矣躬率五百人嬰城固守歐血旬日屢瀕危殆

是月初三日與官使相書云弟氣喘神散決不能久

活每閱一二稿作數行字心氣即動喘息必逆初五

日與閻丹初書云弟面色如白紙神采如槁木兩鼻  
孔日夜翕張蓋喘息粗而神明已竭十四日復左京  
卿書云林翼無死於牖下之志尤不喜死於婦人之  
手處煩惱之地得隱逸之病病何足惜死更不足惜  
獨患氣根清深欲生不得速死不能不能辦一事而  
徒貽誤耳十七日復曾制軍書云賤恙桐城王醫與  
作梅均言心肺脈模糊此是最重之症用一分心卽  
增一分病用一日心卽增十日病然願卽軍中以畢  
此生無他念也能請假交印不管事三箇月或可望  
痊二十六日復曾制軍書云邇日並軍報亦廢閣不  
閱夜則五心如炙已十餘日今日痰爲濃紫色生  
死之際如倦極思得一睡睡著便安卽歿吾寧也之  
義二十七日復官使相書云林翼大病五月神銷肌  
削五心如炙夜間尤甚二十六日以後添咳嗽吐  
濃紫色血前聞仲遠之病而不敢請繼因太湖雖守  
備皆完而以烽煙之地迎客以求自活究非人情今  
則病勢危篤一日不如一日來亦無及  
矣辱承厚愛獨深且感結來生而已  
三月奏獎成

大吉等劾罷余際昌並論文武將吏失城臯廢黜有

差陳玉成既陷德安果留黨踞守疑綴官軍而自率  
精銳回安慶辛丑至太湖窺城中有備遁去疾趨入  
安慶復糾捻匪二十餘萬人渡淮謀覆曾公國荃軍  
於菱湖北岸築壘十三南岸築壘五參差相聯曾公  
迺與其弟貞幹掘長濠作屯菱湖以扼之公病閒強  
出巡城擬調成大吉等合萬人會師潛山督攻集賢  
關是年與曾制軍書云賤恙忽減居然出門巡城矣  
又致官揆帥書云林翼自前月二十六日以後吐血十日精氣大勝於未吐血之前仲遠之藥已服三帖亦尚相安兵力若齊仍可出隊不比從前之一息奄奄也  
遺集卷八十一與曾制軍書云陳逆陷黃德隨折而趨麻城試攻一次爲梁守湘帆所阻卽折而陷蘄州黃梅宿松以騎賊二百到太湖五里外一覘虛實卽遁去改由荆橋趨石牌十八日拊安慶之

背一月之中行二千里官吏以聞風卽遁爲得計官軍以持重狐疑而失機沅事二公實處艱難之境心爲悚愧幸沅公堅定林翼調來成武臣七營並抽太湖守兵又糾會禮堂擬卽日援集賢關

丙午

多隆阿公遙軍集賢關壬子謀言援寇復至挂車還

屯高河寇帥林紹璋洪仁玕黃文金等亦率悍黨來

助多隆阿公邀擊於新安渡大破之公以李公續宜

過持重且軍士奔馳連月終不見一寇

遺集卷八十一復李中丞

書云此次十五營同舒公進剿亦可囑其猛力前進不可過於持重過於持重則此次無一戰之功而徒有奔馳之苦又復唐義渠閻丹初書云希庵之行兵也不肯速戰戰則必求其勝十日內又見分曉矣又與李中丞書云尊處因欲迎頭而渡江卽渡江一次仍是尾追耳不得卽見賊面爲之奈何

遂增

調駱公援蜀軍將劉嶽昭四千六百人自安陸屯隨

李公迢屯瀟口進攻德安四月陳玉成窺青草塌空  
 虛意桐城軍不能遠剿復分三道來侵多隆阿公列  
 隊拒之是時曾公軍新岬於徽州迢屯東流檄鮑超  
 軍渡江進攻赤岡領寇壘公亦檄成大吉胡達軒等  
 軍來助五月戊子鮑超成大吉合攻赤岡壘俘斬數  
 千生禽寇目劉瑄林磔之傳其首示城下而江西寇  
 犯崇通西南邊屯軍潰遂陷興國武昌岌岌公聞警  
 咯血愈劇強起還省城調成大吉十營自隨遺集卷八十三  
 致曾制軍書云武義之賊已入興國林翼不能不同  
 顧省城擬即由水路出江駐足之所總以能照顧南  
 北兩岸軍事為主成軍今日啟行潛太如舊留防石  
 牌亦酌量留兵守之賤恙久而且重每日咯血至二

百餘口之多公牘均廢近三日尤劇是年曾文正與公書云台旌宜徑還省城養病以慰眾心籌餉以圖可繼不宜徘徊中路使各處人心懸懸以上段省城自在以中一段蘄黃付之希庵以下一段懷桐付之鄙人與楊多諸公仍請由華陽鎮行走俾得走走送曾敘

己亥沂江西上張公曜

孫衛公榮光邢公高魁文公希範周公開錫隨行曾公期會華陽鎮先自東流棹舟候於香口見公病狀

爲之憂思維舟三日暢論軍事而別

曾文正日記是月十三日記云

北風坐船至香口將候胡帥來此面議已刻到行五  
十里泊舟港內十四日記云北風甚大胡帥船不能  
出湖余維舟候之十五日記云午正胡宮保船到與  
之相見未正往拜衛靜瀾張仲遠邢星槎文任吾周  
壽山皆隨胡帥來者旋又與胡公久談至更初始散  
十六日記云至胡帥船中久談渠昨夜吐血甚多委  
頓之至爲之憂思申刻又與久談十七日記云至胡  
帥船兩次久談余性怕熱今年徧身瘡癩劇發本日

酷熱幾若無以自存活者中丞日內吐血甚多余之  
狼狽反更甚焉十八日至胡宮保船上久談未刻轉  
北風送胡  
帥開船  
六月庚申始抵武昌請假兩月於時江南

咸寧蒲圻崇陽通城大冶武昌  
今鄂城縣皆陷官文公李

公續宜先遣何紹彩成大吉蔣凝學等分途進剿寇

聞公回省悉遁走丙戌晦寇自蘄出太湖七月庚寅

東犯潛山連屯五十里以逼桐城多隆阿公敗之於

挂车丁酉舒保等克德安陳玉成復糾楊輔清等率

寇十餘萬自無為趨英山繞宿松徑襲太湖分軍出

高橫領攻桐城軍而悉眾趨安慶時公臥病憊甚欬

不能寐曾公左公皆遣使齎藥饋問  
曾文正日記是月初五日記云

寫箴言書院記甚不稱意寫胡中丞信又專弁送祁  
門野亦二兩四錢左文襄祭公文云書來訣我勞  
者思憩君等勉旃吾從此逝啟函涕  
零亟致良藥蒼頭馳齋七日至鄂公慮石牌空虛

黃宿寇若絕我餽道則桐城孤危亟告左公欲乞遂

師渡江助剿而以鄂事付之李公續宜遺集卷八十三

書云德安十一日克復鄂事似漸有起色陳逆糾輔  
璋珩諸黨復繞英霍走宿太謀絕多軍餉道以解安  
慶之圍賊勢雖眾精悍者少若得一枝勁旅前往邀  
擊必可撲滅此股助成大功沉圍一軍究難深恃禮  
堂又為桐城牽綴安可不籌顧大局春霆甫克瑞州  
而臨江又急未便遽調援皖鄙意若得公過江一行  
於鄂院局勢尤為有益否則凱章之軍亦可移緩就  
急已函商滌帥矣賤病血稍止而欵有加慷慨一榻  
偶閱文書一二行氣即上衝欵即大作夜間稍合眼  
輒欵欲就半夜之美睡亦不可得而百年之美睡又  
不即至吾命窮矣現擬奏請開缺以鄂事付之希庵  
此閒諸事亟須整頓餉尤萬分支絀恐非可以廢人

月之京人三普三三

三



臥理也希之用兵得山靜不可撼之義然調兵之機譬之行水希不謂然其正直多於聰明異日為政大抵不出此數語然橫覽九州亦無以異堯也

癸丑公以病勢增劇迺奏請

開缺回籍調理密薦李公自代詔報可八月丁巳朔

曾公國荃克安慶捷書至公憂稍釋旋聞文宗晏駕

承德哀詔久未下公憂思旁皇中宵起立仰視曰京

師必有事故病遂加篤

是月初七日復曾制軍書云皖城於初一日克復沅文之

勞苦可念其堅忍尤為可敬希庵擬於初旬渡江而北已調德安諸軍下赴黃州縱賊有犯鄂之志亦不得逞春霆豐城之捷殲賊甚多惟七月十七之事主少國危又鮮哲輔殊為憂思按此札當為公絕筆左文襄祭公文云使還告我詳訊寢食公臥射堂屏退婦稚血盡嗽急膚削骨峙頻聞吉語笑僅見齒鼎湖龍去攀號不遂以首觸牀有泣無淚

曾公國藩以安慶之克頻上奏

推公首功

曾文正原奏云楚軍圍攻安慶已逾兩年其謀始於胡林翼一人畫圖決策又與公

書云回憶九年八月國藩行抵黃州時老前輩執地圖見贈指畫進兵之路擊援之法添兵籌餉之計忽忽已逾兩年今名城告克仍不出老前輩初定規模詔曰安慶陷九載楚軍合

圍胡林翼畫策督剿攻克堅城厥功甚偉加太子太保銜給騎都尉世職已桐城廬江舒城次第攻下曾公進駐安慶而孝感黃州各府縣亦先後克復湖北肅清公則喘息僅屬病不可爲已文宗凶問至公自以受主知深追慕沈摯拊心悲泣壬午日辰加亥遂薨於武昌節署年僅五十遺疏入奉諭曰胡林翼秉性忠直操守廉潔在軍九年賞罰嚴明知人善任克

復武昌及沿江郡縣肅清皖境並調遣官軍攻復江西九江軍威丕振所向克捷本年八月克復安慶省城朕念其公忠體國懋著勤勞方冀長資倚畀迺以積勞成疾甫經賞假遽聞溘逝實深悼惜胡林翼著追贈總督卽照總督例賜卹並入祀賢良祠湖北及湖南原籍建立專祠伊子胡子勛俟及歲時由吏部帶領引見以示朕褒獎蓋臣至意曾公尋疏陳公勳績曾文正原奏云前湖北撫臣胡林翼由翰林起家游歷外任咸豐五年三月蒙先皇帝特達之知由貴州道員不及半載擢署湖北巡撫當是時武漢已三次失陷湖北州縣大半淪沒各路兵勇潰散殆盡胡林翼坐困於金口洪山一帶勞身焦思不特無兵無餉亦且無官無幕自兩司以至州縣佐襍皆遠隔

北岸數百里外一錢一粟皆親作書函向人求貸情  
詞深痛殘破之餘十不一應至發其益陽私家之穀  
以濟軍食士卒爲之感動會湘勇自江西援鄂軍勢  
日振六年十一月攻克武漢以次恢復黃州等郡縣  
論者以爲鄂省巡撫可稍息肩矣胡林翼不少爲自  
固之計悉師越境圍攻九江又分兵先救瑞州督撫  
之以全力援剿鄰省自湖北始也九江圍剿年餘相  
持不下中間石達開自江西窺鄂陳玉成自皖北犯  
鄂者三次胡林翼終不肯撤九江之圍回救本省之  
急或親統一軍肅清蘄黃或分遣諸將驅歸皖豫卒  
能克復九江殺賊淨盡爲東南一大轉機潯功甫歲  
復奏明以全鄂之力辦皖北之賊迨李續賓覆軍於  
三河胡林翼先以母喪歸籍未滿百日聞信急起痛  
哭誓師不入衙署進駐黃州論者又以李續賓良將  
新逝元氣未復但可姑保吾圍不宜兼顧鄰封胡林  
翼不以爲然驚魂甫定卽派重兵越二千里援解湖  
南寶慶之圍援湘之師未返又議大舉圖皖是時臣  
國藩方奉入蜀之命胡林翼留臣共圖皖疆先滅髮  
匪保三吳之財賊雪敷天之公憤繪圖數十紙分致  
臣與官文暨諸路將領晝夜諮謀十年春間大戰於

潛山太湖相繼克之遂定圍攻安慶之策親駐太湖督剿本年五月回援鄂省病中猶屢寄臣書縷陳勿撤皖圍力剿援賊之策故安慶之克臣前奏推胡林翼爲首功此非微臣私議蓋在事文武所共知亦大行皇帝所洞鑒也大凡良將相聚則意見紛歧或道義自高而不免氣矜之過或功能自負而不免器識之偏一言不合動成水火近世將才推湖北爲最多如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都興阿多隆阿李續宜楊載福彭玉麐鮑超等胡林翼均以國士相待傾心結納人人皆有布衣昆弟之歡或分私財以惠其室家寄珍藥以慰其父母前敵諸軍求餉求援竭蹶經營夜以繼日書問餽遺不絕於道自七年以來每遇捷報之摺胡林翼皆不具奏恆推官文與臣處主稿偶一出奏則盛稱諸將之功而已不與焉其心兢兢以推讓僚友扶植忠良爲務外省盛傳楚師協和親如骨肉而於胡林翼之苦心調護或不盡知此臣所自愧昔時之不逮而又憂後此之難繼者也軍興以來各省皆以餉絀爲慮湖北三次失守百物蕩盡乙卯丙辰之際窮窘極矣自荊州權鹽各府抽釐鄂中稍足自存胡林翼綜覈之才冠絕一時每於理財之中

暗寓察吏之法咸豐三年部定漕米變價每石折銀一兩三錢而各省州縣照舊浮收加至數倍鄂省竟有每石十數千者上下因之交困胡林翼於七年春間創議減漕嚴裁冗費先皇帝朱批獎諭謂其不顧情面祛百年之積弊甚屬可嘉統計湖北減漕一項每年爲民間省錢一百四十餘萬串爲帑項增銀四十二萬兩又節省提存銀三十一萬餘兩利國利民但不利於中飽之蠹向來各衙門陋規臺局浮費革除殆盡州縣征收正課不准浮取毫釐亦不准藉催科政拙之名爲猾吏肥私之地各卡委員日有訓月有課批答書函娓娓千言以爲取民贍軍使商賈皆知同仇而敵愾是卽所以教忠多入少出使局員皆知潔己而奉公是卽所以興廉貞白之士樂爲之用欺飾之徒譴責亦重故湖北瘠區養兵六萬月費至四十萬之多而商民不疲吏治日懋斯又精心默運非操切之術所得與也自頃八月以來安慶克復江鄂肅清方幸全局振興便可長驅東下不圖大功未竟長城遠頽湖廣督臣官文奏請將胡林翼敕部優卹諒蒙聖慈矜鑒臣與該故撫共事日久相知頗深咸豐四年曾奏稱胡林翼之才勝臣十倍近年遇事

諮詢尤服其進德之猛不敢阿好溢美亦不敢沒其忠勳謹將該故撫以死勤事大略情形據實瀆陳伏乞飭付國史館查照施行胡林翼之子胡子胡子勛讀書聰慧可否加恩之處出自逾格鴻慈十一月戊戌復諭曰胡林翼戮力疆場勛勞懋著據曾國藩奏陳自擢鄂撫數載以來恢復本境援剿鄰氛整軍經武以死勤事綜其生平允宜亟予褒揚著卽宣付史館以光簡冊胡林翼之子胡子勛著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試以示朕篤念蓋臣至意同治元年二月復奉諭賜祭一壇予諡文忠三年七月江寧復追念前勞復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光緒十五年正月以皇太后歸政復奉懿旨賜祭一壇公狀兒英偉目閃

閃如巖下電威稜懾人聰敏豁達事至應機立斷無  
留難苟當理艱煩重大毅然自任不以例文拘束自  
言守鎮遠黎平時捕治盜賊爲民興利除害皆默自  
程課惟恐大吏聞有所牽掣清釐湖北漕糧議者以  
州縣公私取給積弊且百年勢難驟革公一無瞻顧  
手自擘畫以部定折銀爲率因缺之繁簡地之肥磽  
制其重輕爲民間省錢庫儲增欵費且鉅萬故國與  
民交利而爲州縣裁陋規使有以自給吏亦無怨者  
籌辦鹽課釐稅皆自定章程所委員紳各視才地所  
宜時以手書訓勉綜覈名實精力絕人尤勤察吏以



州縣懸隔遇事輒手札諮問務達其情嘗言公文同而手札專則吏有不敢輕視之心公文嚴而手札親則吏有不忍膜視之心明張太岳鼓動人才卓然爲救時之相者以此每戒飭僚屬以知稼穡之艱難識小民之情僞又曰不侮鰥寡不畏強禦時時念此可以消除貪鄙增長志氣論者每臚舉公治狀曾公則謂公功在天下能使屬吏改面目變風氣爲第一而蕩平疆土二千里次之其治軍務明紀律嚴賞罰尤加意將才曰爲統將必明大體知進退緩急機宜其次知陳法臨敵決勝又其次勇敢此大小之分也又

曰軍之躡者無不罷將之貪者無不怯觀其將知其兵觀其兵亦知其將又曰兵事迺學人之事司封疆而不明兵略則可危孰甚又曰萬事可謙兵事不可謙太謙則怯太謙亦近僞又曰天下無生而知兵之人在思其情理與機勢耳兵事算到五六分便須放膽放手本無萬全之策也生平以天下爲己任乘機赴會斷行無疑援江西數千人援湖南萬人皆精兵時鄂苦寇偏餉不繼公竭力籌畫問兵事曰於我任問餉事曰惟我取一無所諉於人武昌始復卽規取九江九江復卽規安慶越境千餘里討賊制其死命

督撫之以全力援剿鄰省自湖北始也圍九江寇由江由皖犯鄂者三圍安慶寇由皖由江由豫全力犯鄂公駐節太湖城中屹不爲動或諫曰湖北巡撫何爲而入鄰縣公曰帥府所在卽官守也此潛山太湖二城百戰得之吾居守一二年猶不患寇寇亦竟不入遣將會師從容肆應卒收全功自弱冠至老汲汲以獎掖人才爲事延訪賢俊密登薦牘多被顯擢或山林潛伏不惜千里招致務盡其用嘗言國之需才如魚之需水鳥之需林人之需氣草木之需土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才者無求於天下天下當自求之故

公所薦剡其人，不盡相識也。公嘗謂凡官自督撫至牧令，皆須歲奉多金，敦聘道德忠鯁之儒以爲師友，匡正其心思，增益其所不及，必如此而後德可成名，可立故。自爲巡撫，念國家多難而躬荷艱鉅，益務事賢友仁，繩檢其身，較其尺寸毫釐而待人，一秉大公，推誠相與，無粉飾周旋，與人言虛中，翕受苟可行，不主故常，必窮究其利害而罄竭其底蘊，事有不順，憤怒作氣，左右以一二語解之，卽時消釋。虛心下氣，委己以從，其與所常共事文武諸公，歷六七年之久，披瀝肝膽，無幾微間隔，遇事苦心調護，俾人人有布衣

昆弟之歡而自視歆然常若不足者語及人才優劣  
喟然曰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顧吾才智不足有  
為賢者終不我應耳自太湖還鎮病益篤然猶終日  
危坐考求兵事吏事之要汲汲施行顧左右歎曰聞  
道苦晚今雖稍有所見而不及行者多矣蓋公之實

行多類此以上多本公薨之夕武昌城中士民皆奔

走相告巷哭失聲曾公聞赴痛悼不已曾文正復左

宮保於八月廿八日亥時去世悼痛不已赤心以憂  
國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護諸將天下寧復有斯  
人者哉又復毛寄雲書云胡帥用一糜爛眾棄之鄂  
締造支持變為富強可宗之鄂即謀皖之舉亦自胡  
帥出謀發慮今皖事稍有基緒而斯人云亡蓋臣苦  
心或不盡白撫今追昔能不但傷又與郭筠仙書云

往年謂劉棻雲於學問有大志近見潤帥於經濟有大志棻之精力不足副其願潤之才德足以發其志中道棄捐豈獨遣文希範周開錫經紀其喪且與李吾黨之不幸

公續宜釀貲助脩箴言書院以成公志

曾文正復李希庵書云得

潤帥仙逝之信傷痛不能自己憂國之誠進德之猛好賢之篤局量之宏吏才之精不特爲同時流輩所不逮卽求之古人實亦不可多得國藩自聞國恤獨居慘慄怒焉如擣重以潤帥淪謝惘惘如有所失身後之事除附身附棺必誠必信外似不必過於侈費箴言書院未竟之事國藩與閣下當代爲主持一切仍請任吾壽山送回益陽綜理密微所可爲潤帥慰且爲吾黨共慰者渠於九年秋建議攻剿安慶猶及日擊皖城之下本年鄂疆連陷二府十餘州縣猶及見其一律收復族黨皆沾其惠書院澤及一邑所薦閣下暨丹初廉訪忠亮宏濟義渠亦廉正君子付託得人有古大臣德被數世之風逝者有知應無遺憾又一書云箴言書院究尚欠銀若干求查示鄙意奠儀先儘書院用之齋房宜宏壯膏火宜優裕以慰潤

公九泉之靈其次則分惠胡氏宗族以補書院之所不逮又其次迺歸陶夫人及哲嗣私家之用潤帥本有恆產私用當不至空乏設有不贍國藩與閣下暨左彭諸公從容濟助尚不爲遲揆之潤帥先公後私之意似以書院爲重閣下以爲何如左公屯婺源爲文哭公尤哀項城

袁公甲三與公未謀面而駐軍臨淮感公誠誼亦誅

之慟

袁公祭文有交不半面誼實結於終身語家譜多載諸家文不備錄遺集卷六十己未致滇

督張石卿書云去秋擬以三五千人益午橋至今未行終必力謀之午公軍事最苦以無位無權也林翼與午公未謀一面而於中外論者服公治行才望獨憐其誠豈有私哉

相與歔歔慨歎僉謂有清中興之業實基自公而惜

其年未中壽不獲竟其功用至今讀其書猶悲其志

云九月辛巳公夫人攜嗣子子勛扶柩歸益陽十月

辛未公喪至自武昌以明年二月壬戌卜葬十五里

花礪書堂山之原天子賜之碑銘而郭公嵩燾撰文

表諸墓道

養知書屋文集胡文忠公神道碑銘云故太子太保湖北巡撫諡文忠胡公諱林翼

字貺生一字潤芝湖南益陽人自少以文學起家侍從爲國家討賊立功任節鉞公忠果毅始終一節言者謂數十年來封疆大臣治行才望莫或逮公其薨也天下士大夫同聲悼歎失所仰賴而公是時年甫五十年志氣恢然其施方長以是哀之尤深公以道光十六年進士官翰林充庚子科江南鄉試副考官正考官故大學士文端公文慶因事落職公亦牽連被議援例以知府分發貴州歷署安順鎮遠思南諸府事補黎平府知府擢貴東道是時東南寇亂萌檉黔苗鴟張寢甚武備積弛公所至練民兵捕治巨憝覆其巢穴懲姦佑良威信大著於是人皆以爲知兵矣雲貴總督吳文節公文鎔調任湖廣奏公襄軍事公募黔勇千人以行抵通城而武昌陷吳公戰歿湖南巡撫駱公秉章檄公回保湖南已而今大學士毅勇



侯曾公國藩會水陸之師東討公從至九江與故寧  
紹台道羅忠節公澤南攻湖口梅家洲賊壘未下而  
賊襲破九江水師大營悉眾上犯武昌公時擢湖北  
臬司曰我湖北官也義當回援請於曾公得副將王  
國才三千人以行再擢湖北藩司授巡撫益與今兵  
部侍郎彭公玉磨收集水師扼金口爲守賊是以不  
得越武昌而南會今陝甘總督楊公岳斌與羅忠節  
公先後至力戰逾年遂復武昌公以一身支拄艱危  
公私埽地無餘獨負其忠義感發摩厲旣挫益奮義  
無返顧卒收全功於是忠義感發摩厲旣挫益奮義  
賊勢遂與曾公定三路東下之策而今湖北巡撫曾  
公國荃圍安慶逾年軍不得進賊以其間陷黃州墮  
十餘城進逼武昌圖解安慶圍公屹不爲動督戰益  
急其時寢疾已深亦念武昌根本悉諸軍留安慶而  
自回武昌鎮撫賊聞公至遁走安慶亦隨下顯皇帝  
閱公勞晉加太子太保予騎都尉世職先是英吉利  
夷酋入京師顯皇帝幸熱河公疏請勤王有詔止行  
而乘輿久駐熱河以至大漸公以受知深不能出死  
力爲朝廷攘除外患解弛憂勤感激哀號疾遂篤以  
其年八月二十六日薨於武昌詔加總督諡文忠人

祀賢良祠今皇帝卽位之三年既定江南追念公成  
勞再予輕車都尉世職烏虜公以忠孝挺生受事國  
家危難之際外總軍旅內撫循百姓廩廩焉講求整  
飭吏事進賢退不肖一以公義不參已私又益念列  
聖培植之遺人才蔚然致上理二百年訖於晚近賢  
能失職釀患保姦習以成風馴至大亂慨然以獎進  
人才爲己任其所論薦多爲名臣朝廷亦知公忠勤  
每有擢拔得公一言斷行無疑公少以才氣自豪視  
世俗無當意者晚年學益進氣益斂抑然常自以不  
足得人一長一技必務推而致之國家以使效其用  
臨大事決大策惟斷惟果退而論辨其得失委棄已  
能順從於人天下以是尤服公之德量公之考少詹  
事公以學行聞天下著有弟子箴言公承先志建箴  
言書院悉所藏書納其中因言天下事非通知古今  
有學術豈足勝此庶幾後來英秀有讀吾書而興起  
者公之引揚世澤作興人才以是綏靖我國家庶永  
有賴烏虜豈易能哉豈易能哉嵩燾旣譜公行狀次  
其家世與其生平偉節軼行甚具故獨取其有關天  
下國家之大者揭於公之墓道而係以銘銘曰  
機之司以國榮悴緯以提封扶翹制蕞嶽嶽文忠受

命傾危披山導川返於康夷民有瘵呻是咻是煦吏  
有困瘥相其磽廛度地均賦蠲滌煩苛翕張以仁納  
之太和公日眇爾為益無幾廢興由人孰究厥指窮  
幽挾遐揚于王庭蓀椒揭車擷其芳馨維公一身聖  
清之毗奮起東南挈提綱維豈緊鄂民私公歌哭天  
地風霾震驚淵谷公魂曷憑詔祀賢良萬人墮淚緊  
公之其後十有八載為光緒四年公夫人卒於長沙  
藏

通泰里第子勛奉體魄返里耐葬仍乞郭公製銘啟

封而合窆焉文見養知書屋集公守安順去官之日百姓為

立生祠山谷間往往有及卒湘贛皖豫士民間之

皆痛悼鄂人尤思公建祠黃鶴樓下過者隕涕王氏閩運

皇贈總督胡公祠碑惟咸豐十一年八月壬午湖北  
巡撫益陽胡公林翼薨于官九月壬寅詔下贈總督  
諡日文忠入祀賢良祠并命立專祠于湖北省城祀  
其功越明年同治初元八月祠成四方來瞻永追丕

績惟公在是邦多修扞艱始踐其位江漢淪鋪而以  
 一旅之眾迫戚數里之地僚屬人吏莫在左右崎嶇  
 危疑旁求自輔功敗而志不隕機鈍而智彌淬屈心  
 忍尤用宏茲賁荆榛自開日月再朗經營乘時日關  
 百指疆土鄰寇旣慝則九江居我吭險用是無安舒  
 有慮公目營四方虎視眈眈威震羣醜揚豫驛駟罔  
 徒間襲反欲做我三犯三驅悉率軍賦越竟而討凶  
 敢攫斧五年克之而千里鏡流其在初治簡恤厥都  
 習亂之餘知藏鯁在公和恆居師克開民施深惟本  
 根惟均無貧時則有改漕之請助皇宅命於計其功  
 凡爲民間歲省錢一萬貫公庫乃增銀四五  
 十萬兩別弊蘇困化爲富強增兵六萬商農不憊糗  
 糧芻芟罔有不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蓋兼其職以  
 答我顯皇帝謀鞠人之保居恭承天休以迄于今公  
 既集眾材爰推其心有技有彥惟若已有五行不齊  
 眾心難和歸公之仁人自親用能內靖州縣外彰  
 捷伐西拯夔巫南援邵陽東復安慶北拒固始之盜  
 又分屯揚州兵播遠威蓋自賜履之乃元勛之昔疆臣  
 所不能守我皇之所憤懣攘之別履之乃元勳之昔疆臣

月之息入三普

長

也勤勞芟舍靡有定處在官七年六年于外邁疾彌重馳驅彌亟逮奉詔養疾言旋公府未及百日而天不憖遺斯所以震帝心從民思永祀于萬年以妥靈鎮邦者乎今修飾宅廟上合聖制四時烝嘗歡哀奉祠吏民奔走婦子如志列州聞風將攷其典官文寅受大任敷同奏功久親盛烈永懷濟濟乃糾合同僚各述所審刊石立銘以爲世觀其銘曰嗟文忠自衡靈膺臺任正鼎凝攬江漢江漢平告于皇祚孔榮身不居後享成瞻棟宇肅肅清象巍巍而益陽故有覺其楹慶來思覲舊氓於戲懷昭德聲

專祠箴言書院成學子則奉公木主與詹事公同龕

並祀以志景慕公所爲書曰讀史兵略四十六卷

先刊

行曰一統輿圖三十二幅公薨後汪士鐸等承公志

始成之同治中新繁嚴氏樹森輯公章奏之屬爲遺集十卷公從弟斐翼病其簡略與公子子勛復加蒐

採凡奏疏五十二卷書牘二十五卷批札三卷曾公  
國荃鄭公敦謹爲刊於武昌光緒二十三年蒲圻但  
湘良復刪存爲十四卷刊之長沙更名曰政書不足據  
其未刊者有家書日記若干卷子子勛賞舉人由一  
等輕車都尉騎都尉合併爲三等男爵年四十有六  
卒孫二人祖蔭縣學生候選郎中襲男爵特詔以五  
品京堂候補厯官通政司參議郵傳部左右參議祖  
詠縣學生分省補用知府曾孫五人有斐有容有聲  
有喆有敬玄孫四人廉本登本純本正本

益陽胡文忠公旣薨之明年爲同治紀元新繁嚴侍郎

樹森繼爲巡撫刊公遺集復輯年譜一卷英杰成童時  
讀之卽病其略旣長飫聞庭訓旁稽國故益敬慕公才  
識德量冠絕一世妄欲有所敘述傳於嚴書之次會逢  
國變垂老因循亦未及爲也今歲三月湖湘燼亂閭井  
騷然楫戶課孫日取公遺書反復玩誦不覺欽仰太息  
不能自己蓋公少負才氣躬絕異之姿豪宕自喜官翰  
林幾通顯矣遽以事黜天若特靳其迴翔侍從而擯之  
冉駝邛笮之墟俾厯試諸艱者故作郡八年保良鋤奸  
威惠大著遂以知兵名天下及位巡撫受任於名都傾  
覆之際外總軍旅內撫循百姓驅數千創殘餓羸之卒

忍飢轉戰屢挫不撓卽克武昌一以平吳自任選將厲  
兵越竟申討卒剷潯陽剷潯桐身任封圻七年于外其  
志氣可不謂壯哉然公猶歆然不足專精察吏獎掖人  
才拔本塞源日孳孳與爲性命一若一己之聰明才智  
舉無所用者晚歲名益高氣益斂刻厲問學以求所謂  
育物之仁經邦之禮雖造次顛沛必務推行乃功施未  
竟盡瘁以殞誠國家之不幸也烏虜此豈今之人哉卽  
求之古書傳所紀元功碩輔又曷以加茲善夫湘潭王  
先生閩運之言曰文忠豪俠而進於聖賢者也又曰中  
興之業實基自胡斯言足定公生平矣嚴氏旣語不能



詳英杰乃刺取官私紀載排比經緯釐爲三卷其甲寅  
以前則從公從孫彥侯文學襍採宗譜家書之屬綴緝  
成編於是公之行事略備嗟夫道光之季舉朝泄沓成  
風患氣充塞至不可遏而膺疆寄者好貪選懦益養癰  
而張寇勢而旤遂烈公遭際艱屯率鄉人出死力芟夷  
大難經營締造聲施爛然謂非天挺之英豪歟今世變  
愈亟邪說紛厖而公之文章精氣長在天地固有廉頑  
立懦足以維世道人心於不熄者吾故譜而著之庶幾  
海內宏達讀公遺書有所取證亦他日得失之林也公  
故爲英杰王父弟子先公又久從戎幙故聞見特詳惜

乎余不獲並生其時親見公之措施承其警歆迺以衰  
朽罹亂之年謬執筆次公遺事愧學識曹昧終莫克表  
彰萬一又不禁廢書而歎也丁卯十一月後學梅英杰  
自敘于莓田塾園

